

第二次大戰國際問題研究叢刊

太平洋的暴風雨

蕭 棗 羊

國光出版社發行

第二次大戰國際問題研究叢刊

之

太平洋的風暴雨

羊棗作

桂林國光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目次

緒言

第一章 大風起于萍末

- (一) 宿命的一年
- (二) 「以夷制夷」
- (三) 兩面政策
- (四) 「七·七」以後
- (五) 「明興」在遠東

第二章 幻想

- (一) 戰略形勢
- (二) 軍力
- (三) 經濟
- (四) 政治
- (五) 主動底決定性

第三章 三角鬥爭

- (一) 世界大戰底原因
- (二) 幾種戰爭
- (三) 世界大戰底性質及其發展
- (四) 太平洋大戰底特徵

第四章 暴風雨的前夕

- (一) 北進和南進
- (二) 從蘆溝橋到曼谷
- (三) 最後的悲喜劇

第五章 打擊……………八一

- (一) 珠港奇襲
- (二) 馬來亞的悲劇
- (三) 十七天的戰爭
- (四) 五個月的死守
- (五) 亞澳地中海爭奪戰
- (六) 緬甸戰役
- (七) 在大陸上

第六章 血的教訓……………一二九

- (一) 國際政治軍事的因素
- (二) 殖民地政治軍事因素
- (三) 純軍事的因素

第七章 災後……………一三七

- (一) 敵人底收獲
- (二) 禍中福
- (三) 更基本的因素
- (四) 日本哪裏去？
- (五) 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第八章 曙光……………一五七

- (一) 黎明前的黑暗
- (二) 最後勝利底基礎
- (三) 新階段底開始
- (四) 爭取全面的進步
- (五) 一個重大的缺陷
- (六) 發動全民戰爭
- (七) 結論

緒言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地說來，首先正是爆發在太平洋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背信忘義，突然進攻我國東北四省，開始了現在荼毒全球的法西斯侵略行動。這一點「星星之火」，當時未被及時撲滅，反受着今日主要的反侵略國之一事實上的庇護和支持。受着這樣鼓勵，侵略的毒焰遂逐漸蔓延；由中國而阿比西尼亞，而西班牙，而奧大利，而捷克，而阿爾巴尼亞，而波蘭，而丹麥挪威，而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而大不列顛，而南斯拉夫希臘，而蘇聯，而美國；由斷續孤立的規模行動而全面戰爭；由太平洋而紅海，地中海，大西洋，最後又翻到太平洋；馴至今日，五洋七海，一切人類生活所寄托的土地，整個地變成了一通修羅場。

當吃人的日本生番在遼甯的北大營放起一把野火的時候，遠見之士早已預見了今日的浩劫；預見了瀰漫全球的法西斯生番底祭賽的火焰；預見了這火焰不但將燔炙一切求生存，求獨立，其罪僅在不願做奴隸的民族，並將掉頭來焚燒那些生番的教父們自己。

太平洋戰爭底主要戰幕由日本來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最後場面由日本來補足，決不是偶然的
事情，如果人世間真有所謂 *Metempsychosis*（註一），她的判決倒是錯謬不爽，當然，這決不是所謂「報應」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因果問題。二十餘年來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的某些國家在遠東的政
策，和其在歐洲的一樣，對於今日的災禍是應該負主要責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展開全貌了，其結果將決定全人類今後數代的命運，而太平洋上的搏鬥，正
是支配那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目前形勢觀察，光明與黑暗決勝的主要戰場仍在歐洲；只要能粉碎
希特勒及其納粹德國，日本法西斯不論現在如何猖獗，終必不免崩潰，然而正因形勢如此，反侵略陣
營的主力即不能不集中在歐洲，期能擒賊擒王，首先解決軸心魔首，從而東方的跳梁小醜，即非一時
所能肅清；太平洋上的戰爭或尚須繼續至歐洲及其他戰場勝負已定之後。

若局勢真如此發展，則我們或會看見這樣一件史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開始，在太平
洋上發展到最大限度，最後仍在太平洋上結束。

(二)

不能否認地，如前述，勦滅希特勒和希特勒主義在今日仍是反侵略陣營的第一任務；然而，太平

註一：希臘神話中司果報的女神。

洋戰爭的重要性却不能因此而受到絲毫低估。由于本書內將企圖分析的種種因素，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已佔得若干勝利，這種勝利在目前尙不足以左右全局（即使僅僅是太平洋的戰局）。但是，如果那些因素仍舊繼續，如果暴日能繼續獲得便宜勝利，如果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倭賊的獸蹄竟蹂躪印度，澳洲，西比利亞，乃至窳斃抗戰的中國，則整個反侵略戰爭的前途，無疑將受到極嚴重的影響，使集中全力，首先單獨解決納粹惡魔成爲不可能；即使可能或竟成功，其後回頭來消滅日本生番亦將成爲極浩大極困難的任務，這任務不論能否解決，其結果將使人類的元氣，因遭受東西兩面同樣空前規模的傷殘，至數代或竟數世紀猶不能恢復。

(三)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及其初期的過程，無疑已使世界大戰的局勢更嚴重化，其今後的演變尤可能左右它的前途；然而，別方面，正因其這一無可避免的發展提早實現，世界大戰才有了澈底解決的可能，世界局勢才相當明朗化，人類才可以估計一下自己的前途，不能否認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雖日本響應納粹，大舉展開侵略的必然性早已無可置疑，然而，作爲其侵略對象的若干國家，却依然迷戀着過去的幻想，以新的形式繼續着舊的政策（在歐洲已鑄大錯的政策），妄冀安撫敵人，或至少苟延當時的現狀。別方面，也有一種愚不可及的人物，竟夢想希特勒勝利，然後借納粹魔

鬼來抑制日本生番。事實是，在當時的情形下，不用說如果希特勒勝利，國際法西斯將瓜分全世界，一切民族人民，特別是我們中國，將陷入不能想像的地獄，即令納粹被消滅，亦難設想那固執安撫政策，且全力已耗于抗德戰爭的英國，乃至孤立主義仍佔勢力的美國，會掉頭來主動進攻侵略禍首日本帝國主義，根本掃除法西斯毒氣。無疑地，設使日本竟始終不公開加入軸心的全面進攻，而致全力于征服中國，則國際局勢前途，尤其是遠東局勢前途之複雜，實將令人難以想像。

時至今日，一切已經比較單純化了：日本的拚命冒險，已把全世界分成兩個鮮明的對立的壁壘，並把強大而素主孤立的美國，提早拉進了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綫，今後反侵略同盟國的勝利，將使世界的命運，達到一個肯定的解決，而他們的勝利是必然的。

(四)

所謂必然，非謂同盟國即可現狀自滿，坐待勝利的來臨，而是說人類如果不能回到野蠻世界，歷史如果不能永遠開倒車，則代表自由，民主及進步的及法西斯勢力即當獲得最後勝利，無論他們在初步過程中受到怎樣的挫折。但這種勝利，鑒于法西斯黑暗勢力之強大，以及反侵略集團中若干國家過去的種種失策，必須極大的努力才能得到；若不能努力，或努力而不當不夠，則必得勝利者竟歸失敗，亦非不能想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偉大的哲人說：

——……：如果以爲全世界的歷史總是一帆風順的和整齊齊的前進着，而不會有時也發生大步後退的情形，那是不合辯證法的，不合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

伊里奇：「論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戰爭的可能。」

顯明地，正因爲反侵略國過去的努力不够及犯了嚴重的錯誤，歐洲才陷入悲慘的局面，整個被納粹的獸蹄蹂躪；大錯已經鑄成之後，負責的國家政府猶不能警惕教訓，而在遠東重蹈覆轍，遂致太平洋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果，同盟國又陷于與歐洲同樣嚴重的不利，使整個戰局遭遇極重大的危機。

爲了爭取那必然的勝利，今日已絕對不能重復過去的鴛鴦主義，而必須澈底切實檢討過去的一切錯誤，領略過去的一切教訓，期能改採正確的策略，重作適當充份的努力，以挽救今日的危局，奠定將來勝利的基礎，這是每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爭自由民主的人底責任，也是每一個人的要求。

(五)

僅僅指出在太平洋大戰中，負主要責任的同盟國，重犯了歐戰過去的錯誤，仍然是不够的。截至今日，太平洋戰爭中所顯呈的若干同盟國的錯誤，從而其所提出的教訓，較之歐戰過去的實在更多而且更複雜。所以然者，乃因太平洋戰爭的性質，在根本上雖與歐戰一致，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的及軍事的因素，却比歐戰的更加繁複，其所表現的形態亦更加多樣。由于這些特點，太平洋大戰迄今已

提出了許多歐戰所無，或有亦不如是嚴重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問題，其澈底解決必須更明白的認識，更困難的決策，更強毅的努力。

關於軍事方面，這裏只須指出，太平洋戰爭由於地理的和軍力組織的因素，包含着許多十分重大的戰略的和戰爭作業的問題，特別關於海洋戰爭的作戰，運輸，給養等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在歐洲和大西洋是沒有的（例如大規模的海軍會戰），有些雖有亦不及其困難繁重（例如同盟國與中國間的運輸問題）。同盟國如欲獲得勝利，對於它們必須澈底適當解決。

(六)

然而太平洋戰爭中同盟國所遭遇的最困難的問題，却是在政治方面。太平洋戰爭與歐戰的主要不同點，在於前者不僅是兩交戰方底單純的決鬥，而是一種三角式的衝突，其中所牽涉的除正式對戰的兩方外，還有爭取自由獨立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作為第三方。

關於此點，以後有更詳明的分析，目前所須指出的只是：由於這一特徵，太平洋戰爭比歐戰更複雜和困難，尤其是對於同盟國（英美）。歐洲戰爭若有民族問題，那問題可說是完全不利於軸心的；太平洋戰爭中的民族問題則不然，它包涵着一種二重性，而被至現在，由於處置不當，受其害者主要是聯合國家（特別是英國）。

這種形勢使太平洋戰爭特別難於達到澈底的解決。如果歐戰可以主要用武力手段解決（雖其中決不能放棄政治鬥爭），太平洋戰爭的解決，則決不能僅憑武力，甚至不能以武力為主要手段。如完全憑藉武力，則即使能戰敗日本，亦不能解決太平洋戰爭中所包含的基本問題，太平洋戰爭如不能解決，世界大戰即不可能解決；舊戰爭的終始將是新戰爭的開始。

（七）

在這篇緒文裏，作者的主要用意，是說明太平洋戰爭與整個世界大戰的關係，從而前者在整個戰爭中的重要性。明白了它的重要性，檢討太平洋大戰過去一切底必要性即當顯呈於讀者眼前。

在戰爭進行的過程檢討戰爭，絕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最大的困難是收集材料。在當前的條件下，這種困難尤其增加十倍；因為筆者數年來辛苦累積的一點文稿，資料，和參考書籍，已經全部在香港付諸一炬，而桂林雖是個美麗的城市，却非文化的倉庫，尤其是研究國際事件所必須的外國文書籍刊物，在這裏簡直絕無僅有。筆者所能做的，只是盡可能蒐集和利用少數朋友們和個人所碰得到的素材（主要是國內的報紙和其他期刊），以及小量的親身經驗。在這種條件下，敘述的確鑿性和論證的正洽程度，有時是難免發生問題的。那只有等待日後事實的增訂和讀者的指正。

羊棗一九四二年八月，於桂林。

第一章 大風起于萍末

(一) 宿命的一年

一九三一年是宿命的一年。它開始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也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廣大最殘酷的戰爭時期。

兩年前，資本主義世界戰後的短期的繁榮以迅雷驟雨的暴變結束了，空前的經濟恐慌降臨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兩年之內，一切資本主義繁榮永垂萬世的幻想幻滅了，沉醉在利潤和逸樂中的統治層從夢中驚醒了轉來，一致疾首蹙額地面對着一個問題：怎樣在逼人而來的內憂外患下拯救自己。

對於那些被戰爭奪去了一切，奪去了殖民地，資源，市場，或從戰爭得到了這些而依然感覺不夠的國家底統治層，問題是一個生死攸關的。他們必須取得它們，不論用什麼方法，從什麼地方；否則將要來到摧毀一切的內蘊的災亂。

對於那些擁有太多的這種寶藏而同樣感受着困苦者，問題也許不那樣嚴重，然而却千百倍的複雜。怎樣應付內起的討麵包的呼聲呢？怎樣答復外來的索殖民地的要求呢？尤其是，怎樣抵擋一個前

所未聞的日趨強大的國際新興勢力底威脅？

因爲，在普遍的經濟恐慌底驚濤駭浪中，只有一個新興的國家安穩地屹立着，而且發展着。

於是，在全世界開始了變化，特別是在廣大的歐亞大陸的兩極端，在兩個本土極小的島國。

誰也不能說日本所受的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底打擊最嚴重，但日本却是首先發動掠奪戰爭的國家。理由並不深奧。日本帝國主義是特別先天不足的，它的起家全是靠武力掠奪，沒有不斷的戰利品，就不能存在有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它的意外的非常的經濟繁榮，使它安靜了幾十年。然而，一旦繁榮幻滅，它所感受的恐慌底影響即比他國更尖銳。它必須再掠奪，再找戰利品——更大的戰利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突然不宣而戰，開始進佔我國東北四省。

在歐亞大陸的那一邊，大英帝國的母國大不列顛正完成了一次有決定的歷史意義的政府改組。事前，以倫敦市爲中心的英國統治層是安穩地躺在安樂椅上，看那些法資社會主義者們試驗着和平漸進地改造資本主義的。這時恐慌使他們不能再把他們的寶貴的制度和政權給那些空想家做實驗品了；他們決定了自己的命運該自己來把握。第二次工黨政府倒台了。鑛工之子麥克唐納仍是首相——但他已經與鑛工絕了緣，Cliveden Set 已經事實上接受了他——在他底下的是「國民政府」，其外相是有名的西門爵士，另一位「轉變」了的人物——不過不是從工黨。

這個政府的任務是不輕易的：它必須使大不列顛對於倫敦市安全，也必須使世界對於資本主義安全，特別是對於大英帝國安全。爲達此目的，最好的辦法自然是讓那些外國人去自相殘殺，自己先整頓自己的內部。

於是，一方面，再分配世界的大戰揭了幕，另一方面，明興主義開了端。從此，由瀋陽而阿狄斯·阿巴巴，由阿狄斯·阿巴巴而馬德里，由馬德里而維也納，由維也納而普拉哈（註一），由普拉哈而華沙，由華沙而鄧刻克，由鄧刻克而新加坡——兩極端撞了頭。

（二）「以夷制夷」

如所周知，大英帝國的傳統政策是所謂「均勢政策」(Balance of Power Policy)。這種政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以夷制夷」：甲國強了，扶植乙國來壓伏甲國；乙國變強，又掉頭扶植甲國；自己老是高距中央，掌握最高霸權。

這政策在太平洋上的運用早已是婦孺皆知的古話。正是這一政策，它造成了英日同盟，在一九〇五年叫日本把妄想伸足于太平洋的帝俄打了回去，正是這一政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把德國佔

（註一）——譯布拉格，捷克斯拉夫京城。

有的太平洋中富有戰略意義的羣島給了日本，使她限制在國際分日線以東。也正是這一政策，它羽翼了日本帝國主義底成長，最終引起了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勢力底澎漲真是太快的，太可怕了；她簡直威脅着要繼承盎格魯，薩克遜世界。那次大戰底最重要的產物——社會主義的蘇聯——更危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底存在；這一個與衆不同的新國家，不問十年來大英帝國怎樣努力地組織着對她的包圍陣綫，仍舊一天天地成長着，張大着，而且在普遍的經濟大恐慌中，獨鬧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五年計畫」。最後，那一直按照帝國主義者的希望鬧着內亂的，「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辭」的中國，竟也鬧起了民族革命，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引得三萬五千萬的英帝國子民——印度人——也唱起了「斯瓦拉基」。

那麼，在一九三一年，對於大英帝國，什麼策略會好過讓舊日的同盟者去當今日的「遠東的警察」，一舉而三得呢？

而理想家的史汀生上校，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却在「一九·一八」事變後，向唐甯街十號提出了英美共同制裁日本的計畫。顯明地，倫敦市安能接受？它不但與它的志願不合，而且根本與它相反。

正是這樣，西門爵士在國聯用比松岡洋右還少的時間和更短的辭語說明了日本的理由。正是這樣，集體安全制度在它第一次問世的時候被扼死了。侵略者的大路從此被掃清；安撫政策——均勢政

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現實形式——從此到處發展，至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明興而達到其最高峯。

然而，均勢政策是需要極強大的力量來推行的；沒有大力爲後盾，均勢決不能維持。自第一次大戰以後，大英帝國的力量比以前是差太遠了。無論在哪一方面——經濟，政治，外交，軍事——與其他新興列強相比，美，蘇，德，甚至日本，她是在顯明地衰弱下去，雖她的統治層死也不承認。均勢政策在拿破倫時代，甚至在威靈頓第二時代，對大英帝國也許是絕對有利的，在那些時候她是全世界唯一獨尊的女主。但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它却變成了一把飛刀（Boomerang），最終會飛回來斫傷她自己。

把十年餘來國際局勢，特別是太平洋局勢惡化的責任全部擱在大英帝國肩上，也許是過份的。然而，大英帝國是地球上最大而且表面上最強的國家，「在陽光照着的地方，都有不列顛帝國的國旗飄揚」。任何地方，什麼事情，她都可以出來講話，人家也都找她講話，事實上她也大都真出來講話；而且她講的話人們都以爲最有權威，最有力量。

試看，從一九一八——到明興，國際間哪一件重要事情大英帝國沒有講話過？她講的話哪次沒有發生過作用——無論好壞？

十年來歷史的發展底責任即使不當全由大英帝國負，至少她不能不負其大部份。

大英帝國的不高興是不好惹的；史汀生政策撞釘子之後，美國從此關上門，由羅斯福新總統推行

步了。

於是，按照倫敦市的意見，日本被任命做了「遠東的警察」。然而不幸，過了不久，這「警察」就開始打起他的主人來。

(三) 兩面政策

說句公平話，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以後，英國倒不是一直到底全靠日本的。也許正是均勢政策的實際運用吧，英國在其後五六年間，確曾用相當力量扶植中國。

使英國這樣改變策略的，無疑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的淞滬戰役。倫敦市原來顯然是希望日本人從滿洲一直向北走，去與布爾什維克之熊搏鬥的。然日本却順着最好走的路，不但南越長城，甚至侵犯到上海——倫敦市在遠東的主要根據地。

這真是太過份了，無疑地造成了援用均勢政策底另一面的理由。自然，從均勢政策底一面轉到另一面，並不是大英帝國的對日政策根本改變；正相反，「既成事實」仍是必須承認的——東北四省當然不是中國的了，但中國現在必須被幫助着，被鼓勵着抵抗日本進一步的侵略，以免大英帝國在中國和在遠東的利益受到威脅。

一九三二年以後，英國在中國活動顯然增加了，態度顯然改變了。在這裏，我們將不來詳細敘

述。但有兩事必須提到。

其一是一九三五年由倫敦市的財政魔術家之一——李滋羅斯——策劃的中國幣制改革。這是英國與中國發生關係以來，對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幫助（雖同時也有控制中國財政，擴大英鎊集團勢力的用意。）它不但使中國的財政金融狀況大有改進，而且使中國以後的對日長期抗戰在財政上成爲可能。

其二是英國官方對於中國底統一問題的關切。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西南事變至同年底「一二·一二」事件的時期，這種態度特別表現得露骨。倫敦市在遠東的主要機關報——上海「字林西報」——在「一二·一二」前後會屢次于社論中主張中國的國共兩黨應再度合作，並且建議不妨把陝北當着一種「實驗區」。（註二）。

這種活動和態度對於中國的幫助無疑是不小的；對於它們，我們應當感謝。可是，別方面，它們却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日本強盜的反感。日本對於英國的縱容侵略，原來就絕沒有懷着知恩圖報之心；相反地，她早就在得步進步，漸漸染指于大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英國的新的兩面政策當然只有使這種

（註二）在桂林找不着「字林西報」，故無法註明時日。但該報當時確有這種論調，是衆目共觀的。

(四) 「七·七」以後

如所指出，均勢政策是必須有強大的，不可抗的力量為後盾的。英國在遠東從來沒有這種力量，而且，在遠東局勢日趨尖銳的幾年內，也絲毫未企圖造成這種力量。原因是很明白的，當那時，英國已經大半身浸沒有在歐洲的政治波濤裏，正在全力忙于應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兩個法西斯魔頭。同時，已經成為國策的安撫政策，也不容許她以任何實力來做外交的後盾，何況除了海軍和倫敦市的錢以外，大英帝國實際並無什麼可怕的實力，而對遠東的日本，英國的海軍單獨並不佔絕對優勢。

這一時機正是日本強盜所等待的黃金機會，再遲，團結了的中國在英國乃至美國底經濟援助之下，也許將成為不可侵。

於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強盜開始了對我國的全面的侵略戰爭。

如果英國的國策是反侵略的，是誠意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那麼，在中國奮起對日抗戰的時候，自然應該更加緊地援助中國，不但幫中國的忙，也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受脅日甚的到益。但英國的國策，如上述，並不是反侵略政策而是安撫政策，在張伯倫上台後，更是澈底的安撫政策；甚至過去的扶植中國也只是安撫政策的另一面的運用。在這種政策下，老成持重的大英帝國哪裏會輕舉妄動，招惹

和一個蠻橫國家發生正面衝突的危險？

這樣，「七·七」以後，英國對中國的援助反而更少了，而從許閣森大使被炸和「雷代伯德」號（H. M. S. "Ladybird"）被轟兩事件看。她對日本的態度也更轉弱了。

而日本強盜呢？從華北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到廣州，他竟闖進了大英帝國在中國的獨佔勢力範圍內。

美國在「七·七」後對日本的態度，和過去一樣，無疑比英國的強硬得多。但她還沒有從「九·一八」以後她的孤立圈子裏走出來，除一些道義的和原則的宣言，抗議與照會外，她也沒有實際援助中國的行動。

唯一不管日本的「抗議」和威嚇，積極援助中國抗戰的國家祇有蘇聯，過去在遠東表面上似乎不問外事，祇圖自保的蘇聯。

（五）「明興」在遠東

安撫政策極端發展的結果，歐戰終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了。英國的全副精神和力量，更完全被坑陷在歐洲。表面上，英國當然更不能在遠東採取強硬方針。

然而，如果我們細察當時的容觀條件和以後的發展，我們會認識：正是因為歐戰需用全力，遠東

日趨嚴重，英國必須根本改變她在太平洋方面的政策，以期保護自己的後方，阻止日本的可能進攻。

當時的條件是：日本在中國已改採「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方針，開始更大規模的軍事準備，企圖發動新的侵略行動。同時，她與德義的關係顯明地更加密切了，她已事實上成爲法西斯軸心之一員。

另一方面，由於敵軍進攻力的衰弱，由於廣大的敵後游擊戰的展開，中國抗戰的形勢無疑地變得更有利了。中國已具有從相持轉到反攻的一切條件，只差現代化的戰爭裝備。

同時，美國對日本的態度顯明地逐漸強硬起來了。從一九三九年七月宣佈廢止美日商約起，美國方逐步對日實施經濟上的壓力。

面對着這種局勢，英國在遠東方面應採的上策，無疑是加緊援助中國開始對日反攻，與美國結成聯合陣線，對日展開廣泛的經濟制裁或封鎖；同時，並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從而使日本完全陷于孤立，使她不可能組織對太平洋任何國家的新的進攻。

然而，大英帝國的統治層不是這樣看法。安撫政策在歐洲雖已經不由自己地結束，在遠東，它却變本加厲。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十月，英國在遠東的方針無疑是企圖造成「遠東的明興」以犧牲中國收買日本。天津英租界的我國白銀被送給日本了；上海公共租界當局與日憲兵合作鎮壓抗日運動了；香港對中國實施軍用品封鎖了；最後，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滇緬路的封閉，安撫政策在遠東，跟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明興協定簽定時在歐洲一樣，達到了最高峯。

但是，堅持抗戰到底，把握着自己的命運的中國是不可能像捷克那樣被犧牲的，在太平洋上逐漸變為主要支配力量的美國，也不像達拉弟的法蘭西，不贊成無原則地對日妥協。因為缺乏客觀的條件支撐，明興在遠東終歸失敗。

而且，日本法西斯蒂始終沒有再跟着大英帝國當尾巴的意思；他們已經決定了到適當的時機，就去摘那些「爛熟的蘋果」（註三）——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他們對英國封閉滇緬路的答復是一九四〇年九月的簽定德義日三國軍事政治同盟。

這是最後的一着；安撫政策在遠東的道路，也不由英國自主地被堵塞了。倫敦必須另闢新徑。

這新徑是以美國為主的「A B C D 陣綫」。

其時，隨着歐戰的發展，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日益強硬起來。自美日商約廢止後，美國逐步施行了各種重要軍事器材的對日禁運，雖在禁運前和甚至禁運期內，美國和英國一樣，已經供給了而且繼續供給着日本以無量數的戰爭必要材料，特別是除飛機汽油以外的石油和鐵，這些正是後來日本用以慘重打擊美英的武器。

但是，至那時，美國對日本無疑已是採取絕對不妥協的政策。因此，她自然而然取得了太平洋

的反侵略路線的領導權。英國其時也只有對日強硬了，但受着歐非兩洲的緊張的戰局底限制，她祇能跟在美國後面。

這自然是遠東局勢底極有利的發展，同時也是歷史底必然的發展。不幸的是，美英雖組織了所謂「A B C D」陣綫，然而在最初，她們仍顯然沒有對日一戰的決心，也沒有那樣的積極和充分的準備，尤其是，她們沒有切實努力爭取蘇聯。她們顯然仍未完全放棄威嚇利誘日本脫離軸心的夢想。她們顯然以為在這樣聲勢浩大的聯合陣綫威脅之下，日本決不敢一戰，即戰，日本亦必迅速潰敗。

她們過份地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敵人。

第二章 幻想

「戰略是政略的延續」，當政略是立基于怯懦、徘徊、退讓的政策時，正確健全的戰略是不可能產生的。在這種條件下形成的戰略，不可避免地要喪失勝利的戰略底第一要素——主動性；若戰略本身更是根據錯誤的估計和判斷時，則災禍招致結果將萬無可免。

太平洋大戰未爆發前，一般對於日本作爲一個帝國主義侵略國家底戰略形勢和戰爭全力幾乎是一致低估的。據指陳：日本地位孤立，在反侵略國家四面包圍之中；她的經濟是「泥足」的，不能支持大規模的長期的現代戰爭；她的軍力，陸軍，海軍，尤其是空軍，與反侵略各國的總合力比，完全居于劣勢，其技術裝配特別不行；她的國內政治机捏，經濟危機尖銳，人民反戰情緒日漲，甚至上層階級內部亦有許多矛盾，若再來一次大戰爭，其總崩潰可立而待。尤其是在侵華數年後，她已被拖得「筋疲力盡」，幾乎不堪一擊。

兩年來訴說這些情形的文字，多得好像科舉時代的八股，使人們讀後，不由得一致產生一種觀念：日本決不敢對反侵略國（英美）啓釁，萬一她瘋狂冒險，即無異切腹自殺，當戰爭終於爆發時，最初數日即普遍流行着無條件的變國信念：好了，倭賊自投羅網了，他將在三個月內被解決。

多麼可悲可怕的幻想呵！

時至今日，得到了事實的教訓，分析當日的真實局勢是容易的；算舊賬並不是舒服事。但爲了洞察過去的錯誤，明白現在的形勢，則將戰前的實況略加檢討，仍然是必要的。

(一) 戰略形勢

打開地圖一看，毫無疑問，日本是在四面包圍之中；西是抗戰多年的中國，南是英美荷蘭的殖民地，東是海軍佔領優勢的美國，北是陸空軍強大的蘇聯。這些都是日本的侵略對象，也是日本的敵國或潛在敵國；除中國已被侵略外，日本如對其中任何一國啓釁，她立即可能受到四面的聯合進攻。別方面因爲交通隔絕，她却不能得她的軸心盟友的援助，惟有孤立作戰。在這種條件下，她的戰線將是那樣長，她所受的打擊將是那樣多面和廣泛，以致她疲于奔命，終致潰滅。

如此，反侵略各國對日本，在戰略形勢上顯然居于有利地位，配合着她們的經濟作戰力和軍力表而上之較強，她們顯然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採攻勢可以迅速粉碎敵人，採守勢亦可用長期封鎖敵死命。

在戰前，這正是英美乃至我國多數人一致的判斷，至某種程度爲上，在某種條件下，他們自然並未錯誤。問題是在他們過份着重表白的現象而忘記了本質，過份誇大一方面因素而忽略了其他。他們

並未看透太平洋戰略形勢的全貌和真相。

反侵略各國對日本的包圍形勢，嚴格地說來實不過是一種「形勢」。它不過是一種地理的現象，並未構成真正的包圍。

就戰略的要求言，真正的包圍除地理的形勢外，必須具備兩種條件：第一，在包圍全圖上，必須設有一連串的設防點，構成一條強固的包圍陣線；第二，如果包圍線是由多數自主的國家構成，則這些國家對被包圍的敵國，在政治上應有一致的政策，在軍事上應有一致的作戰計劃和統一的，至少協商的指揮。

在戰前，太平洋上包圍日本的反侵略國家間，是否具備這兩條件？
不具備。

關於一，反侵略各國除中國與蘇聯外，對日本從未構成任何可攻可守的強固的防綫，英國在太平洋上的唯一據點是新加坡，且是守勢的；所謂海空軍基地的香港不過是「鑊樣鑄槍頭」——既無飛機，又無軍艦，且根本沒有供大機隊或艦隊停留的根據設備。荷印簡直毫無防禦。澳洲只有一個不能用作攻日落點的達文港，設防亦不完備。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根據地珍珠港，離日本遠在三千哩外；其他可用作包圍及進攻日本的要地，如阿留申羣島的亞圖島，夏威夷羣島的中途島，以及威克島，關島，都沒有設防，菲律賓的呂宋島馬尼刺灣雖設防而不完備。如此，反侵略國對日本的包圍

線，好比一道防浪堤，始終未曾全部完工，洪水一至，焉能不潰？

關於二，反侵略各國過去對於日本的政策，不但絕不一致，事實上且包含許多矛盾，致日本可以運用分化政策，逐步侵略。此種狀態，根本上已不成其為包圍。及至局勢日緊，劇感包圍的需要時，她們仍始終未能完成必要的軍事合作與戰略協商。大戰爆發前，所謂「A B C D 陣綫」雖喊得震天響，然考其實際，則一無具體的聯合作戰計劃，二無統一的軍事指揮，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退一步言，即使 A B C D 陣綫確有一般人所不知的內容，然蘇聯既不在內，即仍不能完成對日本的真正包圍。事實告訴我們：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前，A B C D 陣綫的盟主英美，是絕未考慮蘇聯加入對日包圍的必要和可能的，及至蘇聯全力抗德之後，他們雖感覺到主觀的需要，然客觀的形勢却使可能一時變成較小了。

如此，反侵略各國對日本的包圍，竟至始終未能完成，這固然是由於日本在軍事上的包圍，實際上則替日本留下了許多衝破包圍的漏洞。

但即使包圍陣綫確已完成，則又如何？

我們知道，包圍陣綫本身只是一件死物，它的效力如何，須看包圍者如何運用。包圍陣綫如欲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必須包圍者在戰略上具有積極的目的；實言之，即必須利用它為進攻的工具。如果包圍者只有消極的目的，則包圍陣綫的有效與否，須視當時的主客觀條件。

英美對日組織包圍陣線的目的是二重的：基本上，是爲了助成政略的目的，即作爲利誘之外的威脅，冀不戰而使日本棄從他們的意志；此而不成，則利用包圍陣線進行長期的守勢戰爭，以期以海軍的鎖戰敗日本。

此二重目的無疑都是消極的，作爲達到這種目的的工具，包圍陣線必須處處十分強固，無懈可擊，並有極強大的機動武力爲後盾。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敵人自知勢劣，其氣先餒，則第一目的即可達到；萬一敵人頑強不屈，寧啓釁端，亦將到處撻撻，束手待斃。

然而現實的情況如何？

現實是：無論如上所述，包圍陣線在東南兩面並未完成，不足以威服日本，使其就範，即使如英美的自信，可稱相當強固，其地理的及軍事的條件亦使其不可能達到被付與的重大使命，作爲圍困日本的鐵箍。

戰略的常識告訴我們：包圍陣形必然構成這樣的態勢，即，被包圍者處于內綫作戰地位，而包圍者則在外綫。如果包圍圈小，雙方內綫均短，包圍者兵力優勢，其交通補給綫亦便利安全而不過長，戰略的優勢自在外綫，反之，則內綫被包圍者無疑佔作戰上的許多便利：戰綫較短，兵力集中，交通補給亦較便利迅捷；別方面，外綫包圍者因戰綫太長，陣綫必不可能處處同樣強固，設若喪失立動，即易被各個攻擊，擇弱突破；在海洋戰爭中，其交通綫尤易被截。戰前 A B C D 國家對日的包圍陣

形，正具有此種弱點。

進一步，包圍陣形即使僅具消極的目的，亦不但需要強固的固定的設防綫，尤須有強大的至少與敵勢均力敵的機動兵力，更須有完備周密的戰略防禦計劃，以及靈敏機動的作戰指導能力，否則決不能阻止敵人利用內綫地位，集中兵力，爭取地方優勢的突圍行動。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如下節所將分析，A B C D 陣綫中的主力英美，正不能辦到此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識，戰前反侵略國家對日本所佔戰略形勢上的優勢，並不像一般人想像中那樣的絕對；正相反，她們的優勢僅僅是自然的地理狀態，除此以外，關於一切其他因素，她們幾全居不利地位。

而且，戰略形勢絕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它可由人為的努力，不斷改變原來的狀態，原來形勢不利者可因努力改善而變為有利，原來有利者亦可因故步自封或努力不夠而轉陷不利。如後面所將詳述，日本即因原來的地理形勢不利，而于近數年來力求改善，一面在原有邊疆區域積極設防（其設備且一律特具攻擊性），一面攫取一切可攫的第三國的戰略地域，加緊組織，使成為進攻反侵略國家的前方根據地；別方面，反侵略國家除蘇聯以外，則幾乎毫無對抗的措施，坐視敵人一面澈底武裝代管各島，一面佔領廣州和海南島，侵入越南，控制泰國，燬成刺入西南太平洋包圍陣綫的兩股毒鉗。

一經指出，事實是非常顯明的：大戰前一般人心目中所謂 A B C D 陣綫的戰略上的優勢，實際只

是一個幻想。

(二) 軍力

軍力是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重要性或且過于形勢。

戰前反侵略各國與日本的軍力比較，在表面上，顯然又是佔優勢的：日本完全是孤立作戰，她所能利用的，只是她自己的軍力，她的陸軍在數量上爲人口額數所限，只能動員一定的最高額，其中的一部份已被坑在中國，其餘的大部份須留防蘇聯和駐守殖民地，故決難出動大兵力侵略他地；在質上過去雖有「無敵」虛聲，然自侵略中國失敗以來，早已被人看得一錢不值。她的空軍尤被輕視，因爲它在中國的表演實在不見得高明，致英美人士竟下過「日本人根本不配做飛行員」的結論；其所有飛機在質量上都顯然不及英美和蘇聯，飛機生產力尤薄弱，引擎多不能自製，主要須由美國運入。

別方面，反侵略各國的陸軍在質量上無疑比日本強大數倍，僅蘇聯遠東紅軍，即幾與日本陸軍總數相等（遠東紅軍是以對日本全軍獨力作戰爲目標而組織的），其戰鬥力已經在張鼓峯諾蒙罕兩役證明優于日軍，中國有上千萬的軍隊，只要英美充分接濟現代裝備，即可壓制侵華日軍的死命。有這兩支強大力量，再加上英美兩國現代化的隊伍，以及無窮盡的人力後備，真如我國民間流傳的一句話：

「只要每人吐口唾沫，已可淹死那艘矮鬼！」

空軍更不用說，只須美國獨力，就可以炸平三島。

日本所有武裝中唯一被重視的是她的海軍；因為她是世界第三海軍國，而海軍又是她的唯一未在中國戰場被消耗的資本。但據指陳：英美海軍的總合比她強大三倍，即使英海軍被牽制于歐洲，美太平洋艦隊獨力對她已佔優勢。英美荷遠東殖民地海軍力雖不強，然日本為保衛本部，決不敢將主力艦隊全部遷開南洋；故美亞洲艦隊、英中國艦隊（後改東方艦隊）及荷印艦隊聯合的相當強勁力量，只要能先取守勢，爭取若干時間，等到英美主力艦隊開到新加坡，即可完全把握海權，制日本的死命。

這些分析和計算都確實嗎？

不能否認地，這裏所根據的大部份確是事實。可是，別方面，它們却忽略一些重要的原則：

第一，軍力由多數獨立的單位構成時，其總力量決不是各單位的力量底單純的總和；在軍權統一，指揮集中時，或可與總和力量接近，否則只能按照各個的力量估計，有時甚至必須按照其中最弱的一般估計。

第二，戰爭不是死東西，軍力也不是死東西，它們是發展着的。特別是在一個整天追求着戰爭，組織着戰爭的國家，她的軍力的實現，會有且夕的不同。

第三，軍力不是單純的一種軍力，而是重力與動力的累積；軍力的比較不是單純的質量的比較

而是質量與能動性的綜合之比較，固定的軍力即使在表面上佔優勢，在實際作戰時，仍常會不敵機動的軍力。

第四，支配戰爭的一切因素，決不只是那些顯明的，一般的和正常的，其他隱蔽的，特殊的以及偶然的（意外的）當時也會發生極大的作用。

記着這些原則，我們會發現戰前一般人對於日本軍力的估計，大都只見表面而未究實質，只見一斑而未見全體。只見浮物而未見變化，只知正常而未慮意外。

日本的軍力在量上誠然遠不及反侵略各國的總合，但它是一個單一的整體，戰時在統一的指揮下，其全力可得而利用；同時日本居于內陸半島地位，兵力較集中，戰綫較短，交通運輸較短，易在任何戰場集合強大兵力，取得地方的優勢；在採取攻勢時，更可以運用自如。

別方面，反侵略各國因事前未能構成強固的反日統一陣綫，其所有兵力多不能一致行動，根本上不成其為對日作戰的整個軍力。其無窮盡的人力尤不能算數，因為其中大部份（例如印度人民）不但無無武裝，且沒有武裝的可能，在某種條件下甚至可能被敵利用（例如緬甸的一部份人民）。即使反侵略各國在原則上會有共同抗日的諒解，然在事實上則並無任何具體的作戰計劃和統一指揮，等子人自為戰。且她們是在外綫作戰，戰綫太長，戰區太廣，交通綫尤長，一個戰區的軍隊幾乎不可能用于其他戰區。最後，她們的總兵數雖多，其各戰區的兵力分配則異常不齊，尤其是在西南太平洋的英荷

美殖民地，因英國主力被牽制于本國，美國開始建軍太遲，她們的兵力特別薄弱。

反侵略國家（英美）所採的戰略方針——消極的防禦戰——構成她們在軍力上的最大弱點。這種方針使她們在各個區域的駐軍成爲固定的，僵止的，戰時不能相互聯絡，相互策應，而因交通綫太長，又極難從本國獲得增援，而對着這種形勢，日本自可正確估計每一地區的防禦力量，運用佔當地優勢的兵力逐次攻擊，加以各個擊破。

關於日本軍力的素質，一般人估計的標準，顯然從日軍在侵華戰爭中的表現。這一標準在歐戰爆發前，特別是在西綫大戰前，是可以認爲恰當的，但在希特勒的現代化軍隊和閃電戰法顯示了力量和效率後，它已經完全不適用。事實告訴我們，日本自法國崩潰後，凜然于自己的武力組織，裝備和技術之落後，即于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秋間，按照赴德軍事代表團（註一）考察所得，開始做倣德國，努力對陸空軍的組織，訓練，裝備，以及戰略戰術，作大規模的改造。對於空軍，因自知素質極劣，尤竭盡全力，祕密創製新機，擴充產量，訓練飛行員（註二）。此種新式部隊及其技術裝

（註一） 此次日侵略馬來亞的陸軍總司令山下奉文中將，即是主要代表之一。

（註二） 據敵事後公佈，爲轟炸軍艦起見，敵會組織特種航空隊，每日在某地祕密練習衝

轟炸達數月之久。

備，在侵華戰爭中，截至太平洋大戰前，從未使用；其目的純在對付英美。而英美在戰前竟似茫然無知。

日本海軍對英美的劣勢，尤其顯明的；按正常的條件，決不可能與她們較一日之短長。她於是處心積慮，設法爭取意外的效果，結果，因珍珠港奇襲奏效，及馬來亞海面集中轟炸英兩主力艦成功，以偶然的因素而嚴重影響太平洋上海軍軍力的對比，使在南洋戰區的閃電勝利成爲可能。

當然，這些因素在戰前是不可能盡知的，但日本在西綫大捷後之積極整軍，準備與表面上優勢的英美一戰，則是周知的事實。既有此事實，則一個深思遠慮的估計者，即不能僅以顯明的，正常的現象自滿，而又須備及萬一，絕不忽略任何可能的隱藏的，意外的因素。

我們不預備在這裏詳論戰前反侵略各國武力之素質，但我們必須指出：它們的重大缺點之一，正是質地的參差不齊。這本在任何由多數國家組成的同盟軍固有的現象。惟在太平洋上，則不但各國軍隊的戰鬥力大有高下，即一國（例如英國）的軍隊，由于其組成份子之不同，亦常常素質參差。這種現象，必使一個狡猾的敵人，可以避重就輕，乘虛蹈瑕，因而釀成一子錯滿盤輸的結果。

無疑地，戰前世人莫不有低估日本而高估英美軍力的傾向，尤其是英美人自己。例如過去一般人多以爲日本只能動員陸軍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惟蘇聯的塔林和約翰，在「當日本作戰的時候」一書內，曾謂其至多可出動三百五十萬。本書作者前年（二十九年）爲文檢討「日本的軍力」（註三），

根據日本最近的人口調查及其他因素估計，則以爲可達四百萬，並謂如日本用百萬侵我，百萬防蘇，數十萬駐朝鮮台灣及本部，而有百萬至百五十萬可用于南進。當時此論頗受友好質疑，然今日的事實，則證明其並不大錯，今後日本既到騎虎難下的地步，在悉亭敵賦的條件下，且又已決定從朝鮮台灣徵兵，則其可能動員的陸軍最高額，當尙不祇該數。

關於空軍海軍亦莫不然。戰前英美人士估計日陸海軍飛機總數，以爲至多不過二千架。然今日的事實告訴我們，僅在南洋戰區，日本所用第一綫飛機已在二千架以上；加以侵華，防蘇及保護本部的機數，顯已超過該估計一倍。他們估計日海軍實力，必以一九三六年以前的數字爲根據，不管日本自撕華盛頓海軍協定後，積極造艦的結果。至太平洋大戰爆發時，其主力艦至少已增加兩艘，航空母艦及小型艦潛艇等增加尤多。且日本並組有所謂特種潛艇隊，仿倣歐戰初期德潛艇襲擊斯加巴佛羅之所爲，專以奇襲對方海軍根據地中的軍艦爲務。這些事實英美不會完全不知，然而他們似竟熟視無睹。

面對着日本的強大的，集中的，經過特別準備訓練的軍力，實際上是人自爲戰的反侵略各國中，只有蘇聯有應付的相當準備和能力；中國兵數充足，然技術裝備太落後；而其遠東殖民地正是日本主

要侵略對象的英美，則完全陷於軍力的劣勢。英國因過份注重保衛本部，所派至遠東的只是少數質地較差的軍隊，且大多數是殖民地軍；美國自去年才開始建軍，截至開戰時，在西南太平洋殖民地，僅有極少數的守備軍；兩國在南洋一帶的海空軍，尤其弱小得可悲。以如此的對比軍力，焉能不造成慘痛的結果？

總而言之，只看表面，不究內容，低估敵人，高估自己，無疑是一種最可怕而應該竭力避免的錯誤，尤其是在被低估者正是一個頑強狠毒，以戰爭為職業的敵人的時候。

(三) 經濟

日本的經濟是泥足的：這是戰前對日本的經濟作戰力衆口一辭的判斷。

的確，日本的經濟力決不能支撐長期的大規模的現代戰爭。除煤以外，她缺少一切主要戰爭資源——尤其是鐵，石油，棉花，橡膠，食糧等。她的重工業，特別是機器工業不十分發達。她的金融和貿易對外依賴性極大，特別是對美國。而且，因為侵略多年，勞而無功，她的貧乏的經濟力已受相當消耗。正因如此，英美人每以為無須戰爭，只要經濟封鎖，即可迫日本屈服或致她的死命。

與日本比較，反侵略各國，尤其是英美，在經濟作戰力上佔絕對的優勢。如果戰爭持久，她們的

一般言之，這是無可辯難的真理。但在這一般的真理裏面，還有許多具體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下，有時也可能發生違反常情的影響。

首先，如果經濟力上的絕對優勢，是英美採取她們的對日攻略的理由，則她們是完全錯誤的。從人類的歷史觀察，經濟的貧乏絕不是阻止一個國家從事侵略的因素；正相反，它正是促使一個野心國從事掠奪的動機。富有的國家若想壓迫貧乏的侵略國家妥協屈服，單用她的經濟力量絕不會達到目的，必須有與經濟力相當的強大的武力。

在一個旦夕追求戰爭，組織戰爭，本身就是戰爭的法西斯獨裁國家，經濟的貧乏尤不會阻止侵略。因為這種國家的統治者，可以利用對本國人民的極度剝削和榨取，把國內所有的貧乏的經濟力，全部擲入戰爭底組織和遂行。他們可能缺乏某些戰爭必須的資源，但他們可以用各種特殊的方法，如累積，如掠奪弱鄰，如製代用品，來補其不足。由于壓迫人民作長期的極度犧牲，他們可以完成一次短期的大規模戰爭的充份準備。這種戰爭當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必須速戰速決，但正因如此，它必然是極劇烈的，意外的，突發的，不可以常理測度的。只要一次大戰能獲勝利，那侵略國即可以期冀下列前途：或一舉達到戰爭的全部目的；或掠奪充份的所缺資源，從而改變局勢，提高持久作戰力，增加最後勝利的希望。

法西斯德國的邏輯是這樣，法西斯日本的邏輯也是這樣。

大部份由于英美，尤其是英國對他的善意，日本以十年來的竭力累積，十年來的從中國掠奪，以及十年來的對人民剝削，無疑已造成一份充分強大的戰爭機器，足夠于荼毒中國之外，再發動更大規模的侵略。而其新侵略的目標，不是蘇聯遠東屬地，就是英美荷的南洋殖民地。

尤其是後者。因為那些殖民地富有日本所缺乏的極重要的資源：石油，橡膠，鐵產，米……，如能迅速佔領，在戰時即可增強力量，組織持久，戰後（萬一她得勝）更屬利益無窮。

最後，誰也不能否認四年的侵華戰爭（至太平洋大戰前）的確消耗了日本的不少力量，但若謂已拖得她「筋疲力盡」，則未免略嫌誇張。事實告訴我們，在武漢會戰後，特別是在歐戰爆發後，日本對我國即改採「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方針：一方面停止大規模戰略攻勢行動，盡可能減少在華兵力，部份地代以偽軍，另一方面加緊對我淪陷區同胞的剝削榨取，企圖減少她自己力量的消耗。這企圖實現到如何程度，此處不能詳論，但廿八廿九三十等年敵侵我的消耗比前一年半少得多，則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別方面，反侵略各國雖一律地大物博，然蘇聯的全部經濟力，和她的武力一樣，必須用于對德抗戰；中國尚未工業化，經濟潛力未能大量用于戰爭；英美經濟力特別雄厚，但她們未能和她們的敵國一樣，早日加以改造，使其適應戰爭。英國經過兩年餘的努力，其戰爭全力尚只够保衛本部和地中海戰區。美國自一九四一年才開始組織軍事生產，短期內不能達到高峯，且一面既須供本國建軍，一面

又須儘量援助英蘇抗德，不能用其全力整飭太平洋上的武備，一心對付日本。就英美的遠東殖民地而論，那裏雖有廣大的資源，然並不能在當地變成武裝，必須運往本國改製，然後運回一小部份爲保衛當地之用。如此，這樣的一個矛盾現象發生了：一方面這些殖民地是巨大的經濟作戰潛力所在，別方面它們却沒有充份的自衛力，等如一所無保護的寶庫，適成其爲敵人侵略的容易目標。

以上一切因素的綜合，不可避免地構成如下的形勢：日本經濟力貧乏，但業經澈底組織，可供戰爭之用；反侵略各國經濟力強大，然她們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將其轉化爲戰爭力。當這種形勢存在之時，反侵略各國對日本作戰，和對德國一樣，是難免要受到挫折的。

這樣說法，我們並不是企圖否定經濟力的決定性；只要戰爭延長，只要能阻止敵人擴大和充份利用其初期收穫，強大的經濟力將仍是判決戰爭最後結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只是想指出：僅僅因敵人的經濟力貧乏，即輕視敵人的意志和力量，以爲可以不戰而勝，或不用巨大努力即可因敗敵人，無疑也是一種錯誤的幻想。

(四) 政治

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確實是不堅固的；在侵略中國，勞而無功之後，其國內政治狀況愈不安定，其整個社會結構已危機重重，也是事實。但若因此即下日本軍閥苟再發動新戰爭，其國內立將爆發革

命，引起全局的總崩潰，則仍未免武斷。

欲知日本內部的眞形勢，必須根究日本帝國主義的領土擴張戰爭與其內部矛盾劇烈化過程的內在關係。在這裏，我們引錄一篇重要文獻中關於日本形勢的精確的分析之一段（註四）：

「日本帝國主義底現在的領土擴張戰爭，和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以前的一切階段有着直接的聯繫。以異常的攻擊慾爲其特點的強盜日本帝國主義，向來把殖民地搶奪與戰利品爲資本積蓄及其本身的鞏固化底主要的源泉之一。……

「日本帝國主義底軍事的伸展和由那劇烈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它底一切內部矛盾底劇烈化，有直接的關係。日本底獨佔資本還由前資本主義的各種關係底細密的網來糾纏着。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相對的薄弱，其內部的種種矛盾之異常尖銳，是可以由這個事實來說明的。國內有封建制底強大的殘餘，對農民的半封建性的剝削方式，與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底殖民地的水準，造成國內市場底狹隘性的條件，因此造成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的結合，使都市與農村底經濟恐慌成爲空前尖銳的東西。日本底地主與資本家企圖經過在中國的戰爭來發現脫離危機的生路，壓死正在高漲的羣衆底革命運動，擴大其殖民地領有，打開對中國革命大眾要加一層殖民地的剝削底道

（註四） 這分析是一九三二年作的，但到現在仍舊適用。旁點我加的。

路。」……

日本的地主資本家及其代表人軍閥正是走着這樣的螺絲壳式的道路：他們不能解決他們的內在矛盾，只有用侵略戰爭來脫離危機，但戰爭使危機更尖銳化，而他們遂不能不投入新的戰爭。

侵略中國的戰爭沒有能壓死正在高漲的日本羣衆底革命運動；正相反，它使它更高漲起來了。於是，更感恐慌的日本軍閥爲了鎮壓這運動，不能不冒險掀起更大的更劇烈的戰爭——對英美的戰爭。這一冒險及其必然帶來的對勞動大衆的更酷烈的剝削，祇有使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更極度尖銳化。這是無可置疑的。可是，由于一些特殊的條件，這一過程的發展並不取完全直綫的形式。

必須認識的是：伴隨着危機的尖銳化和侵略戰爭的開展，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化也加緊進行了。以軍閥爲主幹的日本法西斯，和他們的模範德國法西斯相同，也施行了兩面的政策。一方面，他們欺騙民衆，把他們所忍受的痛苦一律諉諸缺乏「生存空間」要求民衆作更大的犧牲，來「確立大東亞共榮圈」，完成「八紘一字」之使命。由于「對支事件」不能解決而帶來的日本民衆底死亡，貧困，飢餓和無盡的痛苦，本來是應該日本法西斯軍閥自己負責的，但他們却把責任完全推諸英美蘇聯的援助中國，繼續企圖把人民大衆對國內統治層的不滿，轉移爲對英美蘇聯的憤恨。另一方面，他們對國內一切進步份子，首先是對革命的勞苦大衆，展開了惟有納粹的蓋斯太普（Gestapo）可以媲美的高度殘酷的屠殺和鎮壓；數千數萬的反法西斯反戰的勞動大衆和知識份子被「檢舉」了，連那位自

由主義者都够不上，僅僅是倚老賣老的資產階級的代議士尾崎行雄都被送進集中營去了。如此，在日本發生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沙凡主義支配着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層——在總軍人，反動的沒落的知識份子和落後的農民；另一方面，革命的進步的勢力完全被壓迫到地底下去，喪失了任何公開活動的可能。

自然，日本的內部危機並未因此而被消弭或被緩和；正相反，它是更尖銳化，更劇烈化了。革命的浪潮表面上被鎮壓下去，革命的情緒却更瀰漫日本民間，更深入日本民眾心裏，變成了一股強大的可怕的暗流。別方面，正因為現狀如此，我們却不能期望革命立刻在日本爆發。只要一天日本軍閥仍能以「勝利」來麻醉民眾，只要一天他們仍能從國外搶奪贓物而利用其中極小一部份來維持民眾最低限度的生活，只要一天他們尚能鼓勵和利用國內反動落後份子的沙凡主義情願來維持他們的權力和威信，日本的人民革命和法西斯政權的崩潰是尚難期冀的。日本發生革命的可能，須視外來的打擊（日本軍事上的失利，反侵略國封鎖效力）和內在的危機（首先表現在勞動大眾底生活狀況上）底發展程度，在今日，前者尤其重要。在大戰前和大戰中日本「勝利」的時期，這種可能是極小的。

日本帝國主義危機之加速尖銳化，也曾引起她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特別表現在急進的軍閥和穩健的財閥底對立上。但這種矛盾並未尖銳化到可能引起日本上層政治機構底劇烈變動（例如政變）的程度，因為，在「把殖民地搶奪與戰利品為資本積蓄及其本身的鞏固化底最主要的源泉之一」的

本前提上，當東條英機上台時，日本軍閥（事實上他們正是地主和資本家的混血兒）和財閥早已成立妥協了：財閥拿出資本供軍閥追求「武士道」的光榮（同時也乘機發財），軍閥則准財閥榨取一切掄得的贓物底主要部份。

至于英美人士在戰前所誇張的日本天皇與軍閥間之對立（主要據說是反對軍閥冒險，對英美挑戰），那更是無根據的幻想。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日本在政治上，的確有嚴重的危機存在，然而它却並不到英美及我國若干人士所想像的程度。這危機今後將更發展，但其緩急程度如何，是否將迅速爆裂或竟得到暫時的弛緩，須視戰爭今後的變化，特別須看聯軍對日打擊的時率與程度。

別方面，日本在政治上有問題，反侵略國家中的主力英美，特別是英國，也不是沒有，雖她們的問題取另一種形態，英美國內的政治團結顯然是相當鞏固的，然而她們與殖民地間，特別是與作為日本進攻對象的遠東殖民地間，却存在有頗為嚴重的問題。這問題我們將留待下一章詳細討論。在這裏我們只須指出：由於她們過去的政策，在她們與日本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中，她們是幾乎不可能希望殖民地民衆底一致合作抗敵的；別方面，她們却可能遭遇殖民地民衆底或大或小的乘機反抗，更增加她們的困難。這種局勢在戰爭初期中已明白表現出來，但遠見之士即在戰前，是應該早可料到的。面對着這種條件，英美（荷印）欲保衛遠東殖民地，只有兩途可擇：如不能及時根本改變政策，取得殖

民地民衆底誠意擁護和合作抗敵（這樣轉變自己的形勢，增強自己的力量），即必須在殖民地屯駐極強大的武力，不但可以抵抗敵人進攻，並足以鎮壓當地民衆的可能反抗。

事實是：她們兩途都未選擇；因為關於政治方面，和關於軍事及經濟等方面一樣，她們只看見了而且誇大了日本底內在的困難，對於自己的則熟視無覩。

（五）主動底決定性

當我們從各方面考察了戰前太平洋底整個形勢之後，我們當能認識反侵略各國與日本相比，並不處於完全有利的地位；實在的情形毋甯是雙方利害互見。在這種局勢下，不論是哪一方，都必須用其利而避其害，甚至進一步以主觀的努力，盡可能變不利爲有利，才能取得真正優勢，奠定勝利的基礎。欲達此目的，應努力的方向很多，而其中主要的是爭取主動。

戰前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因爲認識她自己的弱點，曾盡力爭取主動，設法改善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她用外交手段，阻止太平洋反侵略統一陣線底形成，避免政治上及戰略上的合圍；另一方面，她不但加緊在質量上擴大和增強她的武力機構，並利用一切機會，逐步奪取戰略要害，造成當地的至少一時的軍力和地理上的優勢。最後，她還運用詐術，於談判中出兵奇襲，攫取戰略的意外性，把主動性底爭取發揮至於極點。

別方面，反侵略國（英美）則顯然事事退讓，不但沒有主動的設施，甚至缺乏與敵人的行動相對抗的強有力的舉措。美國在戰前一年半中，對日曾採一些比較強硬的步驟，如廢約，禁運等，但它們只是在反侵略的道義問題上具有意義的行爲，並不是改善自己在反侵略戰爭中底地位的主動設施。

人們或以爲英國既須全力抗德，美國亦要相當時間才能完成建軍，自難主動對日作戰。一般言之，這自是實情。但英美如能抓住一切良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却也非沒有主動打擊日本，或至少改善自己的地位的可能。

日本之積極加緊準備南進，實際上是一九四〇年（二十九年）歐洲西線大戰以後之事。那年九月日本加入三國同盟，無疑完全說明她已認定英美及其遠東殖民地爲其下一步侵略底主要對象。英美若於此時即翻然變計，乘日本羽毛未豐之際，爭取主動，與她開始積極鬥爭，實決無不可能之理。

英美如果採取這一路綫，首先即當努力組織太平洋上的反侵略統一戰綫（事實上即反日包圍陣綫），在當時，這一戰綫之圓滿組織成爲是有極大可能的：中國業已抗日多年，當然決無問題；蘇聯其時對日關係仍至惡劣，亦必欣然加入。

第二，英美應當立即加緊援助中國，增強中國的軍事技術力量，使我們可以對敵開始戰略的反攻。這樣將不但可以阻止或擾亂日本南進準備，甚至可能根本擊敗日本，消滅太平洋上的侵略威脅。

第三，爲了保障自己的殖民地底戰略上的安全，英美必須努力與日本爭奪越南，不但阻止日本向

該處進軍，並爭取對越南的實際上的控制。這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事實告訴我們，越南法當局在對日艱苦交涉中（一九四〇年七月至九月），曾向英美（特別是美國）表示求助之意，但未得圓滿的答覆。英美設能利用那次機會助越南抵抗日本的要求，則即使未必能置越南於自由法入手中，至少亦可使越南當局與英美善意合作，如馬丁尼克法當局之與美國。

自然，以上的政略行動，如無武力為後盾，是難望十足生效的。但當時的形勢與現在不同，日本對英美戰爭的準備才剛開始，英美只要能調一部份強大的主力艦隊移駐遠東，同時美海軍主力全部集中太平洋，更因蘇聯加入反日統一戰綫，強大的紅軍威脅東北邊境，即可能阻止日本的任何盲動。英國當時在歐局勢雖緊，美國陸軍雖尚未擴建，但抽調一部份海軍增強遠東地位，實屬可能，而且必要。

英美並未利用這一機會；因為英美當時的方針，如前述，並不是決心對日一戰。

英美的第二個機會，是在一九四一年德軍侵蘇之後。當時英國本部已無被侵危險，可以抽調強大海陸空兵力東來，美國建軍已經半年，武力已比較強大，並可集中意志對付遠東。別方面，日本南侵準備雖已相當完成，然尚未到順利實施的地步，特別是因為她尚未進軍越南南圻。取得前方戰略根據地；且她最初尚徘徊於南進北進兩者之間。未曾斷然決策，英美如制先行動，她可能會一時措手不及。

英美若於當時決心打擊日本，她們的行動主要將不是政略的而是戰略的。她們當與太平洋有關各國成立具體的軍事合作協定和計劃，主要以英美的海軍和中國的陸軍（當然包括英美底大量軍事技術和裝備的援助）。對日進攻，而業已抗德的蘇聯則在北方牽制日本陸空軍底強大部份。在行動上，她們當爭取泰國加入反日同盟，進軍越南，驅逐盤據北圻的日軍；反攻廣州海南島和汕頭等日本在南海岸的根據地；進攻雅普島和其他太平洋日管各島的日海空軍基地；甚至進逼台灣和小笠原羣島。這樣聯軍即使未必能對日獲得閃電的全勝，至少解放越南北圻，克復廣州海南島却大有可能。果爾，則戰爭將移至日本領域，南洋英美荷屬地所受威脅將完全解除，反侵略集團對日包圍圈將縮小至絕對堅強有利的地步，使她們可以任採一種戰略，或進攻日本本部，迅速加以致命打擊，或對日長圍封鎖，持久制她死命。

然而因為英國對蘇聯估計不足，恐希特勒又獲閃電勝利，迴師進侵英倫，不敢移動本部主力，美國孤立派勢力尚大，使羅斯福不能制先發動對日軍事行動，這一最後的黃金機會又被放棄了。

太平洋上的主動權於是始終全部操於日本之手，英美只能作被動的防禦準備，而如事實所顯示，她們的準備又全不充份。這樣，原來雙方利弊互見的形勢，反變成一切主要點上都利於日本，戰事一發，瘡孔全見，同盟軍在太平洋大戰中初期的挫折便不可免了。

第三章 三角鬥爭

(一) 世界大戰底原因

欲澈底明瞭戰爭底主客觀的內容和形勢，必須認識戰爭底性質。

戰爭底性質是由戰爭發生的原因決定的。戰爭底種類有不同，有國際戰爭，有內戰，其原因亦各不相同。我們在此所要討論的是國際戰爭，具體地，即今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所周知，太平洋大戰是二次世界大戰底一部份，後者底原因即是前者底原因。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原因，論者已有許多闡發。有謂是由於德日義底帝國主義膨漲政策；有謂英國戰前的安撫政策應當負責；有謂反侵略各國過去的不能團結是主要的癥結；有些不問政治經濟的科學家以為爭奪資源，甚至爭奪礦產，是主要原因；（註一）；而侵略者底代言人則說他們窮兵黷武是爲了爭取「生存

（註一） 參考：吳承洛「形成戰後世界新秩序的一個科學思想」，桂林大公報一九四二年

八月三日，四日連載。

空間」。這些都各有部份的真實性。但嚴格言之，它們只是促成戰爭以現在的形態發展的第二重的或支節的因素，而不是戰爭底根本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根本原因是：現代人類社會底經濟關係底基本矛盾反映在政治關係上的國際間各種矛盾。

關於人類社會經濟關係底基本矛盾，已有很多名著，我們將不全圖重加分析，我們只想考察一下現代國際政治關係上的各種矛盾，因為它們是這次戰爭底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國際政治底矛盾主要有兩種：

第一，兩種社會體系底矛盾（註二），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各國與蘇聯的矛盾；

第二，資本主義世界底內在矛盾。

後一矛盾主要又分呈兩種面目：

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主要表現為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英、美、法）與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德、日、義）間爭奪世界霸權，爭奪殖民地和市場的矛盾。故一稱之為「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間的矛盾；

（註二）普通稱之為思想的矛盾，但思想一詞並不能概括其內容。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弱小國家，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民族）間的矛盾。

這三種矛盾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在國際政治關係中存在着並發展着，演成一種三角鬥爭，其中支配的是社會體系間的矛盾與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它們決定了二十四年來國際間一切主要的政治的鬥爭。

這些鬥爭底主要目的，是以外交的手段來消弭，調和或轉移支配的矛盾，使它滅跡或至少不尖銳化，以期避免政治的矛盾轉變為武力的衝突，避免爆發戰爭。

但由於現代人類社會結構底本質，國際間的根本的矛盾是不可能消弭或調合的；到了一切手段用盡，而矛盾反更趨尖銳化時，戰爭終於無可避免。

這，抽象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基本原因。

（二） 幾種戰爭

由於各種矛盾底性質不同，它們最終所引起的戰爭也各不相同。

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矛盾所會引起的是：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國家）的侵略戰爭；這種戰爭在弱小民族（國家）方面是：民族戰爭（民族自衛或解放戰爭）。例如中國的抗日戰爭。

兩個社會體系底矛盾在國際關係上所會引起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底反蘇聯戰爭；這種戰爭在資本

主義國家是侵略戰爭，在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底自衛戰爭，是愛國戰爭。

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所會引起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爭霸戰爭，簡稱帝國主義戰爭。

前兩種戰爭在抵抗侵略者方面，無疑是正義的戰爭。因為它們是反抗奴役和專制，保衛或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戰爭。

帝國主義戰爭在普通的條件下，交戰兩方面都是「一邱之貉」，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是分。但在特殊的條件下；「帝國主義戰爭」在某一交戰方面「有可能變為民族戰爭」（註三），如果它「在本身上又產生了一些以反對拿破侖帝國主義為目標的民族解放的戰爭」（註四）；同時，如果它「在本導的其他民族戰爭（愛國戰爭）是統一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法國軍隊幫助美國軍隊一起共同攻打英軍」（註五）。在這種條件下，戰爭在這一交戰方面也是正義的。

戰爭底各種性質，抽象地大體如上。

但現實的戰爭不一定是單純的一種戰爭，而可能是數種複合的戰爭。今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與

（註三） 伊里奇：「論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戰爭之可能。」

（註四） 同上：在這裏「拿破侖」可用「希特勒」或「法西斯」代替。

（註五） 同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就是上述三種戰爭相互錯綜的複合戰爭，在這裏，判斷戰爭底主要性質，不能隨意自定，必須依客觀的條件，鑒別哪一種戰爭是主導的戰爭。這些條件是：總戰爭中各個部份的戰爭底規模，其發展和結果底影響，以及其對於總戰爭底局勢和前途的決定性之比較。規模最大，影響最深，足以決定總戰爭前途的是主導的戰爭。主導的戰爭底性質才是總戰爭底主要的性質。

同時，戰爭底性質也不是固定的。它會隨着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在戰時的發展以及戰爭本身的演變而時時發生變化，當總的戰爭蔓延擴大，使新的部份的戰爭代替舊的部份的戰爭成爲主導的戰爭時，如果新的部份底性質與舊的不同，則總戰爭底主要的性質即要跟隨着轉變。

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在戰時的發展所起作用尤大；在某種條件下，它可能根本完全轉變戰爭底一切性質及其形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今日底主要的性質，在法西斯集團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在聯合國國家方面，是反侵略的民族戰爭。但在今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它是可能根本轉變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或其他內容形式完全不同的別種戰爭的。

最後，總戰爭底主要的性質雖被鑒定，然仍不能因此即忽略其各個部份所包含的其他特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今日在聯合國國家方面是反侵略的民族戰爭，然而其中若干部份，特別是太平洋戰爭，却包含着殖民地爭奪戰，包含着維持對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統治的戰爭底成份。這一特徵使戰爭

在這種場合特別顯得複雜。如果不看清它的特殊性，以及它在戰爭發展進程中與戰爭底主要的性質底辯證關係人們會永遠看不清戰爭底全部內容和面目。

只有把握戰爭底真正的主要的性質，觀察其發展傾向，同時探究其各部份的一切特徵，我們才能認識和估計戰爭底形勢和前途。

(三) 世界大戰底性質及其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全後有解決國際間的問題，正相反，它留下了而且增加了一些如前述的根本矛盾，這些矛盾種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因。在戰後底一個時期。兩個社會體系間的矛盾是主導的矛盾，但同時資本主義世界底內在矛盾仍然存在。這樣，第一種三角鬥爭在國際間展開着；第一方面是爭取戰後世界領導權的資本主義列強；第二方面是力圖鞏固革命果實，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第三方面是要求自由平等，爭取解放獨立的弱小民族（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民族）。但因為戰後十年中資本主義世界達到了相當的穩定，它的內在矛盾無由爆發；別方面，正因為那一矛盾依然存在，反蘇聯的戰爭也組織不起來。因此，當時的國際鬥爭雖已相當劇烈，然主要上仍是「幕後的」，隱藏的鬥爭。

一九二九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恐慌決定了整個國際局勢大轉變底開始。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感覺國際的和國內的內在矛盾底尖銳化。特別是新興的「無」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國內的矛盾格

外尖銳，法西斯主義抬頭，造成了最反動的資產者底獨裁，採取了對內加緊剝削壓迫民衆，對外實行帝國主義侵略底政策。她們堅決地要求新的殖民地，資源和市場，來緩和國內的經濟恐慌，緩和國內的矛盾。如果她們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她們就要用武力進攻奪取，於是國際的鬥爭終於表面化，戰爭已經不能避免。

這一發展不可避免地使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更趨于尖銳，漸至與兩個社會體系間的矛盾並駕齊驅的地步。然而，它的尖銳底程度尙未使它成爲整個國際間的主導的矛盾；因爲資本主義列強底政治軍事力量底對比，仍絕對有利于「有」的國家底集團，「無」的國家還沒有可能對她們啓覺。別方面，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間的矛盾雖仍尖銳，然因前者自己間的矛盾底尖銳更增，反蘇陣線更難組織，且蘇聯又逐漸強大，故反蘇戰爭亦仍難發動。在這種條件下，急于求取殖民地的侵略者底進攻，就不免地只有朝着抵抗力最弱的方面，朝着那些仍舊「獨立」的弱小國家（弱國和小國）。而且客觀的條件是非常適合的；由于「有」的國家間的矛盾，她們的這種侵略行動，不但未受前者底阻止，而且得到其中某些國家底明暗的縱容和支持（註六）。

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序幕，遂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我國東北四省開

（註六）例如英國對於日本侵略我東北，德國對於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

始。

在它的序幕階段內，從日侵東北到德滅捷克，第二次世界大戰底主要性質是：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國家）底侵略戰爭；在被侵略者方面是民族解放戰爭。

這一階段是世界大戰正幕底準備時期，也是國際間的矛盾飛速發展，國際間的政治鬥爭複雜尖銳至極的時期。這時期的政治鬥爭對於以後的戰爭性質底發展有決定的作用。

這些政治鬥爭底基礎，正是上述並駕齊驅地發展着的兩個主要矛盾底相互關係。它表現為另一種三角鬥爭——資本主義世界底兩個集團（「有」的集團與「無」的集團）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底三角鬥爭。

法西斯侵略集團（「無」的帝國主義集團）得到初步的侵略果實以後，其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已逐漸強大，漸至與「有」的集團平等，甚至凌駕後者的地步。她們雖仍舊高喊「反布爾什維克」，締結「反共公約」（註七）然她們已相繼提出以破壞「有」的國家底舊秩序為目的的建設「歐洲新秩序」和「東亞新秩序」的口號，而且逐漸侵犯到「有」的國家底直接的利益。

別方面，蘇聯則堅持她的一貫的反侵略的和平政策：在國際上一面援助被侵略而從事抵抗的弱小

國家，一面努力提倡組織集體安全制度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期全面保衛和平，抵抗侵略；在她本身的對外關係上，則盡可能與一切願意的隣邦維持友好的和事務的關係。她不對任何國家挑釁，但她決計對任何侵略自己的國家給與強烈的反擊。

「有」的資本主義列強（英，法，美），一面對着法西斯侵略集團對她們自己底日益增強的威脅，原可以而且必須與蘇聯和一切被侵略的弱小國家聯合，採取共同抵抗侵略的政策，但因為她們與蘇聯的矛盾仍舊銳尖，與若干被侵略的弱小國家亦有矛盾存在，她們不但不採納集體安全制度，反而推行鼓勵侵略的安撫政策（英，法）和縱容侵略的孤立政策（美國）。她們顯然是想用「嫁禍江東」和餵飽噍嘴的手段，來緩和自已與侵略者間的矛盾。

但侵略者底胃口是越吃越大的；同時，他們雖打着反共的招牌，然其實際侵略行動則總是我抵抗力薄弱的方向。由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經驗，他們深知這一方向在哪裏。於是，鼓勵和縱容侵略的政策終於招致了相反的結果：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終於尖銳到了成爲國際間的主導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正幕因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英法對德義的戰爭，在歐洲爆發。

從這時起直至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爲止，世界大戰底主要性質，無疑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爭，因爲戰爭在雙方，都是爲了爭奪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爭奪殖民地，資源和市場；在英法方面雖不無含有反侵略的性質（註八），然主要地仍是保衛帝國主義的權益，保衛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保衛殖民地

的戰爭。這時候，中日戰爭雖仍在進行，但它不是主導的戰爭，不是能夠決定全局的戰爭，而且在當時與歐洲大戰尚無直接關係。

歐洲大戰爆以後，雖資本主義世界兩大集團已到絕對對立的地步，它們間的矛盾已成爲國際的支配的矛盾，然而，以前述兩種主要矛盾底相互關係爲基礎的國際政治鬥爭却並未消弭；正相反，且跟萬花筒一樣，更複雜化起來。

這一期的鬥爭是在下列的條件下進行着的。

第一，蘇聯底超然局外，獨立自保；這是集體安全制度不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被拒，歐洲和世界和平無可保障後不得已的舉動。

第二，日本雖早與德義沈瀆一氣，歐洲西綫戰後並加入三國同盟，然尚未正式對英法作戰。這是因爲她要保留行動自由，以便觀看風色，投機取巧；同時她因侵華消耗，參戰的準備尚不夠。

第三，美國雖完全在英法一邊，然因國內親法西斯的孤立派份子多方阻撓，軍事準備一點沒有，亦尚保持中立。

在這種條件下，英法（主要是英國）本當盡力爭取一切可能的與國到自己方面，一面設法拉攏美

（註八） 正因爲它含有此性質，在德國侵蘇後才能變爲真正的反侵略戰爭。

國和蘇聯，一面儘量援助中國，首先解決日本，以孤法西斯軸心之勢，特別是在德國未在西綫獲勝以前。但她們除拉攏美國之外，却依然繼續過去的政策，反而儘量獻媚日本，甚至不惜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爲代價；至對蘇聯，則簡直以敵人看待，甚至企圖放開德國而冒昧進攻蘇聯，以冀轉變戰爭底整個面目，直至邱吉爾上台，西綫大戰爆發後，才放棄這種幻想。（註九）

在德義方面（主要是德國）又是一種做法。她們自然努力拉攏日本，但却也不放棄與英法媾和的可能。德國與蘇聯雖表面修好，然她却深深感覺蘇聯是她的最大的威脅，她也願意轉變戰爭，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聯合進攻蘇聯，不過要在絕對有利于她的條件，在她的領導之下。西綫勝利以後，她更盡可能朝這方向努力，企圖與英國媾和然後轉而發動攻蘇。這也是一種幻想。

德國在西綫的勝利帶來了與這種幻想相反的結果；它只有使德英之間分裂成爲鴻溝的矛盾愈益加深。在邱吉爾領導之下，英國雖形勢更危，然她的人民底反侵略抗戰的意志却更堅強起來，她的政府對於國際局勢的認識也較前正確，方針也較前恰當。同時，美國政府和人民以目光遠大的羅斯福總統爲首，也逐漸剋服了孤立派，逐漸增強了反侵略的意志，不但對德國，並且對日本逐步採取日漸強硬的立場和行動。

41

在這種條件下，希特勒仍沒有從他們的幻想中覺悟。他以為只要他發動「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社會體系的矛盾就可以由他的主觀想像提到第一位，消溶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內在矛盾；英國會立刻與他講和或至少實際停戰（他事先已派他的右手赫斯去做這工作）；日本會立刻進攻西比利亞；美國必然觀望；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連被他吞滅蹂躪的在內，都會雲仰景從，跟着他去進行現代的「十字軍」遠征。同時，他對於他的武力底瘋狂的迷信，更使他以為即使英德不和，日本不夾攻，「十字軍」組織不起來，他的納粹德國底單獨的力量，也可以迅速解決蘇聯，然後掉頭來對付英國或任何國家。

這樣，希特勒背信忘義，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發動了進攻蘇聯的戰爭。

蘇德戰爭底爆發，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全新階段，轉變了大戰底性質，轉變了整個世界底局勢。

首先，邱吉爾在當日就粉碎了希特勒的幻想，宣佈與蘇聯並肩抗戰。隨着美國也宣佈援助蘇聯。這種發展，使過去國際的烏烟瘴氣立刻開始澄清；使反侵略公國間的一切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矛盾——開始統一於一個主要的矛盾，法西斯侵略國與民主反侵略國間的矛盾之下，使世界大戰底性質，依承着主導的，足以決定全局的蘇德戰爭，在反侵略集團方面，統一為一個基本的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或愛國戰爭，無論中國抗日，蘇聯抗德或英國抗德都

是一樣，因為英國的與蘇聯一致繼續抗德，無疑地在本身上產生了以反對希特勒法西斯帝國主義為目標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且英軍並與蘇軍一起共打德軍。這一發展確定了戰爭在反侵略集團方面底基本的正義性。

由于這發展，戰爭在反侵略集團方面更得到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進步的和主張公道的人民大眾底擁護；反侵略戰爭底基礎擴大到了包括全世界人民，連侵略國底和平反戰人民在內的可能。同時，蘇聯紅軍底英勇的勝利的抵抗粉碎了一切德軍無敵的神話後，反侵略國家和反法西斯人民底勝利的信心尤被鼓舞起來，過去的一切悲觀全被掃蕩。因此希特勒乃至一切法西斯強盜底幻想又受了雙重的粉碎打擊：他想組織反蘇的「十字軍」，結果是造成了反納粹的「十字軍」；他想獲得迅速的決定一切的勝利，結果是第一次遭遇了悽慘的失敗，而且面對着全盤慘敗的暗影。

這一發展留下的未決的因素是日本侵略者的問題。日本雖未如希特勒和一般人底預料立刻進攻蘇聯，但她無疑地却在加緊準備參加戰爭，參加她的西方法西斯盟國對一切反侵略國家底總進攻。英美面對着這一局勢，自然應該而且可以乘着德國不能在西綫進攻的時候，聯合抗日的中國，集中全力，採取主動首先迅速解決日本，根本消滅後顧之憂。但她們沒有採取這一方針，她們雖對日本加強了壓力，然其目的不在根本解決日本，而在用威脅利誘的兩面政策，壓迫日本脫離軸心。這雖不是過去的安撫政策底單純的繼續，然而仍舊是一種政治上的幻想。造成這種幻想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安撫政

策底遺毒：第二，對德國過份高估而對蘇聯則認識不夠，恐怕德國迅速戰勝蘇聯後掉頭來進侵英倫（註十）；第三，對日本的戰爭力量低估。

實際上，如所周知，日本與一切反侵略國家間的矛盾，當時已到了絕對尖銳的地步，無論是對蘇聯或對英美，她之與德義配合進攻，已只是在等待時間和機會。由于她自己的經驗，她深知蘇聯不是好惹的角色，她對於德國的必然速勝，反沒有英美人士那樣確信，在希特勒對莫斯科的第四次大攻勢顯然失敗之後，她更決定了繼續找抵抗力較弱的方向，先對英美進攻。

於是，太平洋的大戰爆發。

太平洋大戰不但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全貌，並且更確定了世界大戰底性質。它協助着澄清了整個世界底局勢；最後明確地劃分了世界大戰底兩個壁壘——侵略者與反侵略者底壁壘；它使光明與黑暗底生死搏鬥有了總清算底可能。

但是，太平洋大戰雖沒有改變世界大戰底基本的性質，然對於後者却有很重要的補充。太平洋大戰具有它自己的特徵；它顯呈了新的，過去沒有和有而不完備不顯明的一些戰爭形態；它提出了關於

（註十） 蘇德戰事初期時，英美軍政界高級人員和軍事專家均認德國必獲閃電的全勝。參

考美國 Joseph Davies 氏著 'Mission in Moscow'。

戰爭的新的問題。

(四) 太平洋大戰底特徵

太平洋大戰在聯合國方面，主要包含着兩種性質的戰爭：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抗戰）和列強的爭霸戰爭（英美對日本的戰爭），這兩種戰爭在今日的國際條件下已統一於唯一的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然却沒有因此即完全喪失其各自獨特的內容。這些內容，特別是太平洋列強底爭霸戰底內容，使大平洋戰爭比一切其他方面的戰爭都顯得複雜。

欲澈底明瞭太平洋戰爭底複雜情形，必須首先看清兩個因素：

第一，戰爭底形態的因素。在弱小民族或社會主義國家抵抗侵略的戰爭中，戰爭只能以唯一的形態表現，即，交戰兩方底對戰。但在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列強底爭霸戰中，戰爭却可能取兩種不同的形態：（一）交戰兩方本身的對戰；（二）交戰國在殖民地的對戰，亦即實際的殖民地爭奪戰。第一種戰爭形態是簡單的，因為戰爭只涉及交戰兩方。殖民地爭奪戰則異常複雜，因為它所牽涉的除交戰兩方外，還有一第三方，即殖民地民族。

這種形態的戰爭有三種可能的發展：（一）殖民地民族完全同情擁護保衛殖民地的統治國，並且參加戰爭；這種發展最利於保衛者，因為戰爭因此即單純化為第一種形態。（二）殖民地民族中立；

這使保衛者已蒙多少不利。因爲不能得到當地人民底援助。(三)殖民地民族乘機展開民族解放運動，甚或公然反抗原來的統治國；在這種發展下，殖民地保衛者將陷於完全不利。

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底主要戰爭形態正是殖民地爭奪戰。

第二個因素是太平洋反侵略陣營底內在矛盾。在目前的條件下，太平洋上資本主義的反侵略的列強(英美)與蘇聯乃至中國的矛盾大體上已經暫時統一於反對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了，然而她們(特別是英國)與殖民地民族的矛盾，却因戰爭的發展反而更尖銳化起來。

由于以上兩個因素，太平洋大戰在過去階段中，並且十分可能在今後的新階段中，如果戰爭發展到印度——發生了這樣的矛盾現象：

一方面，在基本的反侵略戰爭，即反對壓迫他民族，反對掠奪他民族底土地資源的保衛自由民主的民族戰爭中，反侵略國(英美)在太平洋方面(東方)却遭遇了民族問題，遭遇了殖民地人民底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

別方面，日本所進行的無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即壓迫掠奪他民族的戰爭，即使他所進攻的是英美荷蘭底殖民地，她的最終的目的無疑仍是壓迫和掠奪這些殖民地底民族，然而她却打起「逐驅英美帝國主義」，「東亞民族解放」的口號，而這些口號過去也竟發生了相當的作用，特別是在緬甸。

這一複雜的矛盾，表現爲一種全新的三角鬥爭：日本與英美和英美的遠東殖民地底三角鬥爭。殖

民地的民族大多數不一定同情日本，然而他們却對殖民地保衛者——英美——展開民族解放運動。

由于這個三角鬥爭，太平洋的（東方的）反侵略戰爭在殖民地爭奪戰底階段中，顯呈了與歐洲的反侵略戰爭完全不同的面貌。在歐洲，一切弱小民族底同情都在反侵略國家方面；歐洲若有民族解放運動，它無疑是反對德義法西斯帝國主義，是完全不利于侵略者的。在東方，則殖民地民族——馬來亞，緬甸，東印度羣島，菲律賓以及印度——對反侵略國的最好的態度只是維持中立，其中一部份人民甚至為侵略者作帳；從而，東方各殖民地若有民族解放運動，則運動在目前主要是不利于反侵略國家的。於是在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中，殖民地爭奪戰底發到了前述第二第三兩種可能。

我們不能因此印一味批評殖民地民族人民底愚蠢無知，或咒罵那些有意無意地做了虎帳的殖民地人民為「緬奸」或「印奸」；實際上，這樣的批評或咒罵只表現了我們自己的愚蠢無知。

殖民地民族人民所最感痛苦的是他們的切身的壓迫，他們所力求解除的，是他們自己身上的枷鎖；而在他們眼見着機會來到，統治國底權力開始動搖時，他們自必乘機起來企圖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是自然的願望，也是必然的發展。他們所見的機會也許是虛幻的；它也許會帶來比過去更殘酷的壓迫，但被切身的痛苦傷害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的人們，自難免有飢不擇食的舉動。

日本強盜底「東亞民族解放」口號自然是欺騙的，然而對於多年來力求解放而不可得的民族人民，自難免引起一種幻想的憧憬。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壓迫無疑是全世界最野蠻最殘酷的，然而

對於忍受着另一種現實的壓迫的民族，却很可能只會給與一種遼遠的，未必盡然的感覺。

聯合國家（英美）的戰爭也許是反侵略的，然而在殖民地人民看來，却實際上不過是爲了維持過去的侵略底果實。聯合國家的戰爭也許是保衛自由民主的，然而從殖民地民族人民的立場上設想，它對於沒有自由，沒有民主，而且不能希望從它得到自由民主的人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民族運動主要是敵對切身壓迫的；二十年前，斯大林在「論民族問題」裏，對於這一真理，曾舉出如下的實例：

「在喬治亞，如果沒有稍爲嚴重的反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那麼，這首先是因爲在這裏沒有俄羅斯人的地主或俄羅斯人的大資產階級，可以在羣衆當中滋生這種民族主義。在喬治亞，有一種反亞美尼亞人的民族主義，這是因爲那裏還有亞美尼亞人的大資產階級，這種大資產階級擊敗了小的尙未強固的喬治亞的資產階級，推動後者走向反亞美尼亞人的民族主義。」（註十一）

另一位哲人一百年前（一八四八年）在「新萊茵報」上反對德國政府鎮壓義大利，波蘭和波布米

（註十一） 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夏芮，張仲實譯，一九三九年生活書店版。喬治

亞在帝俄治下是被壓的弱小民族，但壓迫主要是從當地的亞美尼亞大資產階級來
的。

亞等國底民族運動的政策時，也會道出了此中的癥結，他說：

「法國人，甚至在他們以敵人的資格跑去的地方，也善于博得人們的感激和同情，而德國人呢，處處不受人感激，處處遇不到人們的同情。」

這些歷史的實例應用在今日太平洋大戰中的民族問題上的涵義，不說自明。

殖民地民族問題是太平洋大戰乃至整個反侵略戰爭今日和今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在太平洋大戰過去階段中，它已使聯合國國家遭遇極大的不利；今後在更重要的印度戰場，它也許會以更嚴重的形式表現，也許會使聯合國國家（特別是英國）蒙更大的不利。

而且它將不但表現在遠東，並且表現在近東和整個中東。中東的戰場在過去本已包含這一問題，不過因戰爭局勢並不嚴重未曾尖銳化。今後隨着中東戰事底發展，它不可避免地將日益尖銳起來。如果侵略者底新政勢是來攻印度和中東，則很可能地，從孟加拉彥到東地中海，竟會普遍爆發不利于聯合國底「民族運動」，在法西斯侵略者煽動操縱下的「民族運動」。果爾，則整個反侵略戰爭局勢將受極大的不利的影響。

解決殖民地民族問題，是今日聯合國國家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五） 怎樣解決殖民地民族問題？

在目前戰爭中的條件下，聯合國家欲解決殖民地民族問題，主要有三個可能的方法：

第一，以絕對強大的武力，一面抵抗外來的進攻，一面澈底壓服內在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二，單純用武力抵抗外來的進攻，對殖民地民族的要求置之不理；

第三，推行正確的政策，使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與反侵略戰爭合流，使殖民地人民參加戰爭，抵抗侵略。

第一法是最簡單的，而且也許是最合于統治國若干人底胃口的。但問題是：在目前的條件下，有殖民地的聯合國家有無這樣力量，能否遣那樣絕對強大的兵力于殖民地？

第二法並不解決問題。

惟有第三法是最理想的方法；如能成功，不但將保證勝利，並且對於戰後的和平，將有極大貢獻。問題是在：推行怎樣的「正確的政策」，和那政策怎樣推行？

回答這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指出一個前提，即，如果想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與反侵略戰爭合流，如果要殖民地人民參戰，必須使殖民地人民認識：反侵略戰爭底利益與他們的民族底利益是一致的，反侵略戰爭就是他們自己的戰爭，是保衛他們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民族解放戰爭。進一步，如果想他們有所認識，即首先必須使他們有利益可以爲之而戰，使他們有自由民主可以保衛。

關於此點，美國一位政論家克萊伯說得很透切。他在考察了中國，印度，埃及等地後，於一九四

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對我國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說：

「此行結果，深感同盟國尙未能說明其在亞洲作戰之目的，主要原因所在，端由同盟國根本未明瞭其立場如何。……」

「亞洲境內自由民族僅中國一國，爲本國自由而戰之民族亦僅中國一國。其餘地方之土人認爲參加作戰等於維持過去之統治，此外並無意義可言。……」

「亞洲境內目下正有一種新的力量瀰漫全境，即一致要求自決之呼聲。不論戰爭結果如何，此種趨勢萬難遏制。同盟國若僅以恢復原狀爲辭，則亞洲千百萬人民，必將袖手旁觀，絕不肯一加援手。」（註十二）

很明顯地，克萊伯底意思是：聯合國（英美）若想亞洲五千百萬人民「一加援手」，即必須說明「作戰之目的」，必須答復亞洲人民「要求自決的呼聲」。這確是一語破的之論。

但是應該怎樣說明，怎樣答復呢？

美國前亞細亞艦隊司令顏露少將在他的「告中國人民書」裏，會有這樣的建議：

「……大西洋憲章之規定已明白說明：舉世所有民族均有自由選擇其政府形式之權；其未

能享有此種權利者，亦應悉有自治之權。……太平洋憲章之擬訂，業已刻不容緩。……本人認爲大衆之福利與政治自由應爲太平洋憲章之基本原則。榨取殖民地之時代已成過去。……」

（註十三）

顏露的建議是完全正確的。聯合國（英美）若能在此時本「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以「大衆之福利與政治自由」爲基本原則，再制定一份「太平洋憲章」，其道德的效果將十分宏大，將使亞洲除中國以外「其他地方的土人」明白聯合國家戰爭的目的不僅是爲了「維持過去之統治」。

但再宣佈一個「太平洋憲章」至多不過是說明在亞洲作戰之目的「而已，並沒有答復「要求自決之呼聲。」若以「憲章」而論，「大西洋憲章」從一九四二年元旦日廿六國底共同宣言一致擁護後，實際已成爲「全世界憲章」。那憲章裏關於民族自決權，在第二第三兩條曾有明白的規定：

「第二條：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英，美）不願其實現：

「第三條：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

「大西洋憲章」既已實際成爲二十六國的共同「憲章」，且殖民地如印度者亦已參加「擁護」，

（註十三） 中央社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舊金山電，重慶大公報四月四日載。旁點我加的。

如上述兩樣內所謂「民族」，當不僅限於歐洲的民族或被條約侵略以前尚言獨立之民族；所謂「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政府形式之權利」，當不僅限上述那些民族之權利，所謂「未經有該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所謂「各民族……權利不極遭剝奪」，當不僅限於德國日所造成之領土改變和所剝奪之權利；所謂「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當不僅限於上述那些民族之主權和自主政府。

問題是十分顯明的：只要「憲章」不僅僅是「憲章」；只要它的範圍不限定得那樣狹隘；只要不徒空談，而用事實證明其尊重一切民族，不管是歐洲的或亞洲的民族，「獨立的」或殖民地的民族，底自決權；只要能先把自己的力量現在就可以恢復的那些權利被剝奪的民族底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恢復，一切均將迎刃而解。

前述的那位哲人指出了「德國人處處得不到人們的同情」之後，繼續說：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凡一個民族在其全部歷史中曾使自己變成壓迫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具——這樣的民族應當早發在事實上證明自己的革命性，放棄自己的以往，宣佈一切被壓迫民族底自由——這便是應當成爲這種真正的革命性底明證。」

他更不厭重複地着重地申述：

「革命的德國會應當放棄其過去一切的行動，特別是對它的鄰國人民應當如是。它在宣布自

己·本·身·的·自·由·時·，·同·時·會·應·當·宣·佈·它·所·壓·迫·到·現·在·的·各·國·人·民·底·自·由·。」（註十四）

太平洋大戰對於聯合國方面，過去和目前的基本問題，只是前述的侵略者，反侵略者與殖民地的三角鬥爭。但如果聯合國（英美）能「在事實上證明自己的革命性，放棄自己的以往」，「宣佈它所壓迫到現在的各國人民底自由」（註十四），解決自己與殖民地間的矛盾，變三角鬥爭為一切反侵略民族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她們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矛盾不是僅僅一方面能解決的；解決的主要關鍵固然在統治國手裏，然而同時也必須殖民地民族人民能認識他們的民族運動在當前的特定的條件下底目的和任務。他們不能僅僅看見他們的民族底利益，而必須同時顧到大多數的其他民族底利益乃至全世界人類底利益。

「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的教育重心，必須在於他們底宣佈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矛盾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黨人却應當以我們的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中的第二個詞為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可以既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X Y Z 等等國家，而且不違反他為國際主義者底義務。無論如何，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份利益服從全體

（註十四） 旁點我加的。

利益。」（註十五）

在今日的條件之下，這一段名言可以作如下的解釋：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目的，自然是爭取本民族底自由，但同時它應該而且必須有一個更大的，更基本的目的，即，反對法西斯帝國主義底侵略和暴政，爭取一切民族，一切人民底自由，因為，如果不能粉碎法西斯侵略暴政，不能保障全體的自由，殖民地民族底自由決不能爭得，即使爭得，亦不能有保障。

只顧目前的痛快，不管將來的後果的飢不擇食的手段，如太平洋大戰過去階段中若干殖民地底一部份人民之所為，是完全錯誤的；它不但危及全體的利益，且將根本損害殖民地民族本身底利益。殖民地人民必須認識，借助於另一個帝國主義，而且是極頂野蠻，極頂殘酷的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或納粹帝國主義，是絕對不能獲得民族解放的；正相反，那只會使他們更沉淪於民族壓迫底深淵。

因此，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任務在今日，不能只是單純地爭取民族自由和分立（獨立），而必須是爭取自由獨立來參加和共同進行反對法西斯暴政的戰爭。

如果今日的殖民地民族運動者對於他們的目的和任務能有這樣的認識，前途的矛盾底解決是毫無問題的，只要同時統治國亦採取正確的政策。

今日東方殖民地民族運動者是否以此認識呢？有的，肯定地有的，雖過去若干殖民地底人民雖有爲虎作倀的可痛的行爲，然而大多數殖民地的人民，特別是他們底負責的領袖，却無疑地有這樣正確的認識。作爲東方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主要中心的印度底國民大會黨底領袖，如尼赫魯，即如此。看透了日本強盜底假面具，他知道世界今日底主要危險所在，他努力設法使印度人民都有可能參加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他說明印度人民必須獲得自由，才能辦到此點：

「日人所稱彼等將前來印度，使吾人自由一說全然荒謬，此點可由日本在中國及朝鮮之暴行顯然表明。」（註十六）

「余確信德日倘在此次戰爭中獲勝而控制全球，實爲世界之悲劇。余願以更有效之方式，在世界之戲劇中，盡其一份責任。余前次之所以欲盡力與英政府獲得協議者，其原因即在此。」（註十七）

「吾人之頭腦中所時時受擾亂之問題，即吾人能否使印度成爲有組織之抗戰單位，使印度人民感覺戰爭爲彼等自己之戰爭。」（註十八）

（註十六） 路透社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新德里電，桂林大公報載。

（註十七） 路透社四月十二日新德里電，桂林大公報十三日載。

「余等咸望印度全體人民均有抵抗日本侵略之意志，決不屈服。……但在目前英國所推行之制度及政策範圍內，欲求實現上述理想殆不可能。……惟有成立印度自由政府，並獲得全體印度人民充份的合作與善意，印度防禦問題方能期其有效。」（註十九）

殖民地民族運動者既有這樣的認識和立場，那麼，解決統治國與殖民地間的矛盾的責任，主要就落在統治國底肩上了。

也許有人會懷疑殖民地人民獲得自由後，是否會真正一致起來參加反侵略戰爭。這種懷疑是毫無根據的。事實告訴我們：美國僅僅因為過去對菲律賓人的政策比較開明，且允許了菲人于一九四六年獨立，這次在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中，在菲律賓即沒有受到與英國在緬甸和馬來亞相等的民族問題底痛苦，而且得到若干菲軍忠勇助戰。殖民地人民如果能真正得到他們祈求多年的自由獨立，他們必然會誓死保衛它們，抵抗新的侵略者。

而且，聯合國家（英美）如能自動地解放她們的殖民地，將不但增強自己的力量，且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會直接給與極嚴重的政治的打擊，如所周知，日本帝國主義與它的殖民地間的矛盾是特別深刻

（註十八） 路透社四月十二日新德里電，同報十四日載。

（註十九） 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倫敦電，桂林大公報三十日載。

的，目前僅因它的武力太強，聲勢亦大，暫無可能爆發為公然的衝突。聯合國家底革命的舉動，將是鼓動今日在日本法西斯強盜壓迫下的一切殖民地民族底武裝反抗的號角。

在那種發展下，目前太平洋上聯合國家底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將成為東方一切民族聯合反對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日本強盜底欺騙將完全失效，日本強盜將處處碰到敵人；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不敗何待？

戰爭在聯合國家方面底正義性，是立基於她們底陣營中的社會體系間矛盾和國家間矛盾在反法西斯的，反侵略的，保衛民主自由的戰爭中底統一；同時，這些矛盾底統一，也奠定了聯合國家底勝利底基礎。但如果她們不能把殖民地統治國與殖民地被壓迫民族間的矛盾也在這一戰爭統一起來，如果她們不能使其自由民主戰爭中的一切人民都獲得自由民主，如果不能使其反侵略戰爭中的一切民族都解除過去的侵略所造成的枷鎖——則她們底戰爭底正義性將仍不够澈底，她們底勝利底基礎將仍不能鞏固。

「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註二十一）。

第四章 暴風雨的前夕

(一) 北進和南進

論日本帝國主義膨漲政策者，莫不知日本有大陸路線和海洋路線，亦即所謂北進與南進之分。一般言之，大陸路線底進攻目標是中國和蘇聯底東方領土；海洋路線底是英美法荷在遠東底殖民地乃至整個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

這兩條路線底相對的對立，過去曾引起不少人底誤解和錯覺。因為大陸路線底主張者主要是日本陸軍軍閥而海洋路線底則是海軍軍閥，若干人更會從而逾份地誇大兩種軍閥間的矛盾。實際上，兩條路線底對立所包含的並不是「是否」的問題而只是先後的問題。如有名的「田中奏摺」以及今日一切日本侵略的辯士底言論所表明，日本帝國主義膨漲政策底最終目標是「八紘一字」。所謂「八紘一字」者，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謂，大陸與海洋都在內；其在今日的實際的表現，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不少人過去又總是愛把進攻中國完全算在大陸路線底賬上，以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即是說明大陸

路綫已佔勝利，成爲帝國主義膨漲政策底主要的路綫。實際上，若肯稍稍深入觀察，即會認識進攻中國不僅是日本向大陸膨漲底一個步驟，同時也是向海洋膨漲底一個必要步驟。因爲，顯明地，日本帝國主義向海洋膨漲已不能和十八世紀的大不列顛一樣，僅憑海盜式的劫掠和武裝商人底蠶食，它必須準備與那些業已佔據一切殖民地的先進帝國主義列強進行大規模的海洋再分配戰爭（世界再分配戰爭之一部份）；如此，它即首先必須控制和佔據中國底遼長的海岸和東南西南諸省。

因此，日本底侵略中國，超然于北進和南進之外而又與北進和南進構成有機的聯繫，應該可以算是一種獨立的領土擴張行動；它與北進和南進同爲「八紘一宇」的膨漲政策底三個主要部份之一，而且是先決的部份。

但日本侵略中國不僅是一個目的而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一方面，它是作爲其「資本積蓄及其本身的鞏固化底最主要的源泉之一」的對殖民地人民之榨取及戰利品之掠奪底加大規模的繼續；另一方面，它是再分配世界的帝國主義大戰或進攻蘇聯的戰爭底戰略的準備。日本侵略中國，不但沒有解決大陸路綫或海洋路綫之「是否」，甚至並未決定北進或南進之「先後」。只有在侵略了中國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才到了膨漲路綫底歧途——它才必須決定：究竟是先北進或先南進，或南北並進。

一九三一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底領土膨漲政策，是由一九二九年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恐慌極

度尖銳化了的它底內在矛盾以及它底先天的貧乏性決定的；同時，它底膨漲底路線則鮮明地反映它底外的對立——日本作爲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底對立，以及她與其他資本主義列強底對立。日本在北進南進兩條路線間之徘徊，本質上是在國際間的兩個總的矛盾之間的徘徊。日本對於兩條路線的選擇不是有完全的主觀的「自由」的；它（日本的選擇）主要地必須被那兩個矛盾在歷史的發展中的消長關係來決定，換言之，即日本帝國主義在一定時期底膨漲方向，主要地必然要由那一時期底主導的，並且對於日本最尖銳的矛盾來決定。

抽象地看來，日本與蘇聯的對立是最基本的。因爲，一方面，蘇聯底富庶的遠東領土是日本帝國主義領土擴張底好目標。另一方面，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不但是日本侵略政策底障礙，而且是日本作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底根本威脅。然而，僅僅是這種抽象的考慮，並不能決定日本在任何時空條件下，必然先進攻蘇聯。祇要有比蘇屬遠東區域更好的目標，祇要日本與蘇聯的對立還未到絕對不能並存的地步，日本是可能先向其他方面進攻的。

就日本本身分辨矛盾底輕重，這是一。

進一步，日本本身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由于一切國家底政策和行動底國際性之日益增強，由于主觀的理想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客觀的發展影響或支配，決定日本底侵略方向的主要因素，常是當前的國際局勢或其發展傾向。當國際的政治經濟條件決定了資本主義世界底內部矛盾爲主導的矛盾時，日

本與英美底對立，作爲資本主義世界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對立底一部份，是不可免地要急劇尖銳化以至破裂程度的。但是，無論日本與英美的矛盾尖銳到什麼程度，即使發生了戰爭，自然也不會使日本放棄攻蘇的企圖。

最後的決定的因素無疑是客觀的形勢與主觀的條件底配合。正是這樣，日本在她本身的內在恐慌必須對外侵略來緩和，而她對蘇聯和對英美的矛盾都未到最尖銳地步，她自己的力量又尙不足以對她們作戰時，選擇了進攻中國爲她的最理想的出路。自然，這條出路只是第一步；它的發展須視新的形勢和新的條件。

.....

如果一切基本的，原則的因素被考慮後，而天平上猶未明白顯出輕重之分，則決定日本底選擇的，主要是兩個具體的條件：其一，對於它本身的現實的利益；其二，進攻對象底抵抗力。十一年來遠東的一切歷史發展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底刀鋒（和一切其他侵略者一樣）永遠是向着對於它收獲最大而代價最小的方向，換言之，即向着擁有較多的它所迫切需要的資源市場而抵抗力又較弱的方向。正是這兩條件，它們決定了日本在侵佔了我們的東北以後不繼續北攻西比里亞，而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大舉進攻我國本部；也正是這兩條件，它們決定了日本不於希特勒背信東侵後，一般人認爲最恰當的時機，發動對蘇聯的夾攻，而反掀起太平洋大戰，進攻英美荷蘭底遠東殖民地。

自然，日本底選擇並不一定是每次必對的，比如在「對支事件」上她就找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煩；別方面，這種專檢便宜的方針最終必然要遭逢絕境，因為侵略是越侵越遠的，戰爭是越戰越大的，最終必然要遇到勢不兩立的強頑的對頭。希特勒就是活證據。然則，在估計日本強盜（乃至任何侵略者）底政策路線和行動方向時，這兩個異常現實的因素却一刻也不能忽略。

英美，特別是英國過去對於日本底動向的估計，從而其對抗的政略和戰略，正犯了忽略或未能看清上述基本的和現實的一切因素的毛病。顯然地，她們以為日本帝國主義底膨漲慾是可以滿足的，它若推行了大陸路線，就可以放棄海洋路線；她們以為日本與蘇聯或中國的衝突加強了，就可以緩和她與她們間的矛盾；她們以為日本是完全隨風使舵的，沒有她自己的立場和她自己的要求。

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一九四一年「一二·八」的歷史事件，說明英美（特別是英國）過份強調了日本推行大陸路線的傾向，從而她的北進底必然性。爲了沒有勇氣面對自己所受的危險，她們只主觀地希望那危險轉向他方。不幸的是：她們與日本的矛盾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她們的和實際在她們控制下的遠東殖民地擁有日本作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十分缺乏的必要的資源和市場，而由於她們的政策和行動，她們正好表明了自己是抵抗力較弱的一方。別方面，在日本北邊的廣大土地上雖也有資源和市場，然其比較的價值却相差頗遠，而且在那邊，被侵略的對象又用事實證明了它的抵抗力

(二) 從蘆溝橋到曼谷

除了擴充海軍以外，在一九三七年「七·七」發動侵華戰爭以前，並無任何具體的事實可以顯示日本南進底傾向；甚至她的加緊無限制擴充海軍，也是一九三六年片面地宣佈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以後的事。但自蘆溝橋事變發生，隨着侵華戰爭發展，她的這種傾向却一天天明白顯露出來。

具體的徵兆是發現在一九三八年秋間武漢大會戰底末期。那以前，日本底侵略中國是仍被解釋爲進攻蘇聯底準備工作的；不少人對於日本之不敢公然干犯英美的利益，不敢冒險與英美正面衝突，具有大的信心，以致他們以爲日本決不會擴大戰爭到華南。但日本的法西斯軍閥並不這樣想。因爲當時他們在主觀上有那種必要，而客觀的條件又透露着適宜（註一），他們竟在那年十月中侵佔了素來被認爲英國獨佔勢力範圍的廣州；他們公然干犯了大英帝國底利益，而並未引起英日衝突。

進軍廣州一舉，歷史地看來，無疑是日本帝國主義正式南向膨漲底發端。然而，在當時，它對於

（註一）英國在淞滬戰事，許閣森被炸，「雷代拍德」號（H.M.S. "Ladbroke"）被轟等事件

中所表現的軟弱態度，使日閥確信無論她的在華利益被侵犯到什麼程度，英國決不敢出頭干涉。

日本仍只是軍事上不得已的一種冒險行動；因為大批軍用和其他物資之由廣州輸入和武漢會戰中我軍底英勇抗戰，使日本認為不佔廣州即不可能取得侵華戰爭底勝利。

在當時，最佔實力最跋扈的日本陸軍關東軍閥顯然是依然全力主張首先進攻蘇聯的。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張鼓峯事件以及那一時期蘇「滿」邊境日蘇兩軍底不斷衝突，是最具體的，最鮮明的證據。

但南北兩個極端的幾乎同時的兩個事件底極端不同的發展，使日本強盜深深地認清了客觀大勢底趨向——在北邊，侵略者遭遇了從來沒有的堅強的抵抗和挫敗，在南邊，受到侵略底直接的影響和遠大的威脅的人們則默然無聲。

廣州被佔之後，英國（乃至美國）之不但不能積極出頭干涉（註二），甚至並不消極地增強遠東殖民地，特別是香港底防禦力量，對於日本侵略者無疑是一種啓示。從那時起，日本侵略者才認識南進不但可能實現而且是可以早期實現的任務。從那時起，它才開始組織對英美法荷等國遠東殖民地進攻底第一步。

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南中國海的軍事行動之逐步擴大說明了這一步驟。她陸續佔了廈門，汕頭，海南島，西沙羣島，甚至遠在越南，馬來亞和婆羅洲之間的渺小的斯巴特萊島。這些行動底意義是非

（註二）這裏的意思非謂我們希望英國干涉。

常顯明的；它們主要地決不是爲了解決一對支事件^(一)，而是爲了奪取從台灣到南洋的一聯串的海陸空軍根據地。

常我們考察到日本南進的戰略形勢和需要時，我們就會認識這些行動底重要性。如所周知，日本進攻南洋的英美法荷殖民地，主要只有兩條路線：一是由太平洋的日本代管羣島（註三）直襲荷印底心臟部份；一是沿中國海岸南下，侵入南海。打擊菲律賓，越南和馬來亞。前一路線早在日本控制之下，且早已建立了充份強大的進攻的根據地（不問條約是否禁止在代管各島設防）。但在規模浩大到像日本南進那樣的戰爭中，單線進軍是不可能的，而且這種戰爭不能只靠海空軍底力量，必須海陸空軍全力協同；更重要地，歐美列強底遠東殖民地底主要堡壘是在馬來亞半島，特別是在新加坡，日本如欲南進，即必須對這一堡壘加決定的打擊。因此，在兩條路線之中，中國南海路線無疑是不但必須而且更重要的，而正是在這條路線上，日本在過去並無準備。

事情是像觀火一樣明白的，日本上述的一聯串行動是建立戰略根據地，組織南進準備的第一步。但這並不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眼光看到了南面之後，即忘記了北進。正相反，正當華南日軍開始準備南進之時，關東日軍却再發動了一次進攻蘇聯的嘗試，即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有名的諾蒙亨戰

（註三）

這正是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抵制美國而種下的禍根。

役。但是在這一次，日本強盜受到了比張鼓峯一役還要慘重的打擊，使他更加明白，北進確實不見得比南進容易。

其後，歐戰大爆發了。日本見英法有事于歐洲，在遠東更難採強硬立場，遂于事實上表現了更強烈的南進的傾向。一九三九年十月華南日軍進兵廣西省南甯，龍州，一面截斷桂越交通線，一面威脅法屬越南（註四）。同時，在華南，日本實施了對香港的事實上的封鎖；在本國和中國被佔區，她推行了普遍的反英運動；在國際上，她與英法底敵人德義軸心底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關係日益密切，儼然成了當時的聯合國家底未交戰的敵國，與美國對於德義一樣。別方面，日本對蘇聯的態度則在表面上顯有轉變；諾蒙亨事件經過數度談判停頓，終於由日本自甘委屈地解決了；蘇蒙「滿」邊界上每天必有的衝突，此後幾減至無有；尤其是德蘇不侵協定成立，歐戰爆發後，連日本著名的反蘇外交家白鳥敏夫都反而倡起「日蘇協調」論來。自然，這些事實並不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已放棄北進底夢想；正相反，它們只說明狡獪的日本強盜認識了當時非侵蘇時機，且日本即欲侵蘇，亦決不能像張鼓峯諾蒙亨那樣「率爾操觚」，而必須極周密極強大的準備和力量。

實際上，日本在歐戰開始至西線大戰間八個月裏的對外方針是：不管南進北進，均須一面準備，

一面待時。正因如此，她在中國改採了「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策略，在國內則開始擴充兵力，以便養精蓄銳，遲緩即發動新的侵略戰爭。

一九四〇年六月德軍在歐洲西綫的閃電勝利帶來了日本所夢想的南進的黃金機會。然而那機會來得太早了；因侵華而消耗了不少力量的日本還沒有來得及完成新的準備。但機會是決不能隨便放過的；日本固尚無與英國乃至可能的美國公然掀起戰爭的可能，但她對於分崩離析的維琪法國，則至少還可以打一下落水狗。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能立刻大舉南進，至少亦須乘機完成南進底第二步戰略準備——脅迫維琪屈服，進兵佔領法屬越南北圻。另一方面，爲了不再放過未來的機會，日本更按照德國閃電戰的標準，加緊積極改造陸軍和空軍。同時，她決定扔掉過去的假面具，加入三國同盟，公然與英美爲敵；別方面，她對蘇聯則改變策略，努力修好，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由松岡洋右親到莫斯科簽定日蘇中立協定，以求穩定後方。

從那時起直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日本強盜底新侵略行動底羅盤，無疑是指向南方的。爲了徹底完成從台灣到曼谷的整個進攻基線，日本並沒有停止在越南的北圻。在控制了海防河內之後，她又立刻挑起泰國與越南法人的鷓蚌之爭，而自己則以判官自居，在它們的「和平」解決中，攫取了對方的政治上，經濟上以及軍事上的全面控制。日本得以利用整個越南和整個泰國爲對英美作戰的根據地的祕密諒解，顯然地在一九四一年春法泰和約簽字時即以成立。其後七月中日軍之進佔西貢和太

平洋大戰爆發日，泰國准日軍過境協定之成立，實際上不過是預定計劃之實施和既成事實之公佈。

從蘆溝橋到曼谷，日軍南進底準備和部署已經完成了。

……

這一個延長的時期中，太平洋的反侵略列強在做什麼呢？明興政策在遠東的扮演，我們已不必復述；必須指出的是：面對着必然的敵人底逐步的進攻佈置，英美竟無任何真正有力的自衛準備。我們已經提過，英國在日本進軍廣州時底默然無聲怎樣啓發了日本的南進野心，但廣州的被佔猶可諉諸是中國人的事，大不則顯帝國△△既無爲中國抗日的必要，亦無那種苦心。奇怪的是：當南進的第一步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日本強盜已經橫行于整個南海，香港和菲律賓已經事實上被包圍時，英美仍絲毫未曾企圖在她們的遠東最前綫設防？

英國的開始匆匆佈置遠東防務，還是在歐洲西綫崩潰後。但在最初，她實行增兵的地點只是馬來亞。猶憶一九四〇年秋第一批澳洲軍開到新加坡時，從倫敦到香港的英國底宣傳是如何轟轟烈烈，簡直有平吞東瀛三島之勢！然而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新加坡陷落後，宣佈兵力太少爲失敗之「主要原因」的也正是倫敦！如所周知，馬來亞全境的英帝國軍，連戰爭開時後增援的在內不過十來萬人，而且大都是「雜牌軍」，裝配不精，訓練不良，尤其不熟悉當地的一切條件。新加坡若此，香港自不必談。

美國底增防菲律賓尤在英國之後；是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的事。其另一重要據點——關島——則始

幕未完備設防。

荷印本來是毫無自衛力量的。西綏崩潰後，荷印當局雖曾高喊建軍造艦，實際上主要是宣傳。她們所依賴的，先是英國，後是美國；英美若彼，荷印當然是門戶洞開。

就戰略的準備而論，英美也忽略了或放棄了一切必要的工作。顯明地，在日本南進的戰爭中，越南是必爭之地；它底控制幾乎可以決定戰局。然而如第二章所述，英美竟毫無鬥爭而把整個越南奉送給了日本。

越南既失，英美已經陷于不利的戰略地位了；不得已而求其次，爲了鞏固馬來亞和緬甸，爭取泰國即成爲生死攸關的必要。在香港時，作者曾和一位與英國官方有關係而誠實進步的英籍名記者談泰國的問題。他肯定地說，日本如果從越南再進一步，「泰國將是戰場」。作者相信他的話，也相信英美有爭取泰國的決心，並且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會有相當的努力。然而，「泰國是戰場」一語終成了我們共同的夢想！當時所發生的實情，在今日是明白的：日本于法泰衝突中買得了泰國甘爲虎俵的當局底祕密承諾之後，曾有意縱任英美在曼谷做一些無決定意義的宣傳和其他工作。她狡詐到這種地步，竟于發動突襲前數天還讓曼谷的電台廣播「泰國決心抵抗侵略」等表面反日的宣傳，使路透社或英國的其他情報機關去引起英國人底幻覺的安慰和自滿！

從盧溝橋到曼谷，在日本南進的序幕裏實際上只有一面倒的鬥爭。反侵略者在最後雖曾作絕望的

努力，然而大勢已去，他們是不可免地完全失敗了。反被無根據的幻覺招致了意外的打擊。

當南進契機未露時，被進攻的目標未能事先預防是猶可原諒的；當敵人逐步逼進，得寸進尺時而猶然視無覩或遲疑失機，則戰爭與災亂自然無可避免。

(三) 最後的悲喜劇

然而歷史的發展不是直綫的。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希特勒底背信進攻蘇聯，推翻了太多人底估計。日本強盜底估計亦不是例外。顯然，納粹侵略魔王事先並未把他的計劃告訴他的東方夥伴；否則兩個月前的日蘇中立協定決不會締結，而德軍侵蘇後日本朝野也不會那樣混亂，自以為功蓋當世的松岡洋右尤不應被人嘲罵到害起「病」來。

關於這一意外發展對遠東時局的影響，最初一般入底直覺的印象是：日本必然未幾夾攻蘇聯，被南進威脅着的英美荷殖民地當可以暫時安枕，但以後五個月的事實證明，這種印象是並無現實根據的。無疑地，日本底初步反應完全表現了她的一時的歧路徘徊。她立刻開始向我國東北四省增兵，顯示她有意配合德國進攻蘇聯；但另一方面，她同時（七月）也進佔了越南南圻，特別是西貢和岡蘭灣，又表明她決定按照原計劃南進。

這種矛盾舉動說明日本在當時並無肯定的決策，佔領南圻一舉，與其說是南進計劃底實施，毋

認為預防英美制先侵入越南，破壞她的計劃的步驟。在一個短時期內，尚以近衛文磨爲首的日本政府底方針似乎仍對南北都準備，對南北也都待機；不過此時不是過去那樣的備戰的準備，而是臨戰的準備。

這一時期，日本底統治層內部顯然發生極劇烈的意見上的鬥爭。鬥爭的內容如何尙難詳知。但很明顯的是：佔着支配地位的軍閥及其手下的法西斯份子對於上述繼續等待方針是非常不滿的；他們要求不論南北，必須立決立戰。

按當時的情形，支配日本強盜底決策的主要有三個因素：其一，一年半以來，日本強盜所全力進行的南進計劃和準備，對於勝利的可能，他顯然已有幾分把握，一旦突然改轍輾北進，這一長時期的努力將付諸流水；其二，日本人對於德國閃電戰勝蘇聯的可能，並不像英美人所估計的那樣高，且由于過去的經驗，他知道進攻蘇聯必須用數倍於南進的力量。其三，日本即使想北進，在戰略上也必須首先鞏固南方的外圍和奪取南方的資源（特別是食糧），以防英美進攻或至少封鎖。

前兩個因素是決定的。日本強盜既根本捨不得擱置南進，而七，八，九三個月蘇德戰事底發展又證實了蘇聯底力量之強大及德國閃電勝利之不可能。於是，到冬季將近開始的十月（註五），他的最

（註五） 冬季是西比利亞不能行軍而赤道下正好作戰的季節。

後方針終於發決了。

事後觀之，十月中東條英機的新內閣顯然已不是「臨登內閣」而是「戰時內閣」，而且它所要發動的戰爭不是進攻西比利亞而是進攻南洋的戰爭。它大概並未完全擱置北進的念頭；如果同月裏希特勒對蘇聯的第四次最大攻勢竟打下莫斯科，日本是十分可能和義大利一樣在背後劃及的。但東條內閣底第一個任務，無疑是進攻英美荷屬底遠東殖民地。（註六）

有人認為東條內閣之斷然決定掀起太平洋大戰，是在美日談判「決裂」以後。作者底意見完全相反。美日談判如確有「決裂」之事，當是在十一月廿六日美國明白宣佈她的立場以後。西半球的廿六日在亞洲是廿七日，從廿七日到十二月八日只有十二天。一個包括第一綫陸軍五十萬，海軍艦艇和運輸船隻數百艘，飛機二千架以上，渡海千哩的遠征行動，其全部動員，運輸，集結到前進基綫，以及完成一切戰鬥部署所須的時間決不祇十一天，至少要一個月以上。

實際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美日談判並無所謂決裂或不決裂；它根本是日本強盜有意佈置的一場烟幕。如美國國務院政治顧問賀恩柏克事後所披露：日本對美國的提議包括：

一使日本在中國獲得勝利的和平。且須同意採取某種過程，便利日本進一步，直接對蘇聯，

泰國，以及英，荷，葡，法等國殖民地與菲律賓採取征服行動。」（註七）

日本強盜不是白癡，他會不知這種「提議」美國決無可能接受了？美國既不接受，他還進一步要求美國表示「何種條款始能接受」。他又何嘗不知美國所能接受的條款他自己決不能接受？

由日本發動，以三國同盟條約底簽字人來栖三郎爲「殉道者」的美日談判，毫無疑問地，在日本只有兩個用意：政略上，把妥協不成的責任諉諸美國，以加強日本人民底反美情緒和緩和國內現狀維持派的反對對美戰爭；戰略上，爭取一個月的寶貴時間，以調運軍隊到最前綫。其中戰略的用意是主要的。

當美日談判進行時，美國有不少聰明人猜到日本強盜將於談判中突然進攻。羅斯福總統並曾於十二月二日向日政府質問日軍集中越南南部的理由，又於六日致函日皇，作挽回局勢的最後努力，可見他也確知強盜不懷好意。可嘆的是，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少將和他的部下，到了大戰前夜還在和檀香山的日本僑民胡天胡帝，不知死神已降臨頭頂！

（註七） 中央社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三日華盛頓電。桂林大公報廿五日載。

第五章 打擊

(一) 珠港奇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四時（夏威夷時間，十二月七日），日本的海軍飛機和潛艇特殊部隊奇襲夏威夷羣島中奧胡島底珍珠港，正式掀起了太平洋上的大戰。

關於這次奇襲沒有什麼可以敘述。它好比一陣狂風驟雨；人們剛知道它開始時，它便已經結束。但是它留下來的災亂却到現在還不能確實估計。在一遍數方里的地域上的數十分鐘底一面倒的屠殺和毀滅，幾乎決定了整個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底戰局；因為聯合國家在太平洋方面的主要武力，亦即美國海軍底主力——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集中在這個地域，而艦隊的司令官及其部下毫無防備，當敵機敵艇開始轟炸時還在夢中。

這一艦隊究竟受了多少損失，也許要等到戰後才會完全明白。據美海軍部長諾克斯親自調查後所承認（註一）計：主力艦一艘沉沒——「亞里松那」號（D.S.S. "Arizona"）；主力艦一艘傾覆——「奧克那荷馬」號（D.S.S. "Oklahoma"）但可以修復；充打靶用的舊主力艦「烏塔」號一艘沉沒（D.S.S. "Utah"）。

其他艦隻若干受傷；海軍員兵死傷三千餘名。日本方面的宣傳則稱：美方主力艦五艘沉沒——「亞里枯那」級一艘，「曼麗蘭」級（Manlyland Class）一艘，「維及尼亞」級（Virginia Class）一艘，「奧克那荷馬」級一艘，「烏塔」級一艘；重巡洋艦及其他艦艇「多艘」沉沒和受傷；美海陸軍員兵共死傷「二萬餘名」。

關於日方此役的損失更無具體記載。可知的是：其偷入珠港的潛艇幾乎一艘也沒有出來（註二），飛機亦損失不少。但與美方的損失比較，無疑是不足道的。

不管具體的損失數字如何，狡詐的日本強盜這次奇襲使美國太平洋艦隊受了極大的擾亂，使它不能立刻出動作戰，從而如邱吉爾所承認，與英主力艦兩艘在馬來亞海岸之被炸沉，配合使聯合國國家在太平洋上的原定整個作戰方略受了根本的打擊，使日本得到西南太平洋的制海權，使她在大戰第一階段中的勝利成爲可能——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別方面，這次奇襲底成功同時也暴露了日本底根本弱點。奇襲以後，日本並未以海軍主力與陸軍

（註一） 合衆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華盛頓電。重慶大公報十七日載。

（註二） 一九四二年二月政府宣佈，參加珠港奇襲的潛艇海員論功行賞，各晉二級，但所晉的級都註明「身後」，可以證明此點。

能同繼續進攻夏威夷羣島，徹底擊敗美太平洋艦隊，佔領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根據地，完全控制整個太平洋。她甚至未能勝利地進攻夏威夷前衛——中途島。她只陸續侵佔了未設防的美屬威克島（十二月十三日）和關島（同月廿四日），以及英屬吉爾伯特羣島（同月廿七日），勉強完成了對於西南太平洋的控制。

日本之所以如此，主要顯然有三個原因：第一，日本估計自己的實力，不能於開戰初即與美國太平洋艦隊來一次主力決戰，故在原定計劃中，沒有準備對夏威夷的主力進攻。第二，日本因欲使美太平洋艦隊疏防，俾奇襲得以成功，不得不有意把主力艦隊，留置本部，及至奇襲成功，再想出動主力，儘量擴大戰果，已經來不及。第三，日本原計劃擬以全力進攻南洋；她在這方面所用海軍雖主要祇是第三艦隊，輔以第一艦隊底一部份（航空母艦），但其海陸軍的第一綫航空部隊則幾已用盡，陸軍的所有精銳，除盤據中國本部和東北的以外，亦已調空，運輸船舶更已悉索敝賦，故不可能同時組織對夏威夷的龐大渡海遠征。

日本底這種根本弱點决定了她雖因種種條件之適當的配合，取得了戰爭初期的勝利，然而却沒有和不可能得到決定的勝利；因為她沒有而且不能在最有利於她的時機殲滅她的主要敵人底主要武力。這一武力留在她的翼側，永遠是對於她的心臟的極大的威脅，而且時間越長，她向南的進展越速。這一威脅也越大。在戰爭中，時機一去是永不再來的，等到南洋方面的攻略大體成功，因美機的飛炸東

京而感覺威脅底嚴重，再來力圖挽救時，日本底海軍却在中途島受了它有史以來沒有的重傷。因此，由於她底先天的缺陷，日本奇襲珍珠港一舉雖獲得意外的成功，然而這成功中却包含着重大的根本的失敗。

但這失敗是只在戰爭底久遠的發展中才會逐漸顯露出來的；在當時，發生支配的作用的仍是她的暫時的成功。由於這一成功，日本可以放心南進。

(四) 馬來亞的悲劇

日本在大戰第一階段獲勝的主要原因，除長時期的周密的準備外，是一些小心秘密佈置的意外因素。其中之一是珍珠港奇襲，另外有兩個發現在馬來亞戰役中：

第一是泰國政府在戰爭爆發之日即與日本簽約，准許日軍假道；

第二是英國東方艦隊底兩艘主力艦在開戰後二日即被日機炸沉。

第一因素顯然是完全出於馬來亞英當局意料之外的。由於狡詐的日本強盜有意囑使泰方放出些「決心抵抗侵略」的反宣傳，英方一直以爲泰國至少當有短期的形式上的抵抗，從而英軍可以實現「以泰國爲戰場」的希望，否則亦可得到鞏固邊境的必需時間。然而狼狽爲奸的日泰兩國顯然早有密約，故日本於開戰第一日，即以主力在泰國宋卡登陸，向西急趨，直入馬泰邊境馬來亞西海岸的吉打省，

英方在馬來亞的防禦組織是側重東海岸的；狡詐的日本強盜正好找到了它的弱點。

第二因素之發生效果一半是由於英方的不應有的錯誤——主力艦既沒有航空母艦掩護，又不得陸軍機協同作戰；另一半則因日方所採取的戰術全出英方意外——它純粹用特殊訓練的空軍來攻擊主力艦。同時，日方對於英艦隊開往作戰的根據地——康潭——及會戰的場所——康潭海面——顯有極正確的預料，等於完全由它自擇戰場，在有利於它的條件下作戰。因此，日方乃能用事先準備的轟炸機和魚雷機六十架，對疏忽無備的英艦隊由高空及海面集中攻擊，將「威爾斯親王」號（H.M.B. Prince of Wales）和「里伯爾斯」號（H.M.S. Repulse）同時炸沉。結果，英東方艦隊主力等於被殲，南洋海面完全被日本強盜控制。

馬來亞英當局對於日本之必然進攻是事先已經確知的，不比珍珠港的美方司令官危幕自安。但上述兩因素底影響，配合着英方自己的敵情判斷錯誤，準備不周，戰略戰術落後以及其他等等缺點，終使太平洋這一主要戰場上戰局的發展，比珍珠港還要悲慘，使整個南洋區域陷入無可救藥的境地。

馬來亞戰役底經過是一篇「敵進我退」的流水賬；它是枯燥的，但因為這裏的是南洋大戰中主要的戰役，我們不能不儘可能不厭求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馬來亞英空軍巡邏機發現日艦一隊掩護大批運輸艦，越過越南極南端的

東浦塞角，向暹羅灣駛進。這是日寇正式向馬來亞進軍的第一聲。

兩天後的清晨，新加坡市區，軍港和要塞，和珍珠港一樣，第一次受到日本飛機底突然轟炸。同時日陸軍一股由軍艦掩護，在馬來亞東海岸北端的科泰巴魯飛機場（一譯新高打）附近海岸企圖登陸，據英方宣稱立被擊退；但在其南十五英里的沙巴克登陸的另一股則獲得成功，即向新高打推進。

英方在馬來亞東海岸的防禦似乎是相當堅強的。但日陸軍的主力，顯然不是由新高打附近，而是由泰國南境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陸越過克拉地峽，向馬來亞西海岸，檳榔嶼對岸的巴特英士飛機場進攻。這一着顯然找着了英方防禦計劃的弱點；防守邊界的澳洲軍一師和印度軍一旅，因後路被紆迴，立即開始撤退。新高打遂於開戰後第三天即淪入敵手。

其時，英東方艦隊兩主力艦已被炸沉，日寇的空軍又因數量的優勢獲得了制空權；馬來亞戰局對於英方之不利已明白顯露。最初數日，日軍底進展尚不甚快，但一星期後，日寇兵力激增，英方則在陸空兩方面均劇感增援的困難，戰局遂開始急劇變化。

十二月十七日，新加坡與仰光間的重要聯絡港——檳榔嶼——未經激戰而淪陷敵手，同時英軍完全退出馬來亞東北部的吉打省，先據穆打河設立防綫，兩日後又續退至孫吉河南，放棄威士利省。

西海岸英軍這種節節敗退的行動，無疑地影響了東海岸的防務。十二月廿二日，新加坡官方公佈撤出吉連丹省，戰場移至怡保附近，英軍據守霹靂河一綫希望在全馬來亞最峻險的山陵地帶阻止敵軍

底攻勢，保衛吉隆坡底大門，新加坡底外圍，馬來亞中部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和經濟要害——錫業中心的怡保。

此後數日，戰事表面上相當沉寂，但這沉寂只是新的風暴前的平靜。當英方以為獲得喘息時間，可以重整陣容時，日寇恰好在佈置新的戰略迂迴運動。廿七日，戰事復起，正面的日軍強渡霹靂河。英軍正在抵抗之際，忽發現他們的後方，怡保底西南已有了敵軍，於是又按照舊例大舉後撤，而怡保復輕易陷入敵手（十二月廿九日）。其後二日，東岸的重鎮康潭亦相繼陷落。

據新加坡英官方底解釋，「英方始終無堅守怡保之決定。英軍之撤退是按照預定計劃而行，目的在退至較為有利之地帶……。」（註三）

但事實告訴我們：過了怡保，從泰馬邊境到新加坡的路已去了近一半，敵軍開始進入馬來亞南部，那裏地勢比較平坦，遍地橡園，鐵道公路縱橫，除柔佛北部的沼澤區域以外，簡直無險可守，英方又不能執行焦土政策，所謂「較為有利之地帶」已經是不能找到了。

至怡保和康潭陷落為止，馬來亞北部的戰事已經終結。三個星期內，我們沒有看見一次真正劇烈的戰事。日寇一貫地利用其兵力優勢，並以當地土人做嚮導，抄小路，作迂迴，特別是沿英方防務鬆

懈的西海岸。英軍一貫地「保全實力」，全師撤退，絕不企圖據守有利的地形，北部的叢莽和山陵地帶，作有力的抵抗；也絕不企圖向正面的敵人反攻或迂迴的敵人側擊。倒是在地形不利于守勢的南部，英方會比較盡力抗戰，因而發生了幾次相當劇烈的戰鬥，特別是在吉隆坡以北和柔佛北部的沼澤地帶。但這種行動等于放棄大門而守內室，戰略上已陷絕境；同時英軍因節節敗退，士氣亦日益低落。大勢所趨，馬來亞的命運在怡保淪陷時已經決定了。

一九四二年開始，日寇繼續運用迂迴戰略，在西海岸奇襲登陸，侵入下霹靂，隨即尾追照例後撤的英軍，進攻雪蘭峨省，威脅馬來亞底首府吉隆坡。

英方因在西海岸防禦鬆懈，不能阻止敵人底登陸，一月第一星期內，竟從怡保區一直退到新立姆河綫，在那裏展開了吉隆坡保衛戰。

其時，馬來亞的英遠東軍總司令波普翰已經去職，由潘納爾繼任（十二月二十七日），從澳洲開來增援的生力軍亦已到達，軍容略振。同時，因敵軍已越過到新加坡的一半路程，戰局極緊，英軍顯已不能永遠「按照預定計劃」後退。因此，在吉隆坡的外圍，發生了整個馬來亞戰役中空前激烈的劇戰，即日方亦承認英軍作戰情形較初期為優。這次大會戰經歷了四天，從一月八日到十一日。因日軍兵力仍佔優勢，且地形熟習，竟由數路滲入英軍陣地，並抄至古城南方，截斷英軍退路，結果英方終于戰敗，而馬來亞底首府遂于一月十一日淪入敵手。

吉隆坡失陷後，馬來亞戰局對於英方更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當時英軍前綫負責長官，都坦白承認，「不能保證在最早可能時間以內阻止日方之進攻」（註四）。事實是；英軍在無險可守的南部，是確曾盡可能抵抗優勢敵軍的，但不惜狂瀾既倒，挽回已經無術了。

放棄吉隆坡後，英軍初守芙蓉一綫，但隨即被敵壓迫續退，改守柔佛邦邊界。在這裏，戰局曾有一度短期的膠着，日軍因鐵路正面的叢林沼潭區域難以行軍，復襲故智，以主力在兩海岸疊次登陸，首先迂迴了西海岸要港麻六甲（一月十八日），繼更抄至英方在新加坡對岸大陸上的最後主要防綫麻坡河以南，向東進擊新山北面的英軍主要交通綫——公路和鐵道，同時，東海岸日軍亦響應進攻芙蓉方面英軍陣地，企圖以鉗形攻勢包圍殲滅英方主力。英方其時又得到澳洲軍增援，對兩面滲入的敵軍會竭力阻截，並次的企圖反攻；但因缺乏空軍掩護？地形不熟，又缺乏叢林作戰特殊訓練，自一月下旬起，東西兩岸英軍仍被迫續退，中路因後方受脅，亦相繼轉進，撤至距新山僅五十五哩的居鑾。在這裏，英方復曾努力作背城一戰，並動員馬區全部空軍猛炸敵人，企圖阻其推進，但結果仍不濟事。二十六日，居鑾失守，同時日軍在東海岸恩道登陸，戰局不變；三十日，馬來亞半島英軍全部渡柔佛海峽撤退，新加坡底保衛戰開始。

（註四） 合衆社新加坡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電。重慶大公報十三日載。

新加坡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主要軍事根據地，是花了三千萬鎊和十四年的功夫造成的海軍要塞，是全世界最堅固的堡壘之一，即使不能永遠堅守，論理，支持個把月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然而，這次世界大戰底意外事情實在太多：新加坡底一星期淪陷正是塞當底五天突破以後，最使人感覺意外的事。

日軍于進佔新加坡島對岸的新山後，經過一度的積極準備，即于二月五日開始用大批重砲不斷猛轟對岸的英方防禦工事。七日起，它用聲東擊西的策略，表面將軍隊向東調動，並在柔佛海峽東面的南勞猶賓島登陸，引誘對岸英野戰軍也移向東面。實際上，它却乘夜于八日在新加坡島西北海岸，雙溪曼台和雙溪克蘭吉間，運主力乘潮水低落時大舉登陸。它這策略完全成功。因英方該處守軍單薄，登陸以後，它的進展出乎意料的迅速。十一日，日軍即進佔島上中央高地，其砲火控制全島，十二日，它更竄至新加坡市北郊的跑馬場，並佔據島上主要蓄水池。其後兩天，雙方的砲戰極為劇烈，英方利用島西南的十八吋要塞砲猛轟，迫使敵軍受重大損失，並始終不能侵入市區。但全局顯已無可挽救，英方士氣已低落至不能再戰的地步，而水源斷絕，尤成島市保衛戰底致命傷。因此，勉強支持至一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英軍終於無條件投降。除小部份英艦撤往荷印和澳洲外，被俘英澳印官兵共七萬餘人。據日方以後宣佈，撤退的英軍亦有一部份在邦加海峽被日艦隊截獲。

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最重要的戰役，馬來亞爭奪戰，於是告終，從十二月八日到二月十五日止，

共經歷了七十天。整個南洋區域底鎮鑰，太平印度南洋底門戶，於是淪入敵手；荷印已陷無可挽救的局勢，緬甸戰事立趨緊張，大英帝國底主要生命線，印度！亦開始感受嚴重威脅。

(三) 十七天的戰事

香港的戰事對於戰爭全局是沒有重大關係的。然而，這是決定了香港不能守或不去守後的說法。如果香港能夠和巴丹半島一樣，堅守四個月，同時馬來亞和新加坡亦能和一般人所希望的一樣，對敵人展開持久的消耗戰，則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底結果，無疑將大不相同。

香港能守與否這一問題，各人有不同的意見，本著親身在香港觀察所得，作者認為，香港是可以守的，但必須在左列的條件之下；

主觀方面：第一，必須與廣東方面我軍商定合作計劃；切實協同作戰；第二，必須動員當地的民衆，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一百六十萬華僑共同保衛香港；第三，必須加強九龍半島，特別是新界的防禦，以陸防爲防禦計劃底重心。

客觀方面，必須敵人（日寇）同時有事于他處，不能用強大的海陸空軍進攻香港。

當香港的戰事發生時，上述客觀的條件是實現了，但主觀的條件則全未做到。因此，準備堅守六個月的香港，只勉強支持了十七天。

十二月八日上午八時日機對九龍的轟炸，在絕大多數的街頭香港人完全是一種意外，雖過去兩週以來，香港英當局所全力應付的，已經是戰爭的問題。

不問那些被海外樂園的享受迷昏了的人們怎樣想法，戰爭已經降臨香港了。它是殘酷的，因為它的本質；它是一幕趣劇，因為香港的特殊條件。

戰爭開始的第一天，寇軍即衝破了九龍邊界英方的第一條防綫，佔領了新界的戰略要地，鐵路和主要公路底交點——大浦。次日，以我們的同胞數百「孤軍」為先鋒，英方曾企圖反攻。這批孤軍是被錮于九龍的集中營已經兩年，到昨天才被釋放和武裝起來的。然而認識保衛香港即是保衛祖國的他們，竟英勇地衝進了大浦。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後面的英軍並未跟上來。於是在數量優勢的敵軍包圍下，他們竟做了犧牲或俘虜；而隨着他們，堅守九龍的希望亦歸幻滅。

十二月十日清晨，日軍開始向英軍在九龍的主要防綫——城門谷和針山進攻；同時，它在沙田和荃灣東西兩面登陸迂迴。主要防綫上的加拿大軍和印軍被包圍了；結果；全部投降。

英軍在第三道防綫——九龍市背的獅子山至牛頭山的山嶺——上的抵抗，已是放棄九龍的後衛戰。十一日，小股敵軍由第五縱隊引導，已經滲入九龍城。同日，英當局撤退了九龍市的警察，到香港島上來改編為軍隊，引起了九龍市區的搶掠。是日夜間和次日清晨，九龍英軍撤退完畢，十二日，整個九龍半島淪入敵手，僅憑鹿嶺尚有少數英兵死守，然終逃不脫投降的命運。

九龍失陷以後，除砲戰外，戰事有過五天的沉寂，那是敵人一面誘降，一面準備進攻香港的時
間。十八日夜間，它借着朔夜的黑暗和大霧底掩護，在香港島三處地點登陸。與一般的報紙記載相
反，在它的主力登陸的兩處——東北岸的北角和西南岸的淺水灣——它並未用大砲掩護，而完全是採
取偷渡奇襲的策略，在淺水灣，敵軍一直衝進了闕老們安寓的淺水灣飯店以後，才被當地英守軍發
現。

日寇的戰略是顯明的：它想從大坑道（北角登陸一股）和淺水灣道兩面夾擊，佔領香港的咽喉——
黃泥涌峽道，切香港為兩段。它的計劃在第一天就獲得暫時的成功。但十九日下午英軍發動決死的
反攻，把那峽道收復。不幸這種局部的英勇和勝利並不能挽救大局。十九和二十兩天夜間，日軍復繼
續登陸，以純粹兵力的優勢，陸續佔領了峽道東西兩面的山峯。在金馬倫山失陷時（二十二日），守
山的加拿大軍的司令勞孫少將戰死了，加軍照例投降。其時南北兩股敵軍已在跑馬地附近會合；倭兵
已侵入灣仔市區；整個香港已被割裂；最重要的是：香港百萬市民所依賴的主要水源——赤柱峯下的
大潭篤蓄水池，已經被殘酷的敵人控制。

從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殘餘的英軍還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進行了相當劇烈的三天的市街戰。但那
只是一種英勇的表現和慘慘的屠殺，因為香港英當局是毫無市街戰的準備的。

於是，要來的事終于來到，一九四一年的耶蘇誕日下午四時，香港的英軍司令下令全體官兵停止

抵抗，無條件投降敵人。據說，香港總督楊慕崎爵士是始終拒絕投降的；他不是降將軍，他只是戰爭的俘虜。

作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的香港，整整活了一百年，悲劇是：由於一九四〇年以來的緊張時局，她始終沒有能夠慶祝她的一百歲的壽誕。

(四) 五個月的死守

日寇第一次轟炸菲律賓羣島各軍略要地，特別是飛機場，雖大約與轟炸珠港，新加坡和香港同時，但其對該地正式進攻，則在兩天以後。大概進攻菲島的日海陸軍，是於十二月八日戰爭爆發後才從台灣的基地出動的，不比襲擊珠港和馬來亞的事先早在海上。這裏的原因或在下列兩點：第一，狡獪的日寇力圖保守祕密，在不能避免時，則甯可暴露進攻英屬地的行動，而絕不透出對美啓釁的風聲；第二，它認定菲律賓，與馬來亞比較，是次要的目標。

日軍在呂宋島開始登陸是十二月十日。但無論是轟炸或登陸進攻，它都發現菲律賓區的美軍，比較珠港和馬來亞當局有準備，它的轟炸沒有能消滅美方在非空軍；正相反，在整個戰爭初期，聯軍中唯一會擊沉或重傷日方主力艦的，正是菲島的美國陸軍飛機。它的海軍沒有能夠如願毀滅美國的亞西亞艦隊，那被機警的哈德少將按照預定計劃率領開到荷印去了。它的陸軍登陸之後，也沒有像在馬來

亞那樣順利進展，雖於一個月內就佔領了馬尼刺，然所得只是一座無軍事重要性的城市；其後它進攻巴丹半島，科里幾多爾要塞，民答那俄，宿務，乃至幾乎每一個大島，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美國當局對於菲律賓羣島的防禦方針，是和英方對於香港一樣的：盡其可能長期堅守，以消耗和牽制敵人的力量。因為菲島本身沒有強大的海陸空軍，而且不能迅速從任何方面獲得增援，擊敗敵人強有力的攻勢行動是不可能的，它與馬來亞的地位相比，適成鮮明的對照。

然而，與馬來亞或任何南洋區域相比，精明強幹的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之下，菲律賓底保衛者却是遠東聯軍中唯一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的一羣戰士。這是他們的光榮，也是他們的悲哀。他們的英勇是值得舉敬佩的，但他們的英勇並未發生他們所期望的效果。雖然，他們對於整個戰局却不是毫無貢獻。顯然地，正因為受了巴丹半島，民答那俄，宿務，班乃等島底保衛者底牽制，野心的日本強盜才沒有能夠及時完成進攻澳洲外圍和控制全部南太平洋的原定計劃。

日軍第一次在呂宋島登陸，和一般人的預料，是在該島北部和西北的阿巴利維干和仁牙因一帶。其後二日，另股日軍又在同島南端加斯比地方登陸，說明日方的戰略是用鉗形攻勢進攻馬尼刺。最初，由於美方空軍仍相當活動，陸軍亦能盡力抵抗，日軍顯然無甚進展，且受了相當的損失。據華盛頓官方十二月十二日宣佈，菲島美機並曾炸沉和重傷日主力艦各一艘「榛名」號和「金剛」號，（註五）。這種相持的形勢一直繼續到十二月的下旬。二十日，民答那俄島達佛港附近有日軍登陸。二十

二日，呂宋島仁牙因灣海面又發現運輸艦八十餘艘運載的日軍，其總數當達十萬。日方前一行動顯然是爲了策應對北婆羅洲的攻勢，後者則無疑是爲了造成呂宋島上的兵力絕對優勢，壓倒美菲軍的堅強抵抗。

當如此衆多的生力敵軍在仁牙因灣登陸之後，愈戰愈少，愈戰愈疲的美陸空軍當然是不能永遠阻止敵人前進的，但他們仍在仁牙因灣區域的阿古，桑佛南多和聖多瑪斯等地以寡敵衆，力抗敵軍，二十四日，日軍復在馬尼刺東南和南面的阿提摩南及耶蘇布（八打雁省）從運輸艦四十艘登陸。馬尼刺因之陷入被敵四面圍攻的地步。同日，它被宣布爲不設防城市。二十六日，菲律賓政府遷出馬尼刺。在這種一面倒的形勢下，菲律賓羣島首都底淪陷已成爲不可免。在索取了重大代價，爭取了相當時間之後，麥克阿瑟將軍終於一月二日放棄馬尼刺，美國在菲律賓的主要軍港——卡維特，隨亦陷落。

事前，東京會自信地宣稱「菲律賓美軍有陷入羅網之概」。但這回他們遭遇了大戰初期的第一次意外，美軍不但沒有陷入羅網，而且變成了此後四個月裏使它最感煩惱的一個問題。馬尼刺底佔領對

（註五）據合衆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華盛頓電。重慶大公報十三日載。日方對於此

說始終未承認。

於日方並不是菲律賓戰役底結束，正相反，它是戰役底開始。

麥克阿瑟將軍底放棄久經設防的卡維特而堅守不見經傳的巴丹半島，實在是一件戰略的傑作。打開地圖，我們會看出它與科里幾多爾島配合，和卡維特一樣能控制馬尼刺灣，但它與大陸只有狹長的地頸相連，難攻易守，不比卡維特可由南面展開攻擊，就整個戰略形勢論，巴丹半島尤優於卡維特。聯軍若能長久堅守此地，則只要香港不陷落，日方交通線必經的香港呂宋間六百哩海面，將永遠受着致命的威脅。假使香港和新加坡都和巴丹半島一樣堅守四個月，試想今日太平洋底局勢將怎樣不同？然而，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名聞世界的軍事要塞，巴丹半島在戰前只是遍地叢莽，人跡罕見的荒郊！

巴丹半島底保衛戰，不但在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中是唯一的奇蹟，即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幾乎可以媲美塞巴斯托波爾保衛戰的史詩。它在戰史上將是留芳百世的事蹟之一；它的英雄們底故事將使許多人景仰追慕。然而，在現在，由於戰時條件底限制，我們尙不能對它作詳盡的敘述。

我們所能說的只是：它以僅僅三萬五千人牽制了自命無敵的日本「皇軍」十餘萬；它從一月三日起至四月九日，在絕無海空軍掩護，絕無增援，僅有極少的食糧給養補充的條件下，支持了三個月零七天。（連科里幾多島底繼續保衛共是四個月）；它使日原任侵菲軍總司令本間中將羞憤切腹（註六）；它使東條英機不得不改派攻佔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東亞聖戰」第一名健將山下奉文中將為侵菲軍總司令，抽調一星期攻下新加坡的最精銳部隊一部份，用極大的力量爭奪此彈丸之地；最後，它只在人類

所不能忍受的一面倒的砲火和轟炸之下，才結束了的史詩。

巴丹半島和科里幾多島底保衛，是日寇不能順利侵略菲律賓各島，迅速結束菲律賓戰役的主要原因，從而，也就是日寇不能增強新幾內亞，新不列顛羣島，所羅門羣島乃至帝汶島等處兵力，不能於佔領爪哇後繼續進攻澳洲北部的的主要原因。

一般地說來，日軍在菲律賓各島——民答耶俄，班乃，宿務，等的行動，都沒有像在馬來亞，新加坡，香港荷印諸島，乃至緬甸等地那樣順利。我們不預備詳述這些島上的戰事經過。我們必須指出的是：

在日酋心目認為次要的菲律賓羣島，日寇所用的兵力最多，根據英美方面的估計：攻馬來亞的日軍是六師團，荷印諸島的共五師團，緬甸的五師團，而攻菲律賓羣島的前後共達七師團，將近二十萬人，別方面，日寇在這裏所用的時間却比任何地方多一倍以上。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維干登陸起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科里幾多島陷落止，它共浪費了近五個月的寶貴時間，期內它沒有一天停止過實際作戰行動。然它佔領全馬來亞和新加坡則只用了七十天，香港十七天，整個荷印從北婆羅洲登陸

（註六）此說是美方於三月八日宣佈，確否待證實。山下任侵菲總司令也是華盛頓於三月

（十二月十六日起到蘇門答臘的首府棉蘭陷落（三月十五日）止其三個月，緬甸從十二月十四日佔維多利亞角起到五月八日入密芝那不到五個月。它進攻荷印和緬甸所費時間雖似乎相當長，然用於實際作戰的則最多不過一半（緬甸）。

菲律賓的戰事證明：雖兵力居絕對劣勢，雖沒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協助，雖給養糧食一律缺乏，然只要能與當地軍民相當合作，只要戰略戰術運用得當，只要有堅強的戰鬥意志和精神，任何軍隊仍可以相當長久地保衛它的土地，仍可以消耗和牽制敵人底巨大力量，仍可以光榮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無論它如何困難。以「兵力劣勢」，「沒有空軍」，「增援來不及」等技術問題為迅速敗逃或投降底主要原因者，其實都是欺人自欺。

（五） 亞澳地中海爭奪

如果菲律賓羣島底保衛戰相當地達到了它的使命，是南洋聯軍僅有的光榮，則荷印羣島底相繼淪陷，有如風掃落葉，是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戰事中最悲慘最可恥的一幕。如果日寇進攻菲律賓區每一個島都費了很大的力量，則它在廣大的荷印區域，幾乎到處如入無人之境。如果日寇全佔菲律賓區底主島——呂宋——用了近二十萬的兵力和五個月的時間，則它只用了至多十萬人和八天的功夫，就橫掃了荷印底主島，爪哇，日寇在荷印的收穫最多，但它所花代價最小。

當然，這種可悲可恥的情形是不能完全責諸荷印當局的。荷印本來是殖民地中的殖民地；它的保衛不能依賴它自己的宗主國，而必須仰仗它的宗主國底宗主國。最初，荷印的萬里長城是大英帝國，具體地，是新加坡和馬來亞。以後，當馬來亞和新加坡日蹙百里，大英帝國不但無力援助她的第二重殖民地，連自己在遠東的主要堡壘都顧不周全時，荷印便只有求救於美國，求救於美國的飛機，海軍，甚至那必須遠渡重洋，長征萬哩的美國陸軍。

雖懷抱着滿腔的熱忱，美國在當時實在是鞭長莫及，力不從心。她的海軍主力在珠港受了重大的擾亂，需要相當時間來調整；她的陸軍才開始動員，就是她的飛機，也需要剛剛動手徵發的船隻來運輸和軍艦來護航。華盛頓對巴達維亞的請求一律給了一百二十分肯定的答復。但當爪哇被食人的生番們擄割為碎片時，從聖塔巴巴拉海岸開來的救兵才到紐西蘭海面；爲了救命不救死，它們就順便在還有生存希望而也必須緊急手續救治的澳洲落下了。

荷印的命運就是這樣被註定的。

因爲攻略荷印的必要前提是佔領新加坡，日寇對荷印各島的進攻步驟是與繼馬來亞方面的進展相輔而行的。當檳榔嶼陷落時，日軍第一次在差不多同緯度的北羅婆洲底米利和盧邦登陸（註七）。當怡保危急時，日寇出現於沙撈越，佔領首府古晉（十二月二十四日）。當吉隆坡被佔時，（一月十一日），日寇顯認馬來亞戰局已定，即開始組織對荷印心臟部份的進攻，於同日在婆羅洲東北，馬加撒海

峽北口的塔拉甘島登陸；同時侵入海峽西面的西里伯斯島北部的明拉哈沙。爭奪通往爪哇的大道，馬加撒海峽——的戰事於是開始，荷印真正危險已經降臨。

其時。聯合國因感到荷印地位的重要和局勢的嚴重，已將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區聯軍總司令部設在爪哇；總司令魏菲爾將軍親駐該地，一面指揮全局，一面策劃保衛荷印。但司令必須有兵，魏菲爾雖是英國第一流的將領，然坐在無兵而且無望得兵的爪哇，到底是一籌莫展。

當半島上的戰事達到最後階段，馬來亞的日軍逼近柔佛海峽時，荷印方面的日軍也正式發動了打開爪哇底大門的行動。它主要是從三路進軍。在婆羅洲西岸，日軍登陸於邦婁（一月二十九日），隨即侵佔荷屬婆羅洲底首府坤甸（二月一日）在婆羅洲和西里伯斯兩島間，它以艦隊掩護龐大的護航隊通過馬加撒海峽，（一月二十四日）進攻海峽兩岸各要鎮——西面的峇里八板 and 東面的馬加撒。在西里伯斯島以西，它越過了摩鹿加海峽，進攻荷印第二海軍根據地——安汶（一月三十日）。三路中，只有中路會受相當劇烈的抵抗；它的護航隊在馬加撒海峽遭遇美荷聯合艦隊和空軍截擊，發生了太平洋大戰底第一次真正海戰——馬加撒大戰。此戰自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據美方宣稱，聯

（註七）北婆羅洲和沙撈越都屬英國，但因地理關係，應歸入荷印區域。日軍在北婆羅洲

登陸是十二月十六日，檳榔嶼失守是同月十七日。

軍擊沉敵艦和運輸輪共四十艘，斃敵兵二萬五千。但其結果只延遲它的進展，並未能阻止日軍通過海峽和佔領峇里八枝（一月三十日）與馬加撒（二月十日）。嗣後，它又續佔婆羅洲南岸，與爪哇島的泗水隔海相望的馬辰。於是，日寇已控制爪哇海北岸的所有軍略要地；它已取得最後進攻爪哇的作戰基礎。

本着它的傳統，日寇進攻爪哇仍是採取大包围戰略。當新加坡淪陷時，它立即用傘兵在蘇門答臘底巨港着陸（二月十四日），隨即從海上登陸增援，佔領巨港（十六日）和蘇開答臘島東部。二月二十日，它在葡萄牙屬帝汶島登陸（註八），繼復侵入峇里島。爪哇於是陷入三面包圍，只有等待它的最後命運。

它並未等待很久。二月二十八日，日軍就在爪哇北海岸三處地點登陸：萬丹東北，英德馬魯灣和南望東面。事前（二十六二十七兩日），聯合國海軍會與日進侵艦隊在巴達維亞海面和爪哇東北進行兩次海戰，日寇稱之爲「巴達維亞大戰」和「爪哇海大戰」。結果聯軍因數量佔絕對劣勢，未能阻止或重傷敵軍。整個爪哇海遂被日寇控制。

日寇底三路平行進軍，其目的顯在同時攻擊爪哇的三個主要城市——萬丹東國巴達維亞，由英

（註八）荷澳軍前於十二月十八日曾開入該島，冀使其不爲日方利用。

德馬魯灣直趨蘇隆，由南望進擊泗水——並割裂整個爪哇爲二段。它的中路進展最速，次日即深入三十五哩，竄至萬隆東北四十哩的蘇邦，截斷沿海的主要鐵路和公路；其餘兩路亦未受真正強烈的抵抗。由於日寇佔有兵力優勢和絕對的制空權，戰局始終是一面倒的。三月二日，魏菲爾將軍卸去了荷印軍務，飛回印度，復任了那裏的總司令。三月五日，巴達維亞淪陷。兩天以後，萬隆和泗水亦相繼陷落；全爪哇停止抵抗。

至三月十三日敵佔蘇門答臘的首府棉蘭，整個荷印的戰事可謂已暫告結束。

綜觀全部過程，除馬加撒一戰外，荷印的戰役實算不得戰爭，只好算是日寇底無抵抗進軍。爪哇底保衛期間還短過彈丸之地的香港！聯軍在此役中唯一的相當成績只是對油田的破破。

.....

因爲時空上的便利，我們似乎可以而且應該把日寇對澳洲外圍的攻略企圖，附諸荷印戰役之後，而總算之爲「亞澳地中海底爭奪戰」。因爲：日寇如欲確保荷印，擄取資源，與聯合國進行持久戰爭，即必須控制整個「亞澳地中海」（爪哇海，福羅理斯海，班達海和亞拉孚拉海的總名），包括澳洲北海岸在內，甚至伸足到珊瑚海。只有這樣，它才能使聯軍由澳洲反攻的可能減至于無。另一方面，日寇若進攻澳洲，暫時當亦只以北海岸乃至東北海岸各軍事要害爲限；它不可能立即進佔整個澳洲，因爲它太大。

日寇底開始進攻澳洲外圍，是和組織攻略荷印同時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即在沙撈越登陸前一日，日軍在吉爾伯特羣島的阿貝安格島登陸，當進軍馬加撒海峽時，日寇又登陸于俾斯麥羣島中的多（一月二十三日），其後即進據新不列顛島，佔領拉布爾（一月二十五日）。美海軍爲了牽制它的行動，曾于二月初派艦隊突襲馬紹爾羣島和吉爾伯特羣島的日方根據地。這是聯軍採取主動防禦的第一次，說明美國保衛澳洲的意向。

日寇準備進攻爪哇時，（它的染指澳洲的野心更加顯露。二月十八日，它首次猛炸達爾文港。二月二十日在帝汶島的登陸，一方面是包圍荷印，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準備進侵北澳。當爪哇全島淪陷時，日軍復侵入澳洲代管的英屬新幾內亞北部的薩拉摩及雷艾兩港，距澳洲大陸僅四百二十哩（三月八日），兩天以後，戰事延至雷艾以西的芬扎板。三月十日，日軍更在所羅門羣島的布卡島登陸。同時，美澳方面並盛傳日護航艦隊駛向新幾內亞東南角的要港摩勒斯比，全澳震動。

日寇進攻澳洲的計畫究竟如何，它怎樣遭遇了挫折以致暫時或竟永遠流產，現在尙無充份的材料可據以斷言。但盡可能利用當時和事後的環境的證據，我可以說，日寇大概原擬于侵佔整個荷印之後，即開始發動爭奪珊瑚海，托里斯海峽和亞拉孚拉海的戰爭。華發頓方面公佈珊瑚海大戰戰果時（註九）曾稱，日寇于三月間即在薩拉摩和雷艾集中主力艦和運輸艦，準備佔領摩勒斯比港，然後進攻澳洲北部。當時雙方在該區的鬥爭說明，日方顯然擁有強大的海軍力，然陸軍和空軍則不夠。日寇在

西南太平洋戰區的原來的戰略指導原則，也許是利用佔領馬來亞和新加坡的一部份陸空軍力進攻爪哇，而移攻略菲律賓羣島的進攻北澳區域。前一企圖是實現了，後者則因巴丹半島的死守和菲區戰事一般的意外的延長，受了根本的擾亂和打擊。

另一方面，美澳聯軍底積極努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顯然地，華盛頓在判定爪哇無可久守之後，即已決定盡可能增援澳洲，保衛此反攻南洋區域的主要的根據地。三月初旬，美國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艦隊，一律集中在波里尼西亞和澳紐海面，美國的飛機大批地運到澳洲，美國陸軍也開始在澳洲登陸。三月十六日，菲律賓保衛戰的英雄麥克亞瑟將軍到澳洲，任西南太平洋聯軍總司令。保衛澳洲的聯軍陣營於是確立並堅強起來，同時，聯軍在這裏扔掉了捱打的戰略，盡力爭取主動，實施攻勢的防禦，用相當優勢的空軍配合海軍不斷出擊，嚴重損害新不列顛島，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羣島三角區內集中的敵方艦隻。在新幾內亞陸上，聯軍阻止了日陸軍由北向南，特別是對摩勒斯比港的進攻。在太平洋中部，强有力的美方游擊艦隊，除進攻馬紹爾羣島外，更英勇地襲擊被敵佔的威克島乃至東京東南一千二百哩的南鳥島，牽制了日本主力艦隊的行動（三月初旬）。

（註九） 桂林大公報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載十二日重慶專電華盛頓訊。

這些因素決定了日寇侵澳企圖底失敗，這是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中，日寇在戰略計畫上的唯一失敗；反之，即是聯軍方面的唯一成功，這一成功使太平洋大戰未曾演成完全一面倒的局勢，奠定了聯合國家底最後軍勢勝利底基石。

但是，這一成功底最重要原因，據作者的意見，最終必須歸諸菲律賓區聯軍底孤軍死守。

事後，日寇經過了長期的調整和補充，曾于五月初再度嘗試進攻，講成了有名的珊瑚海大戰，其結果日寇遭遇了更慘重的打擊和失敗。但這已不是大戰第一階段裏底事，我們將留到以後，再與略述。

(六) 緬甸戰役

緬甸的戰役，就英國方面說，不但和馬來亞戰役一樣，是一幕悲劇，而且與南洋一切戰役極異，是一個謎。

它是一個謎。因為它可以不失敗而終歸失敗；它是一個謎，因為它應該持久而終不能持久。

馬來亞的失敗底基本的軍事上的原因，如所周知，是敵情判斷底錯誤和本身準備底不充。但到緬甸戰事展開時，戰爭已經發展了一個多月，敵情應已相當明白，準備應已得到不少時間。然而事實證明，料敵仍然不充，準備仍然不充。這樣第一個謎。

馬來亞的失敗的戰略上的原因，是原定計畫在開戰時被若干意外因素破壞，戰時急切難以根本改變和補救。但緬甸的防禦計畫完全未受到意外打擊，而且得到相當時間來修正補充。然到戰事展開時，一切計畫依然全部崩潰。這是第二個謎。

馬來亞的失敗底直接的作戰上的原因，是增援不夠和來不及。但緬甸是足有充份時間增援的，而且援兵從毘陵的印度就可得到。然而戰事到緊急關頭時，英軍依然是後援不繼。這是第三個謎。

最使人不解的是：印度擁有「陸軍百五十萬」（註十）和「極強大的空軍」（註十一），而不開出來防守毛淡棉到景東的四百餘公里防線，却躲在阿拉甘山脈以西的上千公里邊界之後，對緬甸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且到仰光失守，普羅梅危急，印邊震動之時，據目擊者談，仍不見他們出守邊疆各據點和險要的關隘，如吉大港，阿恰布，Ann Pass之類（註十二）！

照例地，倫敦官方訴說緬戰失敗的「原因」時，總是歸咎于「兵力太少」，「空軍不夠」，好像

（註十） 哈里法克斯語，見路透社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華盛頓電，桂林大公報四月九日載。

（註十一） 魏菲爾語。見桂林大公報四月二十二日載二十一日重慶專電新德里訊。

（註十二） 參考：陸詒——「幾經險阻近國門」，重慶新華日報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十六

日載。

英國的軍隊和空軍的多少應該他人負責一樣。只有「新聞紀事報」的記者威廉蒙戴快人快語；說了些觸着真相的話：

「在仰光失守以前之初期申，吾人已鑿下大錯，即未準備接受中國軍隊之援助，當時倘許英軍入緬，則同盟軍之數目，當足以應付侵略者所施之伎倆。」（註十三）

然而，爲什麼不肯接受人家之援助呢？

有一個解釋是相當入耳的。據說，倫敦當局，認緬甸戰事底主要目的只是爭取時間，換言之，即緬甸是自始就預備放棄的。實際上，這只是主事者事後的遁辭或旁觀者想像的揣測。事實告訴我們，在新加坡淪陷前後，英當局爲了集中力量保衛緬甸，曾令已在途中原定開往新加坡和哇瓜的生力軍折往仰光。此事當時會引起荷印方面的不滿；事後，則哇瓜被犧牲了，仰光和整個緬甸也保不住。

尋根究底，和在馬來亞，香港等地一樣，我們會發現問題絕不在兵多兵少，而在基本的政略和戰略底指導方針，以及殖民地當局底才能。

這些問題加上倫敦泰晤士報所承認的「緬甸人民對英之敵視」（註十四），緬甸之戰就不可爲

（註十三） 路透社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倫敦電，桂林大公報十六日載。

（註十四） 路透社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倫敦電，桂林大公報五日載。

了。

我們將等以後再討論這些問題；在這裏，我們且先看它們造成了怎樣與馬來亞異曲同工的悲劇……

由于緬甸底地理地位，當大戰爆發時，沒有人不等待着緬甸英軍大舉進攻泰境日軍側面和後方的消息，特別是當英人底豪語——「泰國將是戰場」——被記起了的時候，但等來等去，一直到今日，人們所聽見的，只有開戰後第六天敵人底一則短短的廣播消息，據說：「英陸軍已由南北兩路攻泰國」（註十五）；而接着，英官方却稱爲「不確」。（註十六）別方面，日軍則維於十二月十四日就侵入了緬境，佔領極南端的維多利亞角。

日寇這一行動在當時的主要意義，大概只是掩護越克拉海峽侵馬來亞西海岸的軍隊底後路。日寇之正式進攻緬甸，是在一月中旬，吉隆坡被佔，馬來亞戰事大局已定之後。

一月十六日，日軍開始進攻緬甸東南端緬泰邊界的米打。顯然地，英軍並未堅強抵抗，致敵人迅

（註十五） 合衆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舊金山電傳東京廣播，重慶大公報十二月十六日載。

（註十六） 路透社同月十六日倫敦電，同報十七日載。

速陸續佔領米打，顛拿沙廉和土瓦（一月十九日），於四日內推進四十哩。

這一時期的敵人進攻也如英人所稱，「似在牽制」，但隨着馬來亞戰事的急劇變化，日寇對緬的攻勢亦大規模展開。一月底，它即佔領緬東南第一重鎮，仰光的外圍，薩爾溫口東岸的毛淡棉。

其後，緬甸的戰事演成了薩爾溫口和伊拉瓦底口間三角洲區許多河流底爭奪戰，其結果決定了仰光底命運。

戰事底經過又是一篇照料的故事：沿着瑪打萬海岸，日軍是步步進逼，英軍是敵進我退，奇怪的是：日軍既從未企圖由泰國西北邊境迂迴，英方也絕不從北面側擊敵軍（註十七）。

二月六日，日軍渡薩爾溫口東支，十一日佔瑪打萬，十六日，又渡薩江西支，迫英軍退守比林河。其時，敵軍距仰光已僅百哩，該市已入危境，但還沒有到陷落的時候。因為英軍在此危急關頭，曾作比較有力的抵抗，同時又得我國空軍美志願隊底協助，略減空中的威脅；別方面，日軍則顯呈兵力不夠，不能以物質力量取勝。但日寇於佔新加坡後，即調來馬來亞境一部份軍隊增援，二十五日左右，即突破比林河左岸英軍防線，進至西湯河。

（註十七）此中原因，在日方大概是為泰境交通不便，在英方則不是兵力不敷，即是戰略

上缺乏機動性和能力。

戰事於此，已達到仰光郊外。此後旬日中，英軍確曾進行極劇烈的防禦戰。但日寇因兵力增強，已實行拉長戰綫，復將戰略上的迂迴。它一面由仰光以北渡西湯河，侵佔庇古（二月二日），切斷英軍後方的鐵路和公路；一面由海上運兵在仰光河口登陸。仰光區英軍於是陷入三面包圍，幾經苦戰，方于遭受損失後退向沙拉瓦弟和北都。

三月七日，與哇爪淪陷同時，仰光陷落。

事前，當敵軍初侵入緬時，我當局即向英方建議，由我國派軍入緬，協同保衛。這顯然定我們的義務，也是我們的權利；因為我們是聯合國之一，而仰光和滇緬路又是我國的主要交通補給綫。交涉經過情形，至今沒有公開的材料為據。但證諸客觀的事實底發展，則我們可說，英方最初對於該議顯然是多方推諉的。我國軍事發言人雖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宣稱我軍「已於目前奉令開入緬甸佈防」（註十八）但是顯然地，最初我軍只駐紮在滇緬邊界。稍後，至二月中旬，敵軍渡薩爾溫江下游，緬局吃緊，蔣委員長赴印與英當局商談中印間一切有關問題後，我軍才開入臘戍瓦城鐵路沿綫，以及緬東北景東區，對敵監視。直至最後，在三月初旬，仰光已經無挽救，緬甸英軍主力因鐵道公路被截，無法直接向瓦城撤退，萬不得已才匆忙邀請我軍趕赴東瓜前綫截阻向北推進的正面敵軍。從此以後

（註十八）重慶大公報一月三日載中央社訊。

緬甸的保衛即由我軍與英軍協同担任。英軍主要守伊洛瓦底江的右翼，而我軍則負責鐵道綫正面和薩爾溫江右翼。同時，聯軍在指揮上亦有調整。英政府改派亞歷山大中將為緬甸英軍總司令，代替胡敦中將。我最高當局則派美國史蒂威爾中將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並協同指揮我入緬軍。（三月九日和十日陸續公佈）。

敵軍佔仰光後，稍事整理，即向鐵道綫正面的東瓜和伊洛瓦底江綫的沙拉瓦弟和普羅梅進攻；其另一支隊則攻佔仰光以西的北部（三月十四日）。

東瓜前綫我軍與敵初次接觸，是於三月十八日在東瓜以南的甘玉昆。當時我軍尙祇一師開抵東瓜，而敵則達一師團以上，並有強大空軍助戰，然我仍能阻敵於派育，並使其受重大損失。不幸我英軍早已自沙洛瓦弟撤守（三月十九日），而我英兩軍陣綫又未完全啣結，敵人於正面進攻失敗後，遂由西面作戰術迂迴，侵入東瓜以北的飛機場。其後一星期，我與敵血戰東瓜城區，十蕩十決，於重傷頑敵後，經粉碎敵軍包圍企圖，與我援軍會合於東瓜以北（三月廿九日）。其後，英軍亦放棄普羅梅（四月一日）。

東瓜一役，敵被我擊斃達五千餘人，為緬戰以來所受最大損失。因此，在侵據東瓜後，敵經過了多日的整理補充，才於四月六日續向北進，犯葉達石。激戰三天，仍被我阻於斯瓦河；同時薩爾溫江方面之敵亦進犯毛齊。由於我軍英勇抵抗，敵軍進展均極慢。惟當時伊洛瓦底一綫英軍不斷北退，敵

軍逐漸迫近仁安羌油田區，並犯鐵路與伊江間的唐大溫易，致我軍側翼暴露，亦不得聽之沒退。四月中旬三路敵軍已竄至羅衣考（毛齋北），察加雅（斯瓦河北）及勿魏之綫。四月十六日，敵紆週至仁安羌以北，致伊洛瓦底江英軍主力被包圍。其時我軍尙在平蠻力抗敵軍，前綫在仁安羌東南，我遂不得不分兵馳援英軍，當於四月廿日克復仁安羌，救出英軍數千。

緬戰至此，顯然已在開始新的變化。敵因正面我軍抵抗堅強，進展極緩，乃在薩爾溫江方面增強兵力，過羅衣考進犯棠吉，河邦和稅允（四月二三日前後）。因此，鐵道正面因兩翼均感暴露（英軍於二三日亦放棄唐大溫易），已由平蠻逐步向瓦城轉進之我軍，遂不得不分兵馳援棠吉，二四日將該地克復。但另股以騎兵爲主的敵輕快部隊，已借坤人爲嚮導，抄小路經老能直趨臘戍瓦城間的西保。廿八日，佔領該地，廿九日，復侵入臘戍，緬甸戰局於是急轉直下。

敵寇這種輕騎遠襲，冒險深入的戰略，其目的無疑在截斷滇緬路，包圍殲滅我入緬軍。這種戰略本可能遭遇相反的打擊。但敵得緬人之助，地理熟習，進軍太快，聯軍計劃一時受其擾亂，遂使其邀幸成功。

佔臘戍後，敵一面沿滇緬路東北竄，五月三日侵入畹町，五日入龍陵，直迫怒江西岸。同時另股由臘戍北犯敵，五日佔領八莫；更分一路東進，竄入騰衝；一路北進，八日侵佔密芝那。

侵入我滇西之敵，原意顯欲渡過怒江，侵佔保山。但經我大軍猛烈反擊，我空軍美志願隊及其他

部隊亦合力助戰，結果方能阻敵於怒江以西，穩定滇西局勢。

至此緬甸之戰，自北路敵佔密芝那，西面敵佔河洽布（五日）後，已可算暫告結束，事前，緬北聯軍因戰局變化，已於一日放棄瓦城。英軍沿更的宛河之綫向印度撤退，我入緬甸亦按照計劃，分別到達指定地點。

關於我軍援緬一事，就戰略上言，國人中當有認為可以研究者。在今日一切真相尚未大白前，我們實亦難判斷得失。但若僅論及緬甸戰局乃至與緬戰有關的印度局勢，則作者認為我軍的英勇仁俠行為，無疑已收獲很大的效果。如果在仰光失陷，英軍有瓦解之危時，我軍不馳援東瓜，敵人無疑迅速橫掃全緬，進而追縱潰退的英軍，長驅直入防務尚未佈置完備的印度東部。果爾，則不但緬甸淪陷更早，印度亦將危殆。甚至整個東方戰局亦受決定的影響。就此點言，我軍之馳援緬甸，使緬戰延長兩個月，與巴丹半島和菲律賓其他各島美菲軍之死守，實有同等的意義。菲島之死守解救了澳洲；我軍之援緬則保障了印度，兩者對全局的貢獻是一樣偉大的。

退一步，即使僅考慮自己的利益，我軍援緬亦有其客觀的成果。顯明地，不論我軍援緬與否，均不能阻止我主要補給綫滇緬路之被截斷。但若因我軍袖手而印度竟被敵侵入，則今日的空中運輸綫和將來的中印交通綫均將化為烏有。我國之受害將何如？

我軍因援緬而遭受了相當的損失，這是無可諱言亦不必諱言的。但考慮上述的收獲；這樣的損失

仍可算值得。

.....

緬甸戰役是結束了；隨着它，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亦告段落。但爲了完成一幅圖畫，和澳洲的外圍戰一樣，我們須將印度洋爭奪戰底一個序幕略加概述。

在緬甸戰役因我軍赴援而延長了兩個月的期間內，英國顯然已經乘機大大地強化了印度的防務，其中最顯明地是空軍和印度洋海軍之增強。我們不能斷言日寇有無繼緬甸之後立攻印度的企圖，但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它是會作此準備和嘗試的。

三月二七日，日寇之登陸佔領安德曼羣島，很顯明地暴露了它的侵印準備。四月五日和九日大批日機之連炸錫蘭島的科倫坡和亭可馬里，則說明它的嘗試。同時，倫敦方面會盛傳日寇在印度洋，集結有三艘主力艦五艘航空母艦的強大戰鬥艦隊（註十九）。但日寇底嘗試失敗了，科倫坡空襲中五十六架飛機之喪失告訴它，英國在印度洋和印度已有強大力量。因此，雖在亭可馬里一役中炸沉英航空母艦一艘和重巡洋艦二艘（註二十），它決定了暫不冒險在印度洋上孤注一擲。

除此以外，緬戰結束時印度雨季之降臨也告訴它侵印已過了最適宜的季候；而同時英軍之登陸佔領法屬馬達加斯加島，尤使它明白一個有決心保衛自己的利益的對手是不能隨便對付的。

於是，一度箭在弦上的印度洋和印度爭奪戰遂暫時沉寂。

(七) 在大陸上

敵寇因集中力量和意志於南洋的攻略，在中國戰場上全期內無大規模活動。有之，則只是歲尾年頭的湘北新會戰。

敵人在南侵中發動湘北攻勢底目的，顯然一方面是牽制我方在廣東前綫和滇桂邊疆與盟軍配合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在試探我方在那個主要戰區的實力。但這次和以前一樣，它又吃了大虧。從十二月廿三日起，敵寇傾其在華中區的大部兵力，總數共十萬，力圖奪取長沙。我軍誓死抵抗，與敵劇戰兩週，終在長沙外圍慘敗敵軍，殺傷三萬人。追敵於一月七日宣佈撤退。

同時，敵寇爲了盡其牽制之用，在長江全綫都有蠢動。從贛北，皖南以至浙東沿海（象山）等區，由去年底直到今年三四月間，此伏彼起，時斷時續，騷擾迄未停止。至五月間，太平洋大戰轉入新階段後，更演成三年來未有的大規模的浙贛戰役。

華南方面，敵于侵佔香港後，曾掉頭「掃蕩」東江區我前方根據地（一月底二月分），一度竄入

（註十九） 路透社四月十三日倫敦電，桂林大公報十四日載。

（註二十） 航空母艦：H.M.S. "Hermes"，巡洋艦：H.M.S. "Dorsetshire" 和 "Cornwall"。

惠陽，結果仍舊回竄。

華北方面，敵初因忙於南洋作戰，對我「掃蕩」會不得不暫時放鬆。我方則爲了配合盟軍，牽制敵人，曾於二月間主動出擊，重傷敵寇。敵因深受威脅，乃於二三月間發動普遍全華北的春季「掃蕩」，從山東到晉西北，從冀東到晉東南，用十萬以上的兵力，到處向我各個根據地進攻，並實行最殘酷毒辣的毀滅政策，見人殺盡，見屋燒光，獸蹄所至，寸草不留。我軍浴血苦戰，至三月末才將敵分頭擊退。其後敵復於四月初「掃蕩」冀東，五月初「掃蕩」晉冀中，五月下旬起大舉「掃蕩」晉東南太行區，戰鬥至撰稿時尚在進行。

顯然地，敵人雖擴大了它的侵略圈，但決不會絲毫放鬆中國；正相反，解決「對支事件」正是它的所謂「東亞聖戰」底主要任務之一。事實告訴我們，太平洋大戰新階段開始時，敵寇底第一次大規模行動就是對我國浙贛兩省。其經過和用意，我們將於以後討論敵寇新動向時再述。

.....

因爲必須南進，日寇對於蘇聯暫時擱置了它的野心。但它却絲毫沒有放棄投機和戒懼的念頭。在整個南洋大戰期內，它一直留駐着極強大的兵力在蘇「滿」邊界。據各方估計，其數自二十個至三十個師團。

日蘇邊境底暫時平靜無事，主要是由於蘇聯必須全力對抗希特勒獸軍和嚴格遵守蘇日中立條約。

正如真理報於該約一週年紀念日（四月十三日）對日警告所稱，「如望該約今後繼續有效，必須日本採取同樣態度」（註二一）。

.....

.....

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珠港奇襲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的密芝那被佔，整整五個月，太平洋大戰底第一階段是結束了。在這一階段中，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者侵佔了二百五十萬一千五百十萬公里的土地，掠奪了而且在掠奪着無量數的物資；而它付出的代價，則並不十分重大。聯合國家在此階段所受打擊之嚴重可以概見。爲了興利除弊，轉變局勢，爭取新階段的和最後的勝利，她們將怎樣警惕這五個月裏的教訓呢？

（註二一） 桂林大公報四月十四日載同日重慶專電古比雪夫訊。

第六章 血的教訓

許多理由會被舉出來說明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聯合國家之失敗。有些着重軍事問題，特別是軍事技術問題；其他重視政治，認為它是基本原因，當整個大戰底前因後果，和戰事過程被全面地考察了之後，我們會認識所謂空軍缺乏，增援不及等自然決不是基本因素。別方面，國際間的矛盾固是基本的癥結，然也不能完全解釋那些純軍事的災亂。

在過去諸章底分析和敘述裏，我們已經可以找到聯軍失敗底一切原因，從政治的到純軍事的。這裏我們將把它們系統化起來。

.....

(一) 國際政治——軍事的因素

由政治直接引生的軍事因素，亦即由政略底失策直接造成的軍略底失策，是聯合國家失敗底主要因素。它們按照其本身的性質，可以分爲兩大類：

第一類，由反侵略列強間的矛盾，即由各國底外交政策底對立引生的因素；

第二類，由一部份反侵略國家（有殖民地的國家）底殖民地政策引生的因素。

關於反侵略列強間底矛盾和她們的外交鬥爭底發展，以及從而形成的戰爭基本局勢，第一章和第三章裏已經析述。在這裏，我們只要指出這種局勢所造成的反侵略陣營在戰時底不利的因素。

首先，我們看見的是：太平洋上反侵略各國在戰前底未能團結，換言之，即遠東反法西斯統一戰綫之未能早日形成。這一現象底實例極多。最特著的是：在西綫崩潰以後，倫敦還在夢想以封閉滇緬路換取遠東的「明興」；當太平洋的颱風已瀰漫天際時，英美還未放棄拉攏日本脫離軸心的幻想。

這一因素是聯合國家失敗底最基本的直接原因；由於它，她們在戰時所表現的一切主要的缺點才會形成。

這些缺點是：

在聯合國家間——第一，沒有具體的聯合作戰計劃，第二，指揮不統一；

就聯合國家各個單位言——量敵不足，準備不夠，並犯不可饒恕的疏忽；

在一般的戰略上（不論聯合國全體或各個單位）——喪失主動。

如前所述，太平洋各反侵略國在戰前雖高唱所謂「A B C D陣綫」，然並無同盟抗日的具體計劃。她們間也許有一點互助的基本諒解，但事實上却顯未充份考慮戰事真正發生時聯合作戰的一切戰略的和戰術的問題。戰爭爆發後，各地當局底張皇失措，各戰區指揮部底遲遲成立，各方面增援底遲

緩和混亂，以及其他無數的事實，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指揮底不統一，是沒有聯合計劃底直接結果。如所周知，太平洋各戰區（西南太平洋戰區和中國戰區）統帥部，是於一月三日，即戰爭開始後一個月，才由華盛頓宣佈成立的。成立之後，所謂總司令仍只負空名，各個作戰區域事實上依然是人自爲戰。甚至在兩國友軍並肩作戰的區域，例如仰光陷後，的緬甸，也沒有統一的指揮，作戰上必要的聯絡都感困難。

沒有聯合作戰計劃和指揮不統一底直接結果之一是兵力分散，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英國官方最愛用兵力劣勢爲失敗的辯解。實際上，兵力劣勢也是他們自己的錯誤，因爲他們量敵不足，準備不充。但如果深入考察，我們會發現聯軍於一個指定時間在一個指定戰區雖或居劣勢，然就全局全期估計，聯軍在南洋戰場所用總兵力實不過份少於日軍。據一般的估計，日軍在南洋的第一綫總兵力不過二十個師團，約五十萬，聯軍在在馬來亞約十萬至十二萬，菲律賓約十萬，香港萬餘，荷印全區約七八萬（註一），緬甸連我入緬甸在內，前後約十五萬。如此，即不算澳洲和印度，總數也有約五十萬。聯軍所以處處顯呈兵力劣勢者，主因在日寇逐步進攻，兵力集中，可調征服一地的兵力於另一地作戰，聯軍則兵力分散，處處守株待兔，等敵人來到時捱打。

關於聯軍的量敵不足，準備不充，一般大都歸咎於情報的錯誤。情報錯誤自然是一個技術的原因，但尋根究底，我們會發現主要的原因仍是政治問題，是政略上的安撫主義底問題。因爲政略基本

地是安撫主義，英美，特別是英國，對日本始終希望不戰的；因為自己希望不戰，便幻想着日本也不敢戰或不能戰。於是對敵低估和準備鬆懈的錯誤便發生。

疏忽是低估敵人底直接結果；它是一個偶然的因素，但它是從必然產生的。

喪失主動一問題已經有過許多人討論；本書中亦會屢次觸及，在這裏，我們只須指出：喪失主動是上述各因素底綜合產物，而其最重要的根源是反侵略統一戰綫之不成。因為未能聯合一致，各反侵略國家才不敢或不肯單獨制先打擊日本；也因為對方顯如一盤散沙，兇很狡猾的日本強盜才敢冒險企圖各個擊破。

(二) 殖民地政治——軍事的因素

作為聯軍失敗之另一重要原因的殖民地底特殊的政治——軍事的因素，是發源於統治國與殖民地人民底對立。它們是兩方面的：

一方面，殖民地人民對統治國齟齬或反抗，至少不與合作和援助；

另一方面，統治國當局對當他人民不信任，甚至主觀地不分皂白，認所有殖民地人民都是可能的

(註一) 據日方發表，爪哇荷印軍計五萬六千名。

敵人。

前一因素在南洋大戰一切戰役中，特別是緬甸和馬來亞戰役中所發生的作用，各方面已有很多的記載。我們只須舉一特著實例，說明奸狡的日本強盜怎樣把它當着致勝的主要手段之一。

「敵軍有一本油印小冊子，叫做『第十五軍緬甸作戰綱要』。根據這個綱要，敵軍指揮官飯田祥二郎打算對入緬軍『我國的』進行一個『破天荒的殲滅戰』，他告訴他的部下說：『皇軍進行這一個戰爭，有絕對的把握，因為緬甸人對皇軍都有良好的印象，緬甸人可為皇軍的後盾，而與皇軍合作。』他接着說：『皇軍已在全緬佈置好了一個天羅地網。敵軍有什麼行動和計畫，我們都可以從緬甸人的諜報上充分明瞭。敵軍要想破壞交通已不可能，因為他們得不到緬甸人的協助』。（註二）。

事實證明，飯田祥二郎絕不是在那裏憑空吹牛，日本強盜不但在緬甸，甚至在馬來亞都佈好了天羅地網，而且這些天羅地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來處心積慮，在當地陰謀活動的結果。

這些陰謀的結果如何可怕，我入緬軍底切身經驗是可以證明的。緬人對我本無怨仇，然而我軍底仗義助戰，抵抗侵略，在緬人眼中却成了幫助英國維持統治！

日本強盜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成功呢？無疑地，替它打下基礎者正是英國自己的殖民地政策。如所周知，太平洋大戰爆發前，緬甸前總理宇素曾到倫敦與英政府談判，要求緬甸立即自治。結果被英政府拒絕。戰爭開始後，他回緬即以間諜嫌疑罪被捕。他公然承認通敵，而且說：「緬甸人只願意信仰他們所知道的魔鬼，而不願聽信他們所不知道的天使」。（註三）

當然，英國即使當時承允了宇素的要求，也不能一舉掃蕩日本強盜在緬甸民間，特別是在緬甸底支配層——和尚羣中，多年所做的陰謀工作。然而，這一事實却無疑證明了英國統治層底政策之頑固和短視，正如他們今日對印度的一樣。

殖民地人民並不一定是對統治者絕對敵視的。只要統治者稍爲開明，他就可以取得與其開明的程度相應的當地人民底合作。

菲律賓是現實的證據。在那裏，日本第五縱隊底活動顯然成功較小，而非人則部份地能與美合作抗敵。當然，美國在菲律賓離開發動人民自己的解放戰爭還遠得很。一位美國名記者 W. H. 張伯倫，即承認與美軍合作抵抗日軍的大都只是些在美國人多年訓練下的菲律賓警備兵（Philippine Scouts），要想菲律賓人民和中國人民一樣抗日「還差得遠」。（註四）

（註三） 麥浪，同上。

然而，菲律賓羣島在南洋全區中之能鶴立雞羣地抗戰五個月，餘麥克阿瑟將軍的才能較優外，菲島人民之能部份地合作。至少不積極地反美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進一步，殖民地人尼不但可能與統治國合作抗敵，其中的至少一部份，爲了某種原因，甚至是極希望能夠武裝起來，共同打擊公敵的。

南洋的一千幾百英僑，因爲祖國被倭賊侵略荼毒，即沒有一個不懷抱這種希望。在印度，三萬五千萬人民亦要求全體武裝抗日的自主與自由。

然而，殖民地的統治者（特別是英國）却頑固地認定一切被統治者都是他們的敵人，不但不給他們武裝，甚至認他們爲防備鎮壓的對象。

舉例：香港。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在香港，抗日是談都不許談的；正相反，日本人指揮的漢奸報紙，則有對中國的抗戰攻擊污蔑的一切自由。

英國人所舉的香港迅速失陷的理由照例地是兵力太少，防綫太長；他們就始終未想到武裝了的一百六十萬香港華僑，將是怎樣一坐不可克的長城。即使這些未經長期軍事訓練的民衆未必真能衝鋒打

仗，但是，他們總可以協助着警戒守望一切敵軍可能登陸的港灣和不能進軍的僻道。果爾，則敵人怎能處處紆迴，處處奇襲，如入無人之境？

然而，香港的中國人始終是除切菜刀之外，不准私藏任何武器的。等到九龍已丟，事已不可爲時，那般昏庸瞞天的殖民地官吏却來玩弄「動員民衆」的戲法！「急時抱佛脚」，有何用處？

馬來亞也沒有兩樣，海峽殖民地總督湯姆士爵士似乎是比較聰明的，他在戰事爆發後就釋放了一切抗日的政治犯，准許各抗日黨派公開活動，准許新加坡華僑組織抗敵動員委員會，成立華僑義勇（註五）。然而，結果如何？和其他地方及許多其他事情一樣：太遲了。

在大多數敵意的土著人民中間，僅僅靠少數精神物質都算不待堅強的本國軍隊和幾個中了晏安鳩毒的官僚，怎樣能保衛殖民地？

人們應該不是那樣健忘的吧！迴憶着過去的最慘痛的血的教訓，我們不竟凜然地瞻望着太平洋戰爭中的民族問題，特別是印度問題之發展。

(三) 純軍事的因素

麥克斯，溫納在「爭奪世界的大戰」裏，曾指出英法在西線大會戰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她們在兵學原理（War Principle）上的保守性，換言之，即她們似乎沒有理解和把握所謂現代的「全體性戰爭底藝術」（註六）

溫納所謂全體性戰爭的藝術，主要包括現代戰爭中的戰爭準備，作戰努力，軍事組織，軍隊訓練，軍事領導，戰爭作業（戰略的和戰術的）等純軍事乃至軍事，經濟的諸要素底理論的和實踐的問題。在現代戰爭中，這些要素要求全體性的，綜合性的和機動性的處理。例如動員要求舉國一致；軍事組織從前方到後方要求極度的完備與靈活；軍隊要求綜合的編制；各兵種要求高度的協同與合作；戰略和戰術要求放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僵硬塹壕戰，代以機動的運動戰，英法聯軍在西綫的表現，說明了他們沒有達到這些要求，而顯呈了兵學原理上和軍事實踐上的折衷性，偏枯性和僵硬性，英國的過份重視海軍而忽略陸軍（從而過份重視經濟封鎖戰而忽略武力決戰），她的海陸空三軍之不能澈底合作以及各兵種之缺乏綜合編制——（註七）她的墨守固定陣地防禦戰法而忽略運動戰，是最現實的證據。

（註六） Max Werner: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溫納曾談及政治在全體戰爭中的重要性

，但他只着重政治作為輔助軍事的宣傳和外交手段。

溫納的分析是正確的。然而，日本侵我以後五年來，特別是德國侵蘇以後一年來的戰爭過程告訴我們，所謂全體性的戰爭者，當不僅包含純軍事的和軍事，經濟的要素並且應該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一切要素；不但包括前綫，並且應該普及後方——敵人的和自己的後方。所謂全體性者，當不但包含全國軍事和經濟的力量以及舉國人民僅僅與經濟作戰努力和配合的動員，和作戰之全體，而且應該包括全國人民，無分男女老幼，一致武裝起來，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動員和作戰之全體。所謂綜合性者，當不僅包含前綫作戰軍隊底合作與協同，並且應該包括軍隊和全體武裝了的人民底合作與協同。所謂機動性者，當不僅包含運動戰底機動，而且應該包括更廣大的敵後的游擊戰底機動。對於被侵略的國家，全體性的戰爭特別要求這些更廣大的，甚至更重要的條件。然而，截至今日，能够認識和實現它們的，似乎尚只有中國和蘇聯。

從西綫到太平洋大戰，英國，乃至美國，對全體性戰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似乎有相當進步了。但他們所着重的似乎尚只是那些純軍事要素，而且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武器的——要素。對於全體性戰爭底更廣大的要求，她們似乎本質的不能理解。

在殖民地戰爭中，發動真正全體性的戰爭——當地人民自己的戰爭——自然是非常困難的，但是

（註七）英國專家空之分門別類，各不相屬的編制，是全世界最偏枯最僵硬的。

如前述，却也不是沒有可能。其所以至今不能，全因統治者不但看不出那種可能，而且即使看出了，也不肯令其實現。

不但如此，甚至關於上述純軍事的要素，英國在本國和西方戰場雖似有進步，然在東方的殖民地，則依然繼續着過去的落後狀態。

首先，關於軍事組織的問題。

軍事組織底範圍極廣；它不但包括軍隊底編制，而且包括軍事領導機構，軍事生產和分配，乃至兵站，給養，交通，運輸，增援和補充等一切軍事作業上的組織問題。美國不用說，她在太平洋大戰前關於這些是尚無完備的基礎的。至于英國，她也許在本部有完善的組織，但在遠東，則顯然表現着嚴重地無效率和紛亂。

英國在新加坡的遠東總司令部是一個急救章的組織，在它的短短的年餘歷史中，它並沒有健全起來。而且，在遠東，英國的陸軍和海軍是各不相屬的；它們都直隸倫敦。戰爭爆發後，西南太平洋聯軍總司令部遲遲成立，三軍指揮表面上算是統一了。然而究其事實，這個遠東最高軍事領導機關並沒有在短期內完成奇蹟，改變過去的多頭現象。另一方面，戰前和戰爭初期的英遠東總司令波普翰將軍是一位空軍將領，事實證明他對於陸上的戰爭並不怎樣內行。

以大英帝國疆域之大，所必須防衛的領土之廣，她在軍事原則上，顯然必須採取靈聯的方法，將

全國劃分爲幾個軍事區域，以每一區域能够獨立作戰爲標準。但大英帝國並不如此。她是採取的集中制，一切都集中在大不列顛。因此，無論她的太陽不落的領土中哪一部份需要武力，無論埃及，馬來亞和印度，她都必須從倫敦調。澳洲，印度和南非雖提供過若干人力，然而主要的兵器——飛機，大砲，機械化裝備，則必須來至大不列顛（註八）。在她維持着絕對地海上霸權，她的航運噸位富裕有餘時，這種體系也許是無問題的。但當那霸權捉襟見肘，船隻數量因損失太大而發生恐慌時，問題就不但發生而且嚴重了。

倫敦人士每以兵力單薄，增援不及爲遠東戰敗的理由，這理由的背後顯然有一個更重要的組織問題存在。其實，大英帝國在印度經常駐有近百萬兵，特別是在西北部，爲什麼不能從那裏調？也許是仍因船隻不夠，然而，至少到緬甸，從印度是有陸路可走的。

英國軍隊編制底偏枯性非常濃厚；她特別缺乏綜合的部隊。在地理條件特殊的地方，例如挪威的山地和馬來亞的叢莽，適應那些條件的特種綜合性部隊尤其必需。然而，英國派到馬來亞的，除一部份印度軍之外，都是不適宜當地條件的普通部隊，而日本所用則大半是爲該處作戰而編組的特種部

（註八） 香港設防未完的理由之一，即是倫敦所允許的東西未曾來到。參考：愛潑斯坦！

——「香港戰爭的幾個教訓」，桂林「文化雜誌」，二卷四號。

隊，特別是綜合性騎兵。

必須指出，日軍在馬來亞，緬甸乃至香港致勝的主要的軍事的原因，並不在於它的人數上或機械化裝備上的絕對優勢，而在於它對於地形的熟悉（由於間諜活動和當地土人幫助）和它的適應地理條件的作戰訓練。以香港為例。我們現在知道華南敵軍進攻港九前，曾在廣州附近與香港地形相類的某山練習山地戰數月之久。英方呢？據愛潑斯坦君說：

「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香港所舉行的一般演習中，『敵人』是偷過九龍的閘防綫，在北角登陸，那裏是砲台的炮火所不及的，於是立刻佔領黃泥涌峽，切斷守軍的交通。這些進攻策略是由印度的古蒙部隊（由尼泊爾調來的）卓越地成功地執行了的。他們的爬山兵士不是沿大路，而是翻過小山和沿着小路前進的。這恰巧是去年十一月日軍進佔這個島嶼所用的策略。

「然而英國政府却一點也沒有從那次經驗中認識什麼。相反地，給香港軍事安全一個最糟糕的打擊，就是把古蒙部隊調到別處去了。來接防的坎拿大軍隊既無充份的訓練，又不熟悉地形。而那次演習的教訓，却被敵人充份利用了。」（註九）

對於這，我們無話可以補充，除了說：在馬來亞和他處正是一樣。

（註九）前引：愛潑斯坦（I. Epstein）——「香港戰爭的幾個教訓。」

我們必須再談談軍事領導的問題，不是關於機構而是關於入才。我們並不想指摘南洋戰爭中的英軍將領，他們雖是敗軍之將，但除了戰略戰術上的若干保守性之外，他們實不應負戰敗的全部責任。應負責任者主要在倫敦，其次是掌握當地軍政大權的殖民地政府當局。

香港的防禦問題最足以說明這些殖民地當局的才幹。

如愛潑斯坦君在他的有價值的短文中所指出，英當局對於香港的防禦是始終徘徊猶豫，沒有肯定的決策的。

原來香港的防禦體系，和新加坡的一樣，主要是以由海上來的攻擊為對象；對於大陸上的進攻，它實際上是毫無準備。一九三八年秋日軍佔廣州後，香港所受的陸上威脅突然嚴重了。當時英國政府會再研究它是否能守的問題；結果認為是不能守的。

一九四〇年秋，英國政府對日態度轉硬，乃改變方針，決定香港必須堅守，為此，他們擬定了一個計畫，其主要目的是增強九龍半島上的陸地防務，而以機動性的防禦來達到此目的。

這一計畫在紙上自然是很好的。可惜的是，它並沒有實現。為什麼？小部份是因為倫敦始終未曾把它所允許的器材送到，大部份則無疑應由地方當局負責。愛潑斯坦君講得極清楚：

「香港政府和司令沒有充份利用香港本身儲備的兵力，金錢和勞動力，以實現這個計畫，却是碰到每一困難，便昏亂地改變策略。在短短幾個月內，對於守衛軍和志願軍的訓練是根據於假

定，即竭力守住九龍和新界。以後，又計畫抽回島上來，單獨守住那海島。以後，又重新準備要保衛陸地，結果，弄得那些要參加戰鬥的人摸不清楚他們的任務究竟是什麼」（註十）

一件港九兩地百六十萬人民有目共觀的事實，鮮明地說明那些負責防守香港的人們是怎樣地瞞騙和無效率：從一九四〇年秋季起就開始建築的防空洞，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敵機進攻時還沒有完全築成，而在期內，却鬧了一次轟動全市的大舞弊案。

最後，關於戰爭作業，戰略和戰術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從兵學原理，軍事組織，訓練，領導等問題發生的。兵學理論落後，軍事組織，訓練和領導不健全。在戰爭作業上決不可能表現優秀的戰略和戰術。

南洋大戰中具體的戰略戰術問題不能在這裏討論，篇幅也不容許。在這裏，我們只能舉出比較重大的幾點：

其一是英美所表現的計畫上的固定性。本來，如克勞塞維支所指出，一個戰略計畫在遭受大的打擊之後，是不可能臨時全部變更的。然而，適應新的條件的局部的修改，從而儘可能減小己方的危險和損失，却不但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蘇德戰爭去年半年的經過，對於雙方就都不是按照原擬計畫進行的。在德國方面，原計畫顯然是第二次攻勢中（七月十日起）即直下莫斯科。但在斯摩棱斯克被阻時，希特勒卻不像拿破侖那樣不顧一切向莫斯科硬闖，而立刻改變方針，先展開南北兩路的進攻，改善了中央突出的形勢，然後發動對莫斯科的總攻擊。

在蘇聯方面，首二星期的戰事表明她在南路（烏克蘭方面）的兵力特強，當時納粹方面曾宣傳蘇聯對巴爾幹原有採取攻勢的準備。這自然是替他們的背信侵蘇辯護的造謠。但我們却有理由可以相信，蘇聯的原計畫。似乎是於停止敵軍最初攻勢後，立即發動戰略的反攻，而反攻主要大概是在南路。戰事的發展使這計畫不能實現，而同時中央的主要戰區對蘇方却發生重大的危險。值此嚴重關頭，蘇聯顯然也改變了方針，甯可放棄烏克蘭而特別增強中路的兵力。正因如此，蘇聯才在十月以後成功地保衛了莫斯科使希特勒在冬季中遭遇了空前的慘敗。

如果蘇德雙方能執行包括數百萬大軍底運動的戰略計畫上的改變，則英美，特別是英國，至少應該可以在戰爭中對失敗了原計畫加以補救。

當珍珠港奇襲和康潭海空大戰的結果，如邱吉爾所承認，根本打擊了英美的原作戰計畫時，英美顯然只有兩途可擇：（一）改變方針，準備放棄馬來亞和荷印，集中精神和力量增張緬甸和澳洲外圍（包括新幾內亞）的防禦。（二）如不願改變，則必須不顧一切，以全力向新加坡和瓜哇增援。

然而英美當時的方針顯然是猶豫不定的。她們起初依然向馬來亞和荷印增兵，不管緬甸和澳洲。以後，却又臨時變計，把開往新加坡和瓜哇途中的生力軍召回，送往仰光和雪梨。結果，馬來亞和荷印自然不保，緬甸也隨即淪陷，而如果不是菲律賓抗戰五個月，澳洲北部也許亦已早淪敵手。

其二是英國軍隊所表現的作戰行動上的刻板性。

蘇聯的B·康斯汀上校正確地指出：「固定的防禦在這個和另一個方向是能够被突破的。……技巧的固定防禦準備了擊潰前進的敵人的突擊隊的基礎，它爭取了準備反攻所必需的時間。……但是普通的梯形陣地不是永遠能達到其所期望的效果的……況且，在機動的戰爭中，很難斷定戰鬥只能在預先準備的陣地上進行」。因此，他說：

「現代的防禦是以反攻，以機動爲主的。……在莫斯科，在羅斯托夫前綫，蘇軍擊退德軍的主要的攻勢，是以側翼反攻爲基礎。」

他的結論是：

「現代的防禦是以機動爲主的，但並非取消陣地的防禦戰。堅固的陣地防禦加上機動，就給現代防禦以勝利」。（註十一）。

如所周知，麥克亞瑟將軍保衛巴丹成功的軍事上的原因之一，即是他的機動爲主的防禦。然而，英軍在馬來亞所採，則顯然完全是固定的陣地防禦，亦即所謂「綫」的防禦。一綫被迂迴或突破，只

有後退；退到盡頭，只有投降。

其三是英國海陸空三軍之未能充份合作。關於此點前面已經述及。在這裏，我們祇須指出；正因為海空軍未能合作，英國東方艦隊的兩艘主力艦才被殲滅，從而根本影響馬來亞和整個南洋戰事。

平心而論，英國最高軍事當局顯然並非完全不認識所謂全體性，綜合性和機動性底必要，正相反，他們是確朝着這些方向努力的，但英國統治層固有的保守性，却處處使這些努力不能收穫大的效果，正是這種保守性它過去在政治上釀成了殘酷的大戰，在軍事上引致了悲慘的失敗。

（註十一） B·康斯珂上校——「現代防禦的性質」，重慶新華日報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譯載。

第七章 災後

截至本章，本書所敘述和分析的都是令人不快活的事實。讀者因之，也許會發生太平洋戰局絕不樂觀的感想。如果真是這樣，那決非作者的原意。作者絕對無意誇張過去的失敗；他只想就他的見解所及，無忌諱地揭露失敗底經過和它的真因。祇有這樣，才能正確地探討當前的形勢，估計今後的發展。這將是這本書最後兩章的工作。

(一) 敵人底收獲

不能否認地，日本在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中獲得了極大的利益，聯合國家受了極大損失。這份損益的平準表若用土地計算，是二百五十餘萬方里。土地本身原算不得什麼；問題在這些土地中包含許多極重要的軍略要點，蘊藏無數極豐原的經濟資源。

這些要點包括新加坡（太平洋和印度洋底門戶），仰光（抗戰中國底主要輸血。），吧達維亞（亞澳地中海底心臟），馬尼拉和香港（南中國海底一對澳鑰），所羅門羣島，（南太平洋航路中央的一堆炸彈），威克島中太平洋底前哨）……

這些資源包括：年產九十六萬公噸，佔全世界產額百分之九十的橡膠（馬來亞，荷印，越南，泰國）；年產九九，五〇〇公噸，佔全世界產額百分之七十的錫（馬來亞，荷印，泰國）；年產一千一百萬噸的石油（荷印，英屬婆羅洲，緬甸）；年產二千九百萬公噸，輸出一千三百萬公噸的米（緬甸，越南，泰國）；佔全世界產額百分之九十的治瘧特效藥——奎甯；還有糖，椰子油，芋蕪，以及蘊藏相當豐富的鉄和其他礦產，等等。（註一）。

由於佔領那些要地，日本的戰略地位是大大地改善了（即使是暫時）：她衝破了聯合國家南面的包圍；她控制了西南太平洋和東印度洋；她囊括了南中國海；她兵臨印度和澳洲門口；她截斷了中國與其他聯合國家的主要聯絡綫；擾及了美澳間和澳印間乃至英印間的交通；她甚至威脅美國的主要外圍陣地——夏威夷羣島和阿拉斯加。

由於攬得了那些資源，日本的經濟作戰力量顯然有進步了：她有了够用的主要糧食；她有了用不完的橡膠，錫，奎甯；……她如果能恢復生產，就可以有充足的石油，她還有許多「開發」的希望。配合着五年來對中國侵略掠奪所得，日本儼然是可攻可守，自以為立于不敗之地了。

（註一） 數字都是一九三九年的。參考：陸詒——「毋忘南洋」，重慶新華日報一九四二

敵之所得即我之所失，聯合國家所受打擊自然是嚴重的：她們喪失了大遍土地，喪失了許多戰略要點，喪失了無數資源；她們的一部份的交通線更拉長了；她們的聯絡呼應更困難了；最重要地，由于失敗所引起的危機和敵人更加緊的政治攻勢，她們的（英國的）殖民地民族問題更嚴重化了。

聯合國家（英美）過去主要的口號是「爭取時間」，完成反攻準備，但到了今日，時間已不一定全在她們方面。她們若不能改變局勢，則時間越拖長，局勢可能對日本和她的法西斯匪羣更有利；因為她們將成功地「開發」佔領區，以加緊掠奪使自己更頑強起來。

（二） 禍中福

然而，世事永遠是辯證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只要戰爭還在進行，勝利並非盡利，失敗也未必全是害。

正如過去廉價地低估敵人一樣，今日若以為日本就佔了一面倒的優勢，也是不能寬恕的錯誤。

日本的戰略地位誠然改善了。然而，隨着土地的侵佔，她的戰線却無限制地拉長起來。試看從黑龍江到仰光，從仰光到所羅門羣島，從所羅門羣島到阿留申羣島——這條戰線該有多長？二萬公里。

她的兵力是完全分散了。她的四百餘萬的軍隊，二百幾十艘的軍艦，三千餘架的第一線飛機，即使不計她本部和朝鮮台灣已必須分駐于中國的被領區，緬甸，泰國，越南，馬來亞半島，菲律賓羣

島，荷印羣島，新幾內亞，以及太平洋國際分日線以西的無數島嶼；而其佔總額四分之一的最精銳的陸軍，尚須擱在滿洲防備蘇聯。她的軍事行動區域底總面積，廣達四千萬方公里！

戰線這樣長，兵力這樣分散，日本的交通線的延長和困難可想而知。在這樣浩大的軍事行動區域上，她的交通線，主要地只有靠海上航運來維持。然而航運問題正是日本的苦惱。

南洋大戰開始時日本在戰略上之佔優勢，主要在於她的內線作戰地位。時至今日，這種地位表面上雖仍存在，實質上則已變成一種幻覺了。若與德國相比，即知日本的戰略地位已到怎樣尾大不掉的地步。德國現在的戰線總長約八千公里，軍事行動區域總面積約六百萬公里，而她的交通線多在陸上，既多且短。德國從西線調兵到東線最快只須三天，日本從滿洲調兵到南洋最快要兩星期（註二）。

只要聯合國家有強大的運動力和攻擊力，日本現在的戰略優勢地位是可以迅速消滅的。因為她將反主爲客，被人各個擊破。

日本最大的弱點是她的兩翼，特別是左翼。在這裏，美國未被珠港奇襲擊破主力的海軍及其強大的空軍，在獲得量上的優勢時，即可隨時打擊日本的心臟。這種優勢在德國一旦崩潰時，即可無問題地取得。

（註二） 這只是不停止的行動時間。

在日本的右翼是時時準備着反攻的中國。這反攻目前尙不致發動，但只要聯合國家，特別是美國，能以充份的空軍和重兵器相助，只要中國內部的團結更臻強固，它將隨時可以實現，而使日本受根本的威脅。

同時，在日本的北面，她所最怕的敵人——蘇聯——則仍在鎮靜地等待着，這個敵人雖被希特勒全力進攻，却至今絲毫未移動他的遠東的防軍；正相反，他而且在不斷地把它更堅強化起來。從這裏，在適當的時機，將來到使法西斯日本粉碎的又一打擊。

如所周知，日本過去之取得便宜勝利，軍事上的主因之一是她以狡詐取得的意外性——她的有備和英美之無備。顯然地，這種意外性將不能再現。

別方面，聯合國家雖受了十分重大的軍事上的打擊，然而她們的戰略地位却並未因而陷入絕對的不利。正相反，她們的戰線是相對地縮短了，她們的兵力可以集中於比較小的兩個戰區——澳洲和印度，從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可以取得當地的量的優勢。她們的交通線雖部份地拉長——從澳洲到印度，從印度到中國——而使三重要戰區的聯絡感覺困難，然而其另一更重要的部份，從基本根據地到各主要前線——美國到澳洲，英國到印度——則亦相對地縮短了。她們關於此點的主要問通，只是怎樣解除或減輕敵人的威脅。

聯合國家過去失敗底軍事上的要因之一，是她們的低估敵人，疏忽無備，以及未曾充份合作和統

一指揮。這樣錯誤應當是不會再見的了。

在經濟的前線，日本確已獲得了許多重要資源，然而除若干現存可用的物品，如米，橡膠，糖，等以外，大都有待於修復或開發，特別是日本所急需的石油，因油區破壞甚澈底，截至八月中尙未取得一滴，無論她自佔領油區後即如何力圖修復。

日本要消化她所得的贓物是需要不少時間的；她的工業基礎底薄弱成了她的嚴重的障礙。在石油產區的修復一事中，即鮮明地表現她在這方面的最大弱點——重工業和機械工業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貧血（註三）這種貧血將阻礙她不能迅速開發南洋的一切重要鑛產，特別蘊藏達十五萬萬公噸的鐵。

像德國在歐洲那樣於佔領一地後，除蘇聯領土外，立即利用一切現存的物資和設備，特別是軍械和軍火廠，來迅速增強自己的侵略力量，日本是不能够的。在日本的佔領區，根本沒有重要的軍事工業。

而且，即使她有能力迅速掠奪南洋的物產，日本仍然不能完全補救她的經濟資源之不足，她所最感缺乏的原料，如棉花，有色金屬——特別是銅，罕金屬等，在南洋即不產，開發鐵鑛亦決非一年半

（註三）一九四二年六月中裝載大批技術專家往南洋的大洋丸之被美潛艇擊沉，全船乘客

幾乎死盡，當是這方面的一件難補救的損失。

載之事。她的經濟的泥足仍不能得到根本的治療。

日本的工業的貧血更將帶到她的最大的困難。她目前最感需要的是兩樣東西——船舶和飛機；而正是關於這兩件東西的生產量，她與聯合國家不能相比。特別是作為她的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海運船舶，不久將成爲她的致命傷之一。在開戰時，她有商輪六百萬噸，據美國方面宣佈，她在大戰最初半年裏已損失近百萬噸，而她每年的產量不過幾十萬噸（註四）。她的特別重視航運問題和夢想打通從上海到新加坡的鐵路交通，即是反映她在「勝利」時已感到的恐慌。

別方面，聯合國家的經濟戰線是十分強固的。她們的戰爭資源特別完備豐厚。她們在南洋所失的資源中，在她們本國缺乏的主要只有橡膠，但這在英美已有相當豐厚的儲積，（美國所儲够十八個月用），而且美國和蘇聯的科學家均已發明代用品，她們的工業基礎尤其強固，特別是美國。自被日本拖入戰爭之後，美國軍事工業生產已以飛躍的速度增長起來。特別是關於飛機，坦克和船舶，不但日本望塵莫及，即三個法西斯國家聯合起來亦相差遠甚。

受過了那樣慘痛的教訓，聯合國家（英美）應當會特別警惕，避開過去一切覆轍了吧。南洋大戰後她們的作爲可以證明朝這方向的努力，惟一的例外是英國對殖民地民族問題——印度問題——的舉

（註四）一九四〇年日本製成海輪五十五萬噸。

措，對於那，我們還不能不懷杞人之憂。

(三) 更基本的因素

這些因素的對比，已足說明聯合國家雖在太平洋大戰第一回合中戰敗，然並未即墜入完全不利，交戰雙方的利害依然是互見的。

然而，這些因素尙不是基本的因素。基本的因素是全盤的，是與整個世界大戰相關的。

從基本的因素看來，日本在投機取巧的南洋大戰固得了勝利，然而她的勝利却在總形勢上造成了聯合國家的有利和她自己的不利。

十一年來日本國際地位的特徵就是她的孤立無友，但在歐戰以後和太平洋大戰以前三年間，她却不但尙有改變這種地位的可能，而且被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英國會不斷以有利于她的條件，邀請她和上次世界大戰一樣，加入反德國的陣營。但日本仍固執地掀起了太平洋大戰。由此，她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地位遂陷入絕對孤立；在她的四面，都是與她在戰爭狀態中的敵國，她雖與蘇聯暫時維持中立關係。然而實際上她與她亦已在未交戰的臨戰狀態中；兩國間武力衝突的爆發，已祇是時間問題。另一方面，日本雖因此而與德義結了不解之緣，然而截至今日，她與她的西方法西斯盟主仍完全隔絕，不但軍事不能直接聯絡，經濟上不能有無共濟，甚至政治上亦不能和聯合國家間一樣，維持經常的直

接的接觸。就目前觀之，她們成立直接聯絡的希望還遠得很。

由於這種基本的客觀形勢，日本除了希望打通印度或西比利亞，以與德義取得聯絡外。不可避免地只有在四面皆敵的環境中獨力作戰。

然而日本底基本的主觀力量，她的國力——人力，物力，以及由它們而產生的軍事力之總和——與她所面對着的客觀的和自然的條件相比，却使她不可能獨力戰勝她四面的敵國中之任何一國，顯然地，她絕對不可能戰勝美國或蘇聯——如果戰勝如克勞塞維支所說明，是殲滅敵人的武裝力量，佔領他的土地，使他屈從己方的意志。她也不可能戰勝英國，即使可能侵入或佔領印度之一部。甚至，如五年來的事實證明，她並且不可能戰勝中國。

如此，只要她的對手，各個的或作爲一個集團的內部不發生問題，日本絕對不可能獨力在戰爭中打開一條勝利的出路。她的命運與義大利的一樣，須視德國的命運。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雖與義國的有百步與五十步之分，然而無疑仍是從屬的。

正是這樣，日本在過去五年來發動了多次戰役，招惹了許多敵人，並且投機取巧地獲得了不少次戰鬥或戰略的勝利，然而却一次大戰役也未能完全解決，一個敵人也未能征服（詳五）。今日，由於她自己不度德不量力，日本已使自己從中國的泥沼進一步陷入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了，在那裏，除非她的主人公——法西斯魔王希特勒——獲得最後勝利，她將必然遭滅頂之凶。

別方面，反侵略各國過去失利的主因，她們間前此始終未能達到的一致團結，却反因日本之擴大侵略及其初期的勝利而實現起來；安撫政策之殘餘從此再無流毒的可能；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乃得進一步形成和鞏固。這是聯合國家從太平洋大戰得到的最重大的收穫，是致希特勒背信侵蘇的結果差不多相等的有利於反法西斯陣營的意外發展，奇怪的是，反侵略各國在截至現在全部戰爭過程所得到的兩次最有利於她們的戰局變化，主要都不是由於她們自己的努力，而是由於她們的敵人底盲動。這是歷史底異變，也是歷史底必然。

日本的這一次盲動並且直接地使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個陣營底交戰力量之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於她的強迫美國提早參加戰爭，日本使反法西斯陣營的戰爭總力增強了不能估計的倍數。固然，由於美國開始武裝太遲，這力量之增強未能立刻表現，可是，別方面，提早參戰却無疑使美國武裝起來的速度增快了無數倍，使美國的反法西斯的當局和人民能夠粉碎一切孤立派和其他法西斯第五縱隊阻礙和破壞武裝努力的陰謀，因為美國的地理地位使法西斯侵略者不可能在她武裝成功以前將她擊破，因為美國是現世界中生產力最強大，生產資源最富厚的國家，這一發展將是二次世界大戰底決

(註五)

在這點上，日本與德國是鮮明的對照。德國雖至今尚未望見戰爭的勝利，然却無從已獲得多次戰役的勝利，並且已至少暫時征服許多國家。

定的因素之一。

最後，從整個世界大戰的全盤軍事形勢上觀察，太平洋大戰第一階段也並未使聯合國家陷入完全不利的地位；因為，當東方的生番在南洋猖獗時，更重要的，更兇狠的納粹魔鬼却在歐俄遭遇了空前重大的打擊，如果日本的新侵略行動，無論是對英美或對蘇聯，是緊接着歐洲西線崩潰之後，或配合着希特勒的魔蹄蹂躪歐俄西部平原之時，試想，其影響對於世界大局將何如？

然而，當倭賊「勝利」時，納粹強盜却慘敗了；法西斯侵略者戰勝蘇聯的夢已經幻滅，進侵英倫的理想亦化為雲烟。失去了聯合打擊，一舉取得絕對的勝利的黃金機會，東西法西斯匪黨已經替自己造成失敗底基礎了。

這一發展表面上也許似是偶然的。實際上，它却是歷史的必然性底結果。它的根本的成因是法西斯集團底內在矛盾——德日兩國原來的缺乏一致立場和行動計畫，而它的直接原因則在日本的自耗實力於中國泥淖和德國的拚擲全軍於蘇聯戰場。它表現了這次世界大戰底特徵之一——戰爭底發展之不平衡性。

這一特徵在過去，在反侵略各國相互猜忌的時候，曾是最不利於反法西斯勢力的因素；它造成了法西斯侵略者逐個擊破的可能，時至今日當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已逐步形成，當反侵略勢力已團結成爲一座鋼的壁壘時，它將轉而有利於聯合國家，只要能與以適當的利用。

……

綜上所述，當前的大局是顯明的：聯合國家與日本的形勢對比，與太平洋大戰前相同，依然是利害互見；但又與戰前不同，聯合國家反而利多害少，日本則害多利少。其主要的原由在：聯合國家的統一戰線底形成和日本底基本形勢與力量之劣弱。

(四) 日本哪裏去？

除了德國戰勝，日本將祇有一敗塗地的前途——這是我們從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的結論。

那麼，難道日本就只有束手待斃？

不。無疑地，日本將作更大的更劇烈的掙扎。因為，從日本法西斯蒂看來，德國若勝，日本自獲全勝；德國即敗，日本也可以希望不敗。

正因日本在整個戰爭中是居于從屬地位，目前她顯然不是聯各國家底主要的打擊目標；目前聯合國家的方針是集中主力，先解決納粹魔首，然後清算東方生番。聯合國家自無放鬆日本的意思，但日寇可以這樣想：如果聯合國家敗德費力太大，需時太久，其後他們可能因筋疲力盡，而不能或不願再用全力來與日本算帳，特別是如果日本在期內能鞏固地位，消化戰物，至戰爭形勢與力量都比現在更強的地步；而且，在敗德之後，聯合國家的統一戰線可能發生變化，世界大局可能完全改觀。萬一如

此，則日本即使不能得到戰爭的勝利，然總可運用其掠奪來的丰厚資本，周旋折衝，討價還價，政治的和軍事的活動並進，冀取得和平的成功。

這是日本法西斯蒂必有的一種幻想。其能否成功事實，須視客觀大局的發展；就今日的局勢論，希望是極小的。然而日本既有這樣一個理想的可能出路，這出路必將嚴重地影響她今後的方針。

日本今後的方針只有兩個可能：其一，拚其全力與納粹配合繼續進攻，以期博取全勝；其二，鞏固現在的地位，消化已得的贓物，觀望大局，冀保不敗。

體察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過去一貫的投機取巧的特性，日本所將決採的實際方針也許不是上述兩可能中任何肯定的一個，而是兩者的綜合，兩者的折衷。

這種折衷的方針將採怎樣的形式呢？它可能是：一方面，鞏固地位，消化贓物，改善形勢，增強力量；另一方面，觀察納粹德軍在歐洲的行動之發展——它如顯呈大勝的趨勢，即以強大的力量配合進擊，它如表現挫敗的徵兆，則立即改變政略與戰略，力圖自保。在今日，大概前者還是主要的部份；今夏日本之不與納粹配合大舉攻蘇可以證明。

如果日本採取這樣的折衷方針，那麼，在短期內，她大概不會有進一步的大規模進攻行動。她大概不會企圖全佔印度，澳洲或進攻蘇聯，除非納粹對中東或蘇聯的新政勢有決定的勝利的發展；她尤其不會大舉進攻美國。

但是日本也決不會完全改取守勢。她的鞏固地位，改善形勢的任務，即不容許她採消極的守勢；在許多戰區，特別是她的延長的兩翼，她必須維持局部的攻勢，甚至擴大外圍，以保各戰略要害的安全。自南洋戰事告一段落以來，她在澳洲北方（珊瑚海，新幾內亞，亞拉孚拉海），在太平洋中部（中途島附近）和北部（阿留申羣島西端）的行動，以及對我國浙贛兩省的進攻，特別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美機轟炸東京以後的，主要地都具有這種性質。今後，她也許會進一步進窺印度東疆，澳洲北部，或極北的的阿拉斯加，擴大對我國的新攻勢，或甚至企圖除去海參威對她的心臟的威脅。而且，倭賊天性狡獪異常，能進則進，不能進則另擇他途；一次局部的守勢的攻擊如果使他得到便宜的成功，難保不發展成爲大規模的新的戰略進攻。張鼓峯和諾蒙罕的挫敗後會使日本至今擱置侵蘇的夢想；另一方面，印緬邊境日軍今後試探行動的結果和印皮內部的紛擾也可能引起倭賊囊括印度洋的企圖。

萬一東西兩法西斯侵略者竟通力合作到底，則他們也許會採取一種輪流進攻的戰略，冀迷亂聯合國家的方針，使她們疲於奔命。若然，則當夏秋間希特勒新攻勢猖獗於歐陸時，日本雖在暫採守勢，然等到冬季降臨，希特勒重歸鼾眠之際，日本或將重新大舉進攻印度或澳洲。在這種條件下，日本的方針將是完全模倣希特勒——一度劇烈征戰後，繼以長期的休養補充，以備發動新的進攻——僅僅是季節不同。

(五) 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聯合國家今後的任務是顯明的：她們必須避免過去的覆轍，認清當前的情勢，不輕敵亦不畏敵，利用己方的有利點，打擊敵方的不利點，轉變戰局，爭取勝利。

原則的地，聯合國家最迫切的工作，是更鞏固政治上的團結，消弭一切內部的糾紛；是增強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集體的和各個的作戰努力，造成軍事指揮上的統一，行動上的協同，和軍事生產與分配上的合理化；是停止敵人的攻勢和發動自己的攻勢；尤其是爭取戰爭作業上一切方面的主動性，計劃性和機動性。

這裏面許多項目我們在本書內不能詳論，因為它們要涉及專門的技術問題，例如軍事指揮和行動上的計劃性，軍事生產和分配底合理化等。但是關於對抗日寇今後的企圖，爭取最後的勝利的方針，我們却必須嘗試討論一下；因為在這裏，正存在着各方面表現了若干意見分歧的一個問題——歐洲戰場上東方戰場孰為主要，聯合國家應該先打敗希特勒抑先解決日本的問題。

如所周知，聯合國家目前的戰爭方針，顯然是集中英，美，蘇的主力先剷滅希特勒，然後再解決日本。但是現在有一派見解，以為太平洋戰場是主要戰場，大西洋（歐洲）是次要戰場，因之，聯合國家應該把主力放在太平洋，先解決日本。同時，這派見解又認為日本的力量與德國相差甚遠，只好

算「中戰」，聯合國家應該以「上戰」之力，先消滅「中戰」，然而掉頭集中全力對付希特勒。

這派見解在立論的邏輯上先已陷入混亂。因為，它既認日本為「中戰」，却又說太平洋應該算主要戰場，明明已自相矛盾。它似乎尚沒有弄清兵學中起碼的常識——無論主張這種見解者中有些什麼「軍事專家」——戰場底主要性底判斷，不能視人們主觀的想像，而須視該戰場底戰事底發展，是否可以決定戰爭全局。

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中，哪一個的今後戰爭底發展，足以決定全局呢？

無疑地，歐洲，（大西洋）戰場。

如前述，日本是根本不可能獨力戰勝美蘇英中四國中任何一國的，更不用說她們作為一個戰爭集團。然而，納粹德國却不但可能獨力戰勝蘇聯和英國（進侵和佔領大不列顛），而且在戰勝英蘇以後，可能利用全歐洲的力量和她在美國和整個美洲的第五縱隊，進一步戰勝美國——如果英美蘇三國不能通力合作，抑制和壓平她凶焰，授她以各個擊破之機。

無疑地，就戰場論，歐洲是主要的，太平洋是次要的；就敵人論，德國是渠魁，日本是羽翼。

然而，戰場底主從性的判斷，並不足以決定聯合國家即應先解決德國。因為，首先殲滅渠魁固然是一舉解決全局的良法，然而，逐步剪除羽翼有時也是較輕易的致勝道路。選擇的判斷在於客觀的條件。

對於今日的問題，這些條件主要是：

第一，希特勒的凶焰是否已被遏阻，英蘇兩國的現存的力量，是否除穩定現局外尚有餘裕？

第二，解決日本是否可以不費十分強大的力量？是否無須很長的時間？

對於這兩點的答復若是肯定的，則英美乃至蘇聯即不但可以而且應該先分心力來解決東方的法西斯羽翼。

然而，客觀的事實對它們的答復都是否定的。

目前的事實是：希特勒的凶焰仍舊十分猖獗，欲停止他的攻勢，不但必須英蘇兩國的全部主力，並且需要美國用巨大的軍力直接援助。此其一。

其二，解決日本的工作並不像若干人想像的那樣容易，由於地理的條件，這一工作不但需要強大的空軍，尤其需要優勢的海軍和陸軍。所謂空軍毀滅日本之說，完全是中了法西斯軍事理論家杜黑謬論之毒的夢想，在今日的世界，用空中轟炸完全毀滅對方一切重要城市還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會解決戰爭。真正解決日本仍必須以優勢的海軍和陸軍爲主力，空軍爲輔，殲滅她的武裝力量，佔領她的國土，壓服她的戰爭意志。在目前，聯合國家中只有美國可以提供反攻日本的海軍和陸軍，英蘇均不能分毫調動她們在歐洲的軍力。（註六）。但目前美國的海軍對日並不佔有優勢，只在與英國海軍聯合時才有之，而英國的海軍主力若開到太平洋，大不列顛即要馬上遭遇被德軍侵入或被

封鎖餓死的危險。至於美國的陸軍，則因運輸困難和前進根據地缺乏，不可能馬上對日本的要害直接進攻。在目前，只有中國是可以直接打擊日本的大陸根據地，然因交通不便，美軍不可能大批開到我國作戰。而且，事實上，美國在目前也不可能用全力來對付日本；因為，欲停止希特勒的攻勢，在大西洋，歐洲，中東等方面還是需要至少一部份美軍助戰。如此，惟一的理想的辦法是供給充份的空軍和重兵器與我國，讓我軍來反攻。然而，考慮到各方面對美國軍火的需要，運輸的困難和我國對外交通綫之缺乏，這些運來的兵器正不知要到幾時，才可以達到使我軍可以勝利的反攻底必要的充份程度。

時間在本問題中正是兵力以外的另一極重要因素，顯明地，只有英美兩國海軍聯合，在一場大海戰中殲滅日本海軍主力，或蘇聯移調她在歐洲的陸軍主力，經滿洲直下朝鮮，才真可以迅速粉碎日本。這兩點既然在希特勒未敗前辦不到，則單憑美國的一部份軍力，即使是大部份，和我軍對日反攻，我們可以想像：從所羅門羣島，從密芝那，從宜昌，從吉斯卡等地開始，逐步進展到會師東京，該需要多少時日？（註七），只要稍有常識，當知其決非一年半載的事。在這期間，歐洲因沒有

（註六）蘇聯遠東紅旗軍與日關東軍比，採守勢大概不可敗，採攻勢則顯然不够取勝。

（註七）美軍進攻所羅門羣島（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起）的進展之遲緩，說明從海上進攻日本的困難，而日本主要地是不能不從海上進攻的。

美陸軍主力來幫助開闢第二戰場，也許希特勒的魔蹄，竟早已蹂躪整個高加索，埃及和近東，甚至竄入莫斯科和倫敦了。

因爲剪除羽翼仍須費很大的力量和很長的時間，而這份力量和時間底耗費可能會造成法西斯渠魁底決定勝利，聯合國家目前的方針，集中主力先剷滅希特勒，無疑是正確的方針，在剷滅了希特勒之後，解決日本自然易如反掌。

但先剷希特勒並非即完全放鬆日本。正相反，聯合國家必須同時設法破壞日本鞏固地位和消耗贓物的企圖，並停止日本可能的進攻。爲達到此目的，她們不能採取消極的守勢，必須和敵人目前一樣，以局部的進攻來達到防禦的目的，鞏固自己的外圍，消滅敵軍的前哨；展開對敵兩翼的廣大的騷擾牽制行動，使敵不能集中兵力發動新進攻；加緊轟炸敵國的心臟部份，使敵人的強烈的安全感時受威脅，不敢繼續分散主力，擴大侵略；擴大和加緊對敵海上交通線的襲擊，針對他的最大弱點之一——航運——加以致命的打擊；展開敵佔區的游擊戰，使敵不能鞏固統治，開發和掠奪資源；最重要地，聯合國家必須加緊以空軍，軍火和物資援助中國，幫助中國開闢對外交通線，以便利這些物資底輸入，使我軍能逐步展開對敵反攻。

日本與德國今後若如前所述，有計劃地進行東西兩面輪流進攻的戰略。聯合國家決不能中其的狡計，而必須一貫地執行既定方針，無論那方針是什麼？因爲，鮮明地，猶豫動搖，方針不定，正是兵

家之大忌，也是英美過去失敗的要因之一。

最後，聯合國家，特別是英國，必須迅速合理地解決殖民地的和亞洲一般的民族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解除敵方宣傳家和第五縱隊底一件有力的武裝，更擴大和鞏固反法西斯統一戰綫，動員更廣大的人民參加反侵略戰爭。

第八章 曙光

(一) 黎明前的黑暗

太平洋大戰底第一階段已經結束了。在第一階段中，聯合國家確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日寇則獲得了相當的成功，這一階段底經過，結果，以及造成那些結果的原因，前此諸章中已曾敘述和分析。

這一階段過程中人們的心理變化是很有意思的。大戰爆發時，一般人莫不抱着無條件的樂觀，不少人竟肯定地斷言「三個月內可以完全解決日本」。其後，隨着不利的消息陸續傳來，人們的心境開始了變化；他們漸漸懷疑，不安和動搖起來。最後，等到英美南洋殖民地的重鎮一一陷落，敵人的獸蹄蹂躪了整個西南太平洋區域，人們乃由樂觀轉為悲觀，以為聯合國家乃至我們中國底前途將不堪設想。

黎明以前，夜是最黑暗的。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寇機奇襲珍珠港到五個月後同日敵軍竄入密芝那，人們是過着怎樣愁慘的日子！然而，不問一切，不問想像底幻滅會帶到怎樣不可避免的情欲上的反動，我們敢說：事後的悲觀與事前的樂觀是同樣無根據的。不必要的。如果樂觀是發源於對敵的過

份低估，則悲觀自然是起因於高估敵人至陷入劣勢狂（inferiority Complex）。過猶不及，其害惟均。絕對不帶過去的無根據的幻想底殘餘，我們以為，新的局勢並不足以使我們突變悲觀；正相反，它毋甯使我們比太平洋大戰爆發前還要樂觀一點。

爲什麼？

因爲：一方面，聯合國雖在過去階段受了重大的損失，然她們今日的客觀條件却並未因而全陷於不利；另一方面，領略了失敗的教訓，聯合國今日主觀上的努力，却非戰前所能相比，而這種努力在過去的短期中，即已顯出相當的成就。

在第七章裏，我們對於前者已有相當詳明的分析；在這裏，我們將企圖對後者略加說明。它是更重要的。因爲，如本書內所曾反復指陳。客觀條件或形勢無論利弊如何，都不足以決定戰爭；決定的因素必須是與客觀條件適應，用其利而避其害的主觀努力。

欲考察這一方面今日的情況，我們必須從世界大戰全局上着眼。因爲，如所周知，太平洋戰爭只是世界大戰底一部份，而且不是主要的部份。一切有關戰爭的聯合國家底主觀的努力，因此，必然都是從全局而不是單從太平洋戰爭的立場上出發的；它們支配全局，同時也支配太平洋戰爭。

當我們統觀了整個戰局底發展趨向之後，我們會認識：

過去的日子無論如何愁慘，它終將是黎明前的黑暗。

(二) 最後勝利底基礎

「戰爭是永遠不能離開政治的」；如前面的分析，聯合國家過去在軍事上種種失敗底基本原因是他們在政治上的種種錯誤和失敗，是由於她們不能堅持反侵略的立場，不能採用集體安全制度，立反法西斯統一陣綫。在太平洋是如此，在歐洲，在整個世界的國際關係上也是如此。

蘇德戰爭之爆發會使這一局勢開始初步的轉變。由於邱吉爾和羅斯福底明斷，英國立即宣佈了與蘇聯站在一條戰綫，美國亦繼起實行援蘇，這無疑是很好的現象。然而，不問英美全體民衆如何一致要求，英美最高領袖如何堅持正確的方針，由於兩國上層有力部份的死硬派和孤立派份子暗中反對，阻撓和實際怠工，英美蘇三大反法西斯主力國家間，却依然存在著相當重大的隔閡。同時，在太平洋方面，英美在原則上雖似逐漸認識中國抗日底重要性，所謂A B C D 陣綫雖高唱入雲，然而實際上，她們對中國的援助依然異常微薄，太平洋上各反侵略國家間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聯繫，亦無真正切實具體的內容。

一切反侵略國家真正開始在政治上努力團結，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的事。英相邱吉爾二次訪華盛頓後，一九四二年元旦日發表的二十六國聯合宣言，（註一），可以說是這種團結開始形成的角聲。這一宣言雖仍無具體的內容，然而無疑地說明了一切進步的和平的民族和人民反對法西斯暴政。

抵抗侵略，保衛自由民主以及人類一切起碼的生存權利和條件的共同目的，表現了她們爲此目的共同奮鬥的決心。但是，別方面，正因爲這宣言缺乏內容，它並沒有立即引致這許多國家，特別是四個主要國家——英美蘇中——在戰爭計劃上和行動上的統一性與協同性。她們在政治上似尙未真正團結，在軍事上尙是人自爲戰，在經濟上亦缺乏統籌兼顧的生產和分配底計劃。

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了五個月。其間除英美關於東方戰場（太平洋和印度洋）底作戰區域和指揮權等，有相當的分配，惟仍未成立真正的統一的軍事指揮外，（註二）一般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團結情況並無顯著進步。然而，由於日趨緊張的客觀形勢底迫切要求，各主要國家朝着這一方向的暗中努力則十分強大；到本年五月下旬，「世界歷史之新頁」（註三），終於被創造成功。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倫敦與莫斯科同時公佈，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訪倫敦的結果，英國和蘇聯已於五月二十六日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規定對於德國及其與國作戰時，雙方相互援助；非

（註一）二十六國是：英，美，蘇，中，澳，比，加，哥斯達里加，古巴，捷克，多明尼

加，薩爾瓦多，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南非和南斯拉夫。後墨西哥於同年六月七日加入，菲列賓於六月十四日加入共爲二十八國。

經雙方同意，不與德國及其與國談判或締結任何休戰或和平條約；雙方於戰後二十年內，繼續合作，以保持和平及抵抗侵略；並於和平重新奠立時，在不為自身企圖擴充領土與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共同組織歐洲之安全與經濟繁榮。（註四）

同日，英官方公佈，英蘇兩國關於本年內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已商得完全的協定（註五）

華盛頓白宮發言人亦同時發表，莫洛托夫於聘英後又訪美國，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後，「對於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問題，業已達到完全諒解。關於美蘇合作維護戰後安全與和平之基本問題，亦已商得協定。」（註六）

六月十四日，莫斯科又公佈，美蘇互助協定，亦於六月十一日在華盛頓簽字。美國承允按照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的租賃法案，以防衛用品，兵力和情報供給蘇聯；蘇聯亦視其所能，以同類用

（註二）華盛頓的太平洋作戰會議，並不是這種性質的組織，它似是一個交換意見和情報的聯絡機關。

（註三）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桂林大公報關於此事的標題。

（註四）根據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桂林大公報載十一日重慶電倫敦訊。

（註五）同上。

品，兵力和情報供給美國。（註七）

這一連串的條約，諒解和協定，無疑是近來苦悶的日子中最使人興奮的事件。特別是英蘇同盟。它確如路透社外交記者的斷語，是「戰爭開始以來歐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註八）不，我們簡直可以說：它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勞合·喬治六月十一日在英衆院發表的按語最恰當；他說：

「如果此約能在若干年前成立，則外交政策上許多嚴重打擊均可免除，而此次戰爭亦不致發生」。（註九）

實際上，過去十一年來國際間一切歷史的事件中，其重要性可以與今日的英蘇同盟相比者，只有一九三八年八月的明興協定。明興協定替過去七年的國際鬥爭劃了一個段落，它最終殺死了集體安全制度，摧毀了歐洲和世界的和平，替法西斯侵略者掃清了大路，引起了人類史上空前廣大殘酷的戰爭，招致了反侵略國家和一切進步人類底不能估計的失敗與損失。今日的英蘇同盟配合着美蘇協定，則無疑將澈底掃蕩明興協定底一切可恥可痛的後果，根本轉變四年來的國際局勢結束法西斯侵略者橫

（註六） 同上，華盛頓訊。

（註七） 根據中央社六月十四日莫斯科塔斯社電。

行無忌的時期，開啓反侵略國家最後勝利和世界和平的前途，它的意義是絕對不可能低估的。

人類受着明興協定之後果底荼毒，到今日已可算達於極點了。然而，「亡羊補牢，尙未爲晚」，我們固可對英蘇同盟成立之遲，和勞合·喬治一樣略抱惋惜，我們却必須承認目前極端嚴重的時局，正是需要這樣一件有決定的歷史意義的事件來旋乾轉坤的時候。

這一件事之與美蘇諒解和美蘇互助協定同時發生，尤使它的意義更增百倍的深遠和廣大。若干人或對美蘇兩國之未曾同時成立軍事同盟，尙抱懷疑。我們亦不能武斷揣測，謂美蘇間或已有未公佈的同盟存在，但我們根據白宮發言人公佈的辭語，却可推測美蘇間的協定和諒解，當不僅限於歐洲第二戰場底開闢以及防衛用品，兵力和情報底互助等問題。她們既和英蘇之間一樣，已經商談到相互合作維繫戰後之安全與和平的基本問題，並且成立協定，則關於戰時的一切問題，決沒有不和英蘇之間一樣，不達到普遍的諒解之理。美蘇諒解之以目前的形式公佈，毋甯是因時制宜，爲了顧慮蘇聯尙未對日本作戰，且因須全力抗德，不能以強大優勢力量主動對日作戰的條件。如果我們不避想像過份之嫌，我們竟可以推測當英美在歐洲對德國開闢第二戰場之日，或即是蘇聯在遠東對日本開闢第二戰場之

(註八)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桂林大公報十一日重慶電倫敦訊。

(註九) 同上。

時。無論如何，美蘇間關於重要一事行動既能成立諒解，關於防衛用品，兵力和情報又能澈底互助，則兩國間的軍事同盟，可謂實際上已經存在。

同時，英美與中國的關係顯然亦已更趨密切。自緬甸戰事告一段落，日寇對我國又開始侵擾之後，英美朝野人士已更明白認識支持中國抗戰的重要，加緊援華的聲浪已經響徹雲霄。美國於與蘇聯簽訂互助協定之時，亦與我國成立同樣協定（六月二日）。美國已積極增派空軍援助我國，最近在國內若干要地並已著戰績，英國空軍亦有若干來華，這些事實與英美蘇間所發生的事件，具有同樣的意義，亦足說明聯合國家間政治團結之日趨鞏固。我們所希望的是：英美能進一步掃除過去對我國的一切不愉快的事件底殘蹟，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一切特權，使雙方能完全平等地合作抗敵。

反侵略各國間過去的政治上的隔閡和陰影，無疑已漸就消滅了，頓挫了十年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綫，今日已經告成；我們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今而後以英蘇同盟為起點，美蘇，中蘇，中英美，乃至以英美蘇中四國為核心，二十八個聯合國家將一致成立堅實具體的相互同盟，使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民族人民，得以結成一個意志和行動完全一致的戰鬥集團，從而奠定粉碎侵略魔羣，取得最後勝利的基礎。

（三） 新階段底開始

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底進一步形成打定了太平洋大戰新階段發生的基礎，同時，南洋戰役底結束帶來了新階段開始的時機。這一新階段至本書付印時尚在方興未艾，然其初步的過程已足助使我們更看清大戰底新局勢和再估計它的前途。

新階段底真正開始當在緬戰就終，澳北海空鬥爭日趨劇烈的五月初旬；然而，其最初的啓示則在三週以前，在四月十八日美機對日本東京的炸轟。

經過是簡單的。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午，美國陸軍中型轟炸機B-17式一隊，大約十餘架，由杜立特少將率領，從宋宣佈的根據地飛往日本首都東京，及其附近重要城市——神奈川，橫濱，橫須賀，名古屋，大阪，神戶等地轟炸。當時全出日方意外，一切防空設備均未及發揮效能，僅有驅逐機三十架起飛應戰。轟炸結果，據美方稱，使各軍事工業目標受大損失，日方則承認死傷達三四千人，美機絕無損失，僅一架被迫降落蘇聯遠東省境；日驅逐機至少被擊落三架。

這次轟炸規模並不大，使敵方所受物質損失也不嚴重，且其後亦無繼續的行動，不成其為一種空中攻勢的開端。然而，它的意義却並不因此而微小。

美方這次轟炸底主觀的用意究竟何在，我們不得而知。若干方面傳說，它只是一種巧的舉動。但它的客觀的效果却無疑是非常重大的，它刺激了敵方的強烈的安全感，使其在以後幾個月內，竟把注意和行動集中在改善兩翼的地位，特別是破壞一切可能威脅日本本部的對方空軍據地上。它使敵

人被逼不得不在廣大的側翼前線上進行損失頗重的攻勢防禦戰，從而減輕了他在南方前綫，特別是澳洲外圍的進攻威脅。三週後珊瑚海大戰中日海空軍之挫敗，未始不是受此次轟炸的影響。

從這一意義上看，不問美方原來的目的如何，這次轟炸無疑發生了一種爭取主動的作用。自然，它並未使美方應得行動上的主動，但是，因為它至少暫時轉移了敵方的注意，轉變了敵方的行動性質（以攻勢到守勢），它可以說是發揮了一種取得意圖上的主動的效用。

由於此點，這次轟炸無疑是太平洋大戰的一個轉捩點，是新階段的發端。

.....

在新階段中，第一次重要戰事是珊瑚海大戰。在日寇方面，這次大戰也許原是上階段行動底延續，是爭奪亞澳地中海霸權，控制澳紐東北海面的最後一幕。但是，和以前不同，這次他的企圖被美澳海空軍的攻勢防禦擊敗了，結果使南太平洋前綫暫時穩定，日寇在該方面原來的攻勢局面變成了以後的美日攻守交錯的新局面。因此，它無疑是大戰之又一轉捩點，新階段底正式的第一幕。

據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美海軍部公佈，日寇前于三月中即準備進攻新幾內亞的摩勒斯比港，以便續侵澳洲北部，但被美方海空軍主動出擊，將其計劃破壞，直至兩個月後，方再開始新的企圖。

五月初，日艦隊掩護運輸艦開始進攻所羅門羣島，登陸佔領根據地，五月四日，美海空軍突然反擊，出敵意外，使敵受損失甚重，以後雙方海空大戰五日，才告結束，結果日方雖佔所羅門羣島，但

其進犯新幾內亞東南部，控制珊瑚海之企圖則歸失敗，其海空軍損失甚重，計沉失艦隻十五艘，內有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三艘；重傷二十餘艘，內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三艘；損失飛機百餘架，美方損失航空母艦「勒克辛頓」號一艘，其他二艘；輕傷數艘。

此次大戰後兩個半月內，日寇在附近一帶迄無積極活動，顯即此役成果，不過同時東京的注意被美機轟炸引到中太平洋和阿留申區域一事亦有關係。直至七月廿三日，日軍才又在新幾內亞東部的布納登陸，企圖越山進攻摩勒斯比港，並續佔亞拉孚拉海中二三未設防小島，此舉一方面證明日寇始終未放棄控制澳北海面及托里斯海峽的企圖，另一方面，它也表現日寇因海空軍不能佔當地優勢，惟有從陸上向摩勒斯比港打主意。但截至本書付印時，他尙無大進展。

但是，南太平洋的美澳聯軍，並未永遠自甘被動，八月八日，美海陸空三軍聯合，對敵佔的所羅門羣島發動進攻；兩週後，已佔領其中幾個主要島嶼，雖尙未能完全消滅或逐出敵軍。此役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它是太平洋戰場聯軍戰略反攻的第一聲，也是今後南太平洋方面戰局的一個重要關鍵。

目前該方面已顯呈一種拉鋸的形勢。此在美方，自因尙不能迅速在澳洲戰區集結優勢的兵力；而日寇因兩翼感受威脅，亦不能調主力到該處。

六月四日至六日的中途島大海戰，無疑是日寇於東京被炸後保護側翼的主要行動之一，如果成

功，他也許更會妄想進一步攻略太平洋美海軍主要根據地——夏威夷羣島。然而，他這次又受了慘痛的失敗。

據美海軍部七月十五日公佈，中途島會戰中，美方擊沉日本航空母艦四艘，重巡洋艦兩艘，驅逐艦三艘；傷其主力艦三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若干艘；日飛機被毀及墮海者二百七十五架；日官兵死者四千八百人。美方航空母艦約克敦號喪失作戰能力，驅逐艦一艘沉失，官兵三百〇七人戰死。此數字如果屬實，則中途島大戰可算是日本海軍有史以來的最大的慘敗。

在此役中，日寇是否原企圖佔領中途島，尙難斷計，證諸美方公佈日方損失中無運輸艦，可測日寇直接未必有此企圖，其目的當在先爭奪中太平洋的制海權，然後進一步佔領土地。果爾，則日寇不於奇襲珍珠港後繼續大舉攻擊，而於美方恢復元氣後再圖盲動，其敗自屬自取。

另一方面，日寇的用意也許在牽制美海軍主力，以便進襲阿留申羣島。

阿留申羣島西端數島被襲，完全是轟炸東京的直接結果，它雖也有造成進攻阿拉斯加的前進根據地和威脅蘇屬遠東側面的作用，但就日寇的行動規模看，他顯然尙無那種企圖。事實上，日寇所佔領者，只是可以作為美陸軍出發轟炸日本的最近根據地的各島。

日寇的行動開始於六月三日的轟擊烏納拋斯加島的荷蘭港，但他的目的顯不在此，而在羣島西端

的阿圖島，吉斯卡和格圖島。截至六月十二日，三島已被他登陸佔領。美方似未會強力抵抗，僅於事後屢用飛機和潛艇襲擊該區敵方船艦，據稱已沉傷其多艘。

日寇保衛本部空中安全的最大規模行動是對我浙贛兩省的侵擾。從五月中旬起，敵人這次行動歷時三個多月，用兵數萬，獸蹄竄遍浙東全境和贛東北十幾縣。有一時間（七月十日前後）甚至威脅吉安，有西侵衡陽和粵漢路之勢。但終因兵力不敷，顧此失彼，至八月下旬，終被我軍反攻逐退，所有被佔地全部克復。

敵人這一行動的主要目的自在破壞我浙贛兩省的空軍根據地，但同時也有消滅東戰場我野戰軍實力及掠奪物資，加緊經濟封鎖的企圖。今後他大概還要在其他戰區進行相類性質的騷擾，或更大規模的進攻，特別是對湘北。以敵人今日兵力分配之捉襟見肘，其所謂解決「事變」自然是求不能實現的夢，但我們仍不能不對其一切鬼蜮伎倆萬分警惕。

（四）爭取全面的進步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聯合國家在太平洋大戰新階段中，至少是美國方面，在軍事上已有相當的進步，特別是表現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性和行動上的機動性的努力，即使基本上仍是採取戰略

的守勢。

同時，在經濟前綫，我們也看見了不少令人樂觀的現象。首先，自珍珠港奇襲以來，美國的戰爭生產已有飛躍的進步，例如飛機生產至本年六月中，已達每月五千架，可望完成全年度生產六萬架的目標。船舶生產至七月為每月近八十萬噸，已超過本年度計劃八百萬噸的每月平均產額。坦克生產至本年底可達每月四千輛，亦有完成本年計劃四萬五千輛之望。一般言之，據美國戰時生產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五日公佈，本年六月份飛機，船舶，坦克，大砲，軍火及其他裝備之生產量，已幾為去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之三倍。（註十）同時，英國的軍火生產亦已接近最高峯。不計蘇聯，英美兩國的飛機生產總額即已超過德日義三法西斯國的總額。

在軍事的合作上也有相當的進步，澳洲戰局的穩定即是美澳無間合作，作戰指揮統一的結果。此外，美軍之開抵印度以及美空軍來華與其業已表現的光輝戰績都是證據。

這些事實毫無問題地已可使我們對於戰局前途懷抱樂觀，但是，軍旅之事，不進則退，爲了保證最後的勝利，我們不能不有進一步的奢望。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這些進步仍舊是不平衡的。在南太平洋，美澳聯軍主動出擊，打消敵人攻勢

（註十） 路透社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華盛頓電，桂林大公報二十七日載。

企圖的策略雖已屢著成效，且美軍並已開始戰略的反攻（雖是局部性質），然在印度洋方面，英方則似乎仍是採取過去的消極捱打方針，對緬甸等地軍毫無行動，甚至空軍活動主要也只限於偵察，而且始終不聞到過馬來亞和新加坡。英方惟一有主動意味的行動是五月初的攻佔馬達加斯加島，但那並非對日寇的直接打擊。

這一現象不但說明英美兩方戰略之不同，也表示其作戰步調之不一致。這種情形繼續下去，一切戰區底密切配合作戰將成爲不可能，而仍投敵人以各個擊破之機。

與此點同樣重要的是：各戰區的軍力和軍火裝備的分配也似乎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在極重要的中國戰區，空軍和軍火的分配就顯然太少。而澳洲總理寇丁則宣稱，原允運往澳洲的若干軍用器材曾臨時改運他處。（註十一）顯也是使敵人可以擇弱打擊的大漏洞。自然，在今日交通運輸非常困難，各方面的戰局瞬息萬變的條件下，希望一切組織分配如機器樣的準確是難能可貴的，但我們總要求其不發生過份參差偏枯，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

關於以上兩點，主要都是計劃性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只有成立一個統一的最高作戰機構才能解決。實際上，這些現象並非限於太平洋，即歐洲戰場亦有之。英國對於第二戰場問題的徘徊遲疑，聚訟紛紜是一實例；英國一年來運往蘇聯的坦克僅僅二千輛是另一實例。若不迅速努力改善，這問題將來可能成爲聯合國家的致命傷。

數月以來，英美蘇三國軍政首要之奔走跋涉——特別是四月中美參謀總長馬繼爾將軍和租借執行人霍金士之赴英，六月初蘇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之訪英美，六月中英首相邱吉爾之三次訪美，八月初邱吉爾和美總統代表哈立曼之聯袂訪蘇——除加強政治團結外，主要作用自在周密計議聯合作戰上的一切軍略的和軍需生產，分配，運輸的問題。他們無疑有很多的很大的成就。但是要人們因時制宜的奔走會商，決不是一個經常的辦法，尤其是關於軍略的策劃和作戰的協同。

既然爲了共同的命運而聯合作戰，則必力求其指揮統一和行動一致；這是天經地義，也是致勝秘訣。第一次世界大戰聯軍獲勝的原因很多，然而一九一八年春聯軍最高總司令部（福煦元帥任總司令）之成立，無疑是直接的軍事的主要原因。別方面，據盧登道夫將軍的「回憶錄」，中歐同盟國之所以失敗，奧軍主將康拉德將軍之不完全接受德方意見（即德奧兩軍指揮不統一）亦應負重責。

以今日聯合國戰場之廣，戰爭單位之多，交通聯合之不便，成立一個最高統帥部也許是不切實際的。然而，集合「幾個最強大的國家」〔戰爭的主力〕，包括蘇聯在內，組織一個小規模的「人數不多的」最高作戰會議，以決定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戰略方針，如美國紐約時報本年六月十六日的建議，（註十二），實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註十一） 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墨爾鉢電，桂林大公報九日載。

(五) 一個重大的缺陷

除上述的計劃性的問題以外，聯合國家在過去數月中，在許多方面，對於過去失敗的缺點，無疑都已有很重大的改善。然而，在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却殘留著過去失敗中最可痛的一個缺陷。

這一缺點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問題，特別是：印度問題。

當馬來亞戰事漸趨末路，緬甸局勢日益緊張時，印度問題已經昇到了人們的心頭。人們所擔憂的是：馬來亞和緬甸的悲劇會不會在印度重演？

反映着這問題之被重視，當時以新德里為中心，發生了幾件重要的國際事件。

第一件是二月中我國蔣委員長之訪印。委員長此行自有其他的重要意義；然而，其後該問題之一度顯呈希望，却不能說與此行無關。

蔣委員長訪印後，在印度，各方面發現了許多樂觀的空氣，同時，倫敦政府也表現了改變局勢的意圖。新入閣的得人望的克利浦斯爵士，於三月下旬，被派帶了關於印度前途的英政府的建議到了新

(註十二)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路透社紐約電，桂林太公報十八日載。

當是時，全世界對於印度問題之解決，莫不懷抱着極熱烈的希望。然而，深堪惋惜的是，這希望並不長久。克利浦斯抵印與印度各方面接洽期內，即未傳出好消息。三月廿九日，英方建議公佈後，各方面，特別是國民大會方面，反對聲浪更四起。其後數日，各方面雖有許多奔走接洽，其中並插入美國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約翰孫上校來印（三月底）的活動，然終不能打開僵局。四月八日，印度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決議拒絕英方建議。四月十一日，克利浦斯離印返英。談判崩潰，希望幻滅。

英印談判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我們在此不能詳述。摘要言之，印方（特別是國民大會方面）對英方建議不滿者主要有三點：

第一，英方雖稱「建立印度若聯邦，其地位等於自治領」，然却規定要在「戰事停止之後」，才「設法成立選舉代表團，以擬定印度新憲法」；關於印度目前的地位，建議隻字未提。

對此，印方認為與上次大戰時英方諾言相同，仍可能是空頭支票。

第二，英方建議申明新印度聯邦的「內政與外交絕不受英國支配」，但隻字不提國防。

對此，印方認為若無國防權，印度實際上等於毫無自由。

第三，英方建議一則曰，「各藩邦亦得參加制憲機構」（換言之，即也可以不參加）；再則曰，「英屬印度任何一省倘不參加新憲法，應有權保持現下之憲法地位」，或與英政府「商定另一新憲

法」；三則曰，英政府擬與制憲機關定一條約，將英政府「保護種族及宗教等方面之少數份子」的「諾言」列入（換言之，即制憲機關不能強迫種族或宗教的少數份子參加新聯邦）。（註十三）

對此，印方（國民大會）認爲英方明明是企圖分裂印度，維持統治。甚至回教聯盟也不贊成，因爲未明白規定他們的所謂「巴基斯坦」（回族獨立）。

印方（主要是國民大會）要求立即成立國民政府，印度應完全自由統一。特別是國防權應由印人自操（由印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

這些要求英方（特別是現在的印度政府）不能接受。

談判破裂後，克利浦斯和印度國民大會諸領袖會疊次交談和推諉破裂的責任。這對於局勢自然毫無補救，反使雙方感情更趨背馳。

從此，僵局一直繼續了三個月，而且愈弄愈僵。至七月十四日，印度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的華德哈會議通過了甘地的決議案，要求「英國政治勢力退出印度」，否則，國民大會將採用「非武力的力量……爭取印度之政權與自由」（換言之，即發動不服從運動反抗英國），但同意聯合國家的「武裝

（註十三）關於英方建議的引文，均引自路透社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九日新德里電，重慶大

公報卅一日載。

軍隊可在印度騷動，以抵抗日本……並保衛及援助中國」。（註十四）。

由此，印度問題開始了新局面，英印雙方步入短兵相接的階段。

八月七日，國民大會全印國民委員會在孟買開會。八日，通過華德哈決議案。九日，英國的印度政府大舉逮捕監禁甘地，尼赫魯，阿沙德，及全印各地國民大會領袖；國民大會各級一切機關被禁止活動，等於被宣佈爲非法。

印度的火藥庫爆炸，全印各地發生反英運動；英方對徒手羣衆出動軍隊和武裝警察用武力鎮壓；全印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

印度的騷亂方興未艾；印度問題的前途不堪設想。

……

印度問題到現在已成爲太平洋大戰乃至世界大戰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不但它本身因爲印度已在反法西斯戰爭最前綫而十分重要，並且它只是整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問題之一部份，同樣的問題也存在在中東，在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伊朗，阿富汗……。

關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的基本概結，我們在第三章內已經詳論，此處當不重覆。但是關於印度問

（註十四）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華德哈電，桂林大公報十五日載。

題，因為它的現實性，我們不能不略為再檢討。

印度問題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實際上，它簡直是一個歷史的毒瘤。現在，這毒瘤已到了必須用緊急手續割治的時候；因為它不但將毒害整個聯合國家的大業，並且對於那造成它的大英帝國也決不會有好處，無論大英帝國在這次戰爭中勝敗如何。

關於從英印談判以來的這次的糾紛，我們只要記得廿四年前的事實和細讀倫敦政府此次的建議，就可知道印人對英方誠意的懷疑，顯然不是沒有理由。如果這種遲疑確有根據，則英國一面在大西洋憲章中宣稱「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一面却硬要印度民族帶着桎梏，實在令人感覺其無以自究其說。

為英國自己着想，取得印度人民的善意和友情，實祇有百利而無一害。望遠處一看，英國在印度主要的還是經濟利益；印度即使獨立，將來她的浩大的經濟資源的開發，當然仍必需英國的協助。在兩國人民親密合作的條件下，受益最大者自必還是英國。若計不出此，而當此維持和加深印度人民的惡感，則英國須知，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將來終將成爲不可遏的浪潮；到那時，恐不但英國王冕上最亮的一顆寶石不能維持，甚至平等的經濟利益亦將被一掃而空。

從近處看，英國現在正爲自己的生存作決死的鬥爭。只要稍有理性，任何人都不能想像英國竟不願取得三萬五千萬人民的廣大力量底幫助來保證取得勝利，而甯可爲叢驅雀，把他們趕往敵人那邊！

「蘇所欲者我不爲，蘇所不欲我爲之」，英國難到不懂這一真理！

目前的高壓手段對英國自己決不會有絲毫益處。三萬五千萬人民的惡感和反抗不是好惹的；日寇在中國的苦惱是最現實的榜樣，而且日寇在中國只有中國人民爲，英國在印度則外有強寇，內有反民。我們絕對不相信英國的武力能一面鎮壓三萬五千萬人民，一面抵抗強大如法西斯德日的外寇；過去的事實告訴了我們。英國應該明白，她自己在印度的軍隊百分之九十是印度人，雖其中三分之二是受她羈勒的回教徒。以爲反對英國統治者只是國民大會幾個領袖的看法，完全是英國統治層的自欺。到日本生番或納粹魔鬼的鐵蹄踏到恆河和印度河的聖境時，他們會明白自己的夢做到了什麼程度。那時，天照應我們！

自然，今日談判之失敗，責任自不能說是全在英方。印度自己的黨派的傾軋實在是最可痛的現象。到今日，無論是爲了從英國手裏爭取自由，或抵抗日本的加重奴役，印度一切階層，一切黨派無疑已至必須精誠團結，一致奮鬥的時候，而回教聯盟的領袖真納者，却還在那裏高唱他的所謂「巴基斯坦」，堅決到底地做着現在的統治者的工具和將來的統治者的清道夫！（註十五）

（註十五） 回教聯盟是二九〇六年英國統治者組織起來，專爲對抗變了質的國民大會的。

參考：漢夫——「印度國民大會」，桂林「半月文萃」創刊號轉載。

國民大會內都顯然也有意見分歧之處。甘地本人就時發妙論，比如印度政府公佈，他曾對國民大會執委會提一決議案，內稱：「如印度獲得自由，其第一步驟大概將為與日本進行談判」。（註十六）。這自然不說明甘地有與日本強盜勾結之意，但甘地的聖心中了「非暴力」的毒，其見解時托空想而反有害於事實，則實不必為他諱。

但國民大會其他負責領袖和大多數會員與印度人民，尼赫魯在內，却無疑無此種幻想。尼赫魯的言論在第三章中我們已引了不少，而國民大會執委會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通過要求印度獨立案宣言中說：

「若干方針懷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外國干涉入侵的結果，我印即可獲得自由。此種觀念，本會素所排斥，一旦外敵入侵，我印必須實行抵抗。惟英國政府制止人民負擔國防之職，故我印之抵抗，自祇能出以非暴力及不合作之方式。」（註十七）

國民大會的正式立場是顯明的；它並不像若干方面的歪曲和中傷。不過，國民大會和其他印度黨派必須認識，不論是爭取自由或抵抗侵略，都必須全印三萬五千萬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

（註十六）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新德里電，桂林大公報八月五日載。該案被否決。

（註十七） 路透社同年五月二日阿拉哈巴德電，同上報三日載。

種族，不分宗教的團結一致，才能獲得勝利；而且，在目前，抵抗法西斯侵略無論如何是一切爭自由的人們底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這一任務不能解決，任何自由都無保障。自然，印度人民決不能放棄他們向英國爭自由的權利和工作，不過爲了更大的任務，他們顯然不能不在困難的環境中覓取一條比較有利的道路。

印度問題太嚴重了。它不但牽涉△國和印度的命運，也牽涉一切聯合國家，特別是我們中國的命運。聯合國家實在不能旁觀坐視。

印度問題必須解決。

(六) 發動全民戰爭

我們統觀英美當局一般的和特別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印度，中東）戰爭政策，似乎是仍以爲祇要有強大的武力，即可以解決一切。我們當不惜重覆並強調地指出，對殘暴的法西斯強盜作戰，強大的武力自然是必要的條件，但決不是唯一的條件，而且也不是最基本的條件。基本的條件必須是以廣大的人民爲基礎的政治團結，是一切反法西斯愛自由爭民主的民族人民底同仇敵愾的意志和行動。即以武力而論，也只有建築在全體民衆身上，並且由全體民衆動員參加的，才是真正強大的武力。不用說中國和蘇聯英勇抗戰的過程，即英美自己作戰迄今的經驗，亦可證明這一真理。這一真理不但適

用於各反侵略國本部，尤其可以而且必須應用於民地。

英國印緬事務大臣亞梅利自己即承認馬來亞等地之陷落，其原因在：

「吾人對於此等領土的人民，未曾加以訓練，亦未徵募彼等參加作戰。緬甸之失守，其理亦同。」（註十八）

所謂「徵募」「訓練」「此等領土的人民」「參加作戰」，大概只是想把那些人民機械地化為無感情無理想的砲灰。然而，無論如何，他既作此語，即說明他已承認了必須發動當地人民保衛當地土地的原則，亦即以人民自己的戰爭來抵抗外來侵略的原則。

但發動人民從事自衛戰爭。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顯明地，如果真想殖民地人民起來參加作戰，即必須使他們認識參戰的意義，鼓動他們對於戰爭的熱情；而欲達此目的，尤必須使他們感覺參戰是爲了他們自己，爲了保衛他們自己的自由，福祉和土地。一個民族的人民如果本身還帶着枷鎖，怎能希望他們「參加作戰」，抵抗侵略？

粉碎法西斯侵略暴政的最可靠的，最有效的和最快的方法，是發動一切愛自由，愛民主，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人民底全民戰爭。今日反法西斯統一戰綫已經形成，各自由獨立的民族國家已經團結一

一致，發動在這些國家的全民戰爭的前提已經具備了。但反法西斯的全民戰爭底基礎，不但須包括現在的自由獨立的民族國家，同時也必須包括現在不自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只有這樣，反法西斯統一戰綫才能達到最廣大最堅固的程度，才能獲得必然勝利底保證；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戰後的和平的成功。

過去法西斯侵略者底進攻是此伏彼起的，是不一致的，故迄今未能使反侵略國家遭受不能挽救的打擊。今後他們續作最後的，最大的，最猛烈的進攻嘗試時，大概將配合行動，而且將以聯合國家政治的和軍事的抵抗力最弱的地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為目標。正因如此，聯合國家尤必須以全體人民一致的作戰努力，來抵抗他們的聯合進攻；尤必須發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全民戰爭，以粉碎他們的企圖。

發動殖民地人民底自衛戰爭是完全可能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及其領袖對於這次戰爭的立場和言論可以證明。問題只在如何除去他們的目前枷鎖，除去他們與目前的統治者間的政治障礙。這是聯合國家（英美）必須解決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只有根本改變過去的殖民地政策和民族觀念才能完成。

聯合國家若能完成這一任務，她們將不但大大增強自己的力量，並且同時給與敵人一個十分嚴厲的政治的打擊。她們將使在日人壓迫下的殖民地人民，特別是忍受着日本帝國主義底最殘酷的剝削，

掠奪和屠殺的朝鮮、台灣等殖民地底人民，得到新的憧憬和新的鼓動，推動他們的反抗運動，迫促他們向殖民地革命前途邁進。

進一步，她們可以而且必須發動不但對敵國殖民地人民而且對本國士兵和後方人民的廣大的政治攻勢；展開和加緊對他們的宣傳；深入敵國及其殖民地佔領區內部組織反法西斯和反戰運動；利用敵國因連年窮兵黷武而日益尖銳化的內部危機，促進她的潛伏的革命的浪潮；從敵人的內部打擊敵人自己。

這樣，反法西斯統一戰綫將會充份地擴大起來，以至不但包括聯合國家底全部土地人民，並且包括所有的殖民地，佔領區乃至本部人民的地步；反法西斯的全民戰爭將瀰漫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甚至敵人肘腋之下；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最後勝利，才會成爲真正的必然。

(七) 結論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至其第一階段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到了它的最重要的關頭；一九四二年將是決定人類命運的一年，或反法西斯的自由民主勢力取得最終勝利，人願得享和平進步的光明生活；或法西斯的專制奴役妖氛繼續荼毒世界，使人類今後數代淪入野蠻黑暗的時期。這樣說，不是斷言戰爭底最後勝負將於一九四二年内判定；客觀的形勢告訴我們，這樣的大規模戰爭決非這樣的短期所能

解決，無論聯合國家從退守到相持，從相持到反攻取勝，決非一蹴可成，即軸心繼續它的屠殺毀滅的過程，亦絕對不可能在今後幾個月內蹂躪全世界。說一九四二年決定命運，其意是謂這一年內戰局的發展；將足以啓示今後整個戰局底總勢，或聯合國家能轉變頹勢，阻止敵人，進而取得全局上的主動地位；或法西斯軸心繼續過去的進展，其聲勢日大至難以抑止的地步。

太平洋大戰是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底極重要的一部份；它固然不是主要的，然而却也可能嚴重地影響整個戰局。不用說東西兩法西斯魔鬼長此並行繼續其毀滅的進程，即令納粹匪軍在歐洲的兇焰被遏止，然若日本強盜在東方今後仍能造成與過去相等或更大的災亂，則聯合國家必將陷入比今日更大的困難。

統觀太平洋大戰八個月來的過程，細察過去的和今日的主客形勢，我們可以說，戰局確已相當平穩，聯合國家的地位確已有不少進步；然而，這種平穩並不一定是穩定，這些進步還是非常不夠。敵人今日雖顯採鞏固地位的戰略，然却誰也不能斷定他不在組織新的大攻勢。聯合國家的目前的形勢表面上雖很有希望，然亦誰都不斷定在新的，也許更嚴重的測驗前，她們不顯呈與過去相類的弱點。

敵人仍舊是頑強的，局勢依然是嚴重的；祇有不斷地盡可能地再努力，在一切方面避免自己的弱點和敵人的強點，加大自己的強點和敵人的弱點的努力，才能衝破黑暗，掃除荊棘，走上真正光明的勝利的道路。

我們希望今日的現象是黎明前的曙光，不是薄暮前的夕照。

（全書完）

種二第刊叢究研題問際國戰大次二

雨風暴的洋平太

元二十廿幣國價實册每

費匯郵加酌埠外

著
作
人

羊

發
行
人

藍
昌
農

桂林中北路一九二號

刊
行
者

國
光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刷
廠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版初月五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文藝筆談

胡風著 定價卅二元

本書是胡風先生所作的文藝論文的第一個結集。其中如「張天翼論」，「林語堂論」中所展開的對於現代文化問題，文藝理論問題的分析；「論典型的創造」等文中所展開的對於文藝本質的分析，「關於中外作家與作品的批評」中所展開的對於創作方法的分析；均為極難得的作品。書末所收之「理想主義者時代回憶」，作者告白了在精神戰綫的摸索過程中的奮鬥歷程，尤為理解作者與本書的一面鏡子。

青年的文化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常常感到在寫作或理論的認識上缺乏指導，正如迷舟之渴望燈塔，本書即為我們解決許多創作或理論認識上的問題，為每個智識青年應具的必讀的書。全書共二十萬言，現上等重紙精印一厚冊，出書不多，欲購從速。

廿六年來的日蘇關係

張友漁著 定價十五元

二次大戰日蘇戰爭是否爆發？這是目前一般人所最關心的問題。本書就是要給予這一問題以正確的解答。全書共七萬餘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日蘇之間的基本關係，考察這一問題；第二部分是從日蘇關係的史的發展，考察這一問題；第三部分是從當前的具體情勢，考察這一問題。是一部研究日蘇關係，最有系統最正確的作品，決非隨便撿拾事實，紛然雜陳者可比。凡關心日蘇問題者，誠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桂林國光出版社刊行

中北路一九二號

青年修養問題

柏定 寒 著
元七 價

本書根據中國傳統的各種修養方法立論，而求切合現代社會的實際生活，對於道學派之靜的修養，及職業教育派之個人主義的修養，均矯正其缺點，而吸收其優點。為中等以上學校青年之應備讀物；作教師之參攷資料，尤為適宜。

怎樣研究國際問題

韓幽桐著
定價十六元

年來國際風雲，風起雲湧，變化多端，讀者間多以無法了解，或探索了解方法為苦。現在，同盟與軸心陣綫雖已分明，國際關係遂從錯綜複雜而簡單化，對國際問題關心的人，如果沒有探索方法，如果不知道其來龍去脈，仍舊會如入五里霧中，無法了解的，本書就是針對了這一個需要，替讀者解決這一個困難，作者是一位國際問題研究專家，他在這兒告訴我們國際問題是什麼，怎樣發生的，要怎樣去了解，從什麼地方入手，是一本研究國際問題的最基本的書籍，是教師們講授最好的參考，是青年們最優良的讀物。

桂林國光出版社刊行

中北路一九二號

世界文學名著文庫 ◆◆◆◆

布利喬夫

高爾基作
焦菊隱譯

(三幕名劇) 定價十五元

高爾基在一九二九年，曾計劃寫一部三幕曲的戲劇，來反映由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到全俄蘇維埃會議主權，其前後及中間的俄國內地生活之轉變。「布利喬夫」即是其中的第一部，作者以象徵手法，介紹當時的社會及其意識，它在世界文壇上，和「夜店」是居同樣地位的。

勾利尤老頭子

巴爾扎克作 穆木天譯 上册廿四元 下册廿五元

「勾利尤老頭子」，是巴爾扎克繼「歐貞尼·葛郎代」後的一部成功作品，兩者同是巴氏的前期代表傑作，但是在結構的龐大，表現的複雜，描寫的深刻點上，「勾利尤老頭子」確是凌駕乎「歐貞尼·葛郎代」之上的。譯者在譯序中說：「勾利尤老頭子」，是足以代表巴爾扎克的創作方法的一篇。在背景，人物故事的三段構成上，「勾利尤老頭子」是典型地巴爾扎克式的。」全書三十萬言，分訂二厚冊，日內即可出書，歡迎讀者預約。

桂林國光出版社刊行

中北路一九二號

◆◆◆ 現代創作文庫

希望

司馬文森
定價八角

這是作者最近完成未發表的中篇小說。寫一羣青年工作者怎樣在艱難環境中，完成了他們的戰鬥任務——一個劇團的成立，且逐漸的健全起來了。但是爲了戀愛糾紛，幾乎使這燦爛的花朵受了摧殘；但是他們都是熱情，純潔，坦白的，有思想有意識的，因此在經過了解釋後，他們都甯爲團體的存在，把自己犧牲了。

奇

蹟

寒波作

定價十六元

這是作者集近年來短篇新作的結集，計包括：「三光鎮」，「病」，「爵士」，「烟槍」，「租妻」，「受訓」，「奇蹟」等七個短篇小說。讀過本書作者的作品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的作品風格的新鮮，深邃，富有諷刺色彩。他的「受訓」及「新衣」在「文藝生活」發表，即以持有此種風格，而受廣大讀者歡迎。

桂林國光出版社刊行

中北一路九二號